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？

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

作者：宣化上人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旧金山佛教讲堂
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

开 经 偈
无上甚深微妙法　百千万劫难遭遇
我今见闻得受持　愿解如来真实义

A1. 总释名题

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浅释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一部经在这个般若时里边说的。论到五时八教，这属于别教，是般若时；第四般若时，也就是第四时。在这个四教里边，属于别教。佛说的般若部，有六百多卷。这《金刚经》，是六百多卷里边其中的一卷。

讲起般若部，这个《般若经》非常重要。怎么显出它的重要呢？佛说这个般若部的时候，用了二十年；二十年说般若，在这二十年说了六百卷的《般若经》。最后，佛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这个《般若经》，将来大兴于震旦；震旦就是中国。说将来这个般若推行到每一个国家去。所以在唐玄奘翻译《般若经》的时候，有一千多个比丘共同在一起来翻译这《般若经》。一千多比丘，在家人有两千；两千多在家居士，在大兴善寺。

那个大兴善寺，当时从方丈室到山门去关门，要怎么样关门呢？要骑著马去关门。那么现在的时候，可以用一个自行车去关。距离有多远呢？由方丈到山门那个地方，有十里路；十里路远，所以关山门的时候要骑著马去关山门。因为它这么大，所以就能容纳－－当时从事翻译经典的工作的三、四千人，来做这件事情。那么翻译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，这一年桃开六度。这个桃花，就是结桃子的这种树，在这一年之中开了六次花；开了又落，落了又开，这叫桃开六度。这是表示甚么呢？就表示翻译《般若经》这种的工作是殊胜的，是特别的重要。所以花、草、树木神，都来拥护这个法会。所以这一年的期间桃花就开了六次，有这种祥瑞。那么由这种祥瑞，证明《般若经》是非常重要的。

那么现在再讲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因缘。我最初到旧金山来，曾经讲过一次《金刚经》。当时预备一般听经的人，有的听得懂的，有的听不懂的，那么以后这么多年就没有讲过。为甚么没有讲经呢？就因为我愿意隐遁，不愿意让很多人知道有这么一位法师。所以我到美国自己给自己取个名字，就叫“墓中僧”。墓，就是坟墓；中，就是在坟墓里边：坟墓里边的一个和尚。虽然我现在没死，可是已经钻到坟墓里头去了，所以和外边的人很少接近。那么，由去年有白文天、韩光先、易象干、客尔康等等从西雅图来，就硬把我从这个坟墓里头拖出来！拖出来干甚么呢？就打禅七。这是在美国第一次打禅七。早起六点到晚间九点，一般人都认为是这是很辛苦了，其实这是很方便的，并不紧。这个工作要紧的时候，应该早起三点钟开始到晚间十二点钟，这是正式打禅七的一种工作。

那么由那一次，我第一次见著这个韩光先，就是果璞。他和我一讲话，我就听他这个声音好像山东人的声音，我叫他山东老乡，就是山东人。那么他呢，在以前也没有皈依过；可是没有皈依，见著我他就叩了个头。在这美国人里这样是很少的，所以我说这个真是正牌的中国山东人。那么我对于这班人的印象，就很不错。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人都可以提拔，在佛教里做一番事业。果然在今年夏季暑假的时候，这一班人就都来学《楞严经》。学《楞严经》学完了之

后，现在又讲《法华经》。正在讲著《法华经》，有一天，大概是那一天呢？是不是观音菩萨出家那一天？果璞和果能，就要求讲《金刚经》。那么“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虚行，遇缘则应。”

怎么叫法不孤起呢？这个佛法，必须要有人请法，才能说法；要没有人请法呢，这个法就不容易说的。有人请法，就是有人要求讲某一部经，这叫请法。那么法不孤起也就是这个法不能自己生起。仗境方生，有这个境界才能生出这个法来。道不虚行，这个道不会空走的。遇缘则应，有缘就应；就应付这个缘。这叫道不虚行，遇缘则应。

那么既然有他们几位想要听《金刚经》，于是乎我也不管我会讲不会讲，就冒冒失失答应了，说可以。并且他们都过去已经听过《金刚经》了。听过谁呢？听过，那个 Kenneth 先生讲过《金刚经》。不过他说，当时因为初学，也大约听得不太懂，现在要再听你讲一遍。那么我就答应了，所以在今天才有这个金刚法会的成立。以后，无论你们某一个人想要听某一部经的，都可以请法师说法。这要请法；要有人请法，才可以说法。

那么讲《法华经》，这是甚么因缘呢？讲这《法华经》，我告诉你们这个因缘。这因为现在我在美国，要造就和尚，要造就未来的佛教的继承人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果前，他发心出家。那么发心出家，听了《楞严经》，对于佛法还是一知半解。所以我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因缘，就是为著要果前，在前边；这一些果果果果，果甚么果甚么——像这个果宁昨天讲这个唧唧喳喳，都要在后边跟著。所以我看这一班人，还都对佛教有一点兴趣。所以有的栉风沐雨，就是刮风也来听经，下雨也来听经，在对面这么远，又要跑这么远的路。在二十九街过来，也要搭巴士，又要等车，又要在那个地方风吹雨打的，这都很不容易的。我看这一班人还有一点诚心。所以我就继续讲这个《法华经》。

现在又讲《金刚经》。我们现在讲这个《金刚经》要简单一点，就不要讲这个七种立题、五重玄义，都不要讲它。我们现在就开门见山，就讲这个总释名题，就讲第一，就是总释名题；第二、讲译人；第三呢，是别解文义，分出大科，分出这么三种讲法。

“金刚”：甚么叫“金刚”呢？怎么又“金刚般若波罗蜜”？甚么叫金刚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那个金刚心。金刚的心也就是那个金刚性，也就是那个金刚的般若。金刚的心也就是金刚性；金刚性也就是金刚般若。说出来这么多的名，合而言之是一个。为甚么要说这么多名呢？你不知道这一个，知道那一个；你不知道那个，就知道这个；你那个、这个都不知道，你又知道这个般若。所以多举出几个名字来，你张三也就是那个张和，也就是那个张老三。这么说好几个名字，你就认识他。这金刚也这样子。那么金刚怎么说是自性呢？我们这个自性，是永远不坏的。我们这个金刚自性也就是金刚心，金刚心也永远不坏的。我们这个金刚般若，就是实相般若。这实相的般若也是永远都不坏的，永远存在。所以这一部经的名字，这“金刚”是个比喻；“般若波罗蜜”是法，这一部经就是法喻为名。在七种立题里边就是法喻为名：以金刚来做比喻，比喻般若。

那么这个讲法固然是对，可是不如我说它是金刚心、金刚性、金刚般若。这个般若就是金刚，不用比喻。这个心也就是金刚，不用比喻。这个性也就是金刚，不用比喻。这个就是甚么呢？金刚，不要比喻，比较直接了当。这个讲法，是很少人这么讲的。可以说是这样，一般的法师，要是对金刚般若波罗蜜没有认识的，都不这样讲。怎么样讲呢？都作为法喻为名。我现在，是不是不以法喻为名？不是，也是用法喻为名。可是我把它合成一个，这个法也就是喻，喻也就是法：法喻是一个。分而言之，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；合而言之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。所以普通中国人叫它叫《金刚经》，没有般若波罗蜜。那么再可以说，也就是《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么这法，我常常对你们讲，应该讲活了，不要把它讲得死板板的。所以现在把它讲成一个也可以，讲成两个也可以，甚至于讲三个、讲四个都可以，这没有一定法！《金刚经》里边说：“无有定法，是名般若波罗蜜多！”你要把它讲成死板板的，好像那个钉是钉，卯是卯，总有一定的：那就成一个不活动了。

我们讲来讲去，究竟“金刚”的这个意思，我还没有明白。你讲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，三个也好；你讲了这么多个，但是我还没明白！这怎么办呢？那好了，我现在再给你把它解释解释。金刚具足三个意思。三个意思是甚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坚固；第二个就是光明；第三个是锐利，也可以说锋利。甚么叫锋利呢？就像那个刀刃，非常锋利，非常快，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：这都是金刚。削铁如泥，砍到铁上，就好像砍到那个泥上一样，一点也不能挡得住它。金刚的体，是坚固的，金刚本体是坚固的，不坏的。它不可能为一切所坏，它坏一切所不能坏的；坏一切所不能坏的，就是甚么呢？摧伏天魔，制诸外道。

天魔外道这种邪知邪见，是不容易制伏的，可是你有这个金刚的体，就把这个天魔外道都给它破坏了，这金刚体是坚固的。金刚的相是光明的，金刚，它是透明体的，光明的。光明而不为一切黑闇所破坏，而它能破坏一切的黑闇。所有世间一切的黑闇，你有金刚都可以把它破坏了。说那是破坏主义，你破坏这黑闇，才能得到光明！这是破坏邪法，而不是破坏正法。你把邪法破了，正法才能久住；你邪法不破，正法就不能久住了。所以，这是破坏一切的黑闇。金刚的用，它的功用，是锐利的。这个锐利得，也是无坚不摧，无邪不破。

讲到这个金刚心，我们一般人不要误会了，以为是我们胸腔里边这个心。这个心，是个肉团心。这肉团心，没有甚么用。这肉团心，它的形相犹如一个倒挂的一朵莲花这么样子。白天，它就开了；晚间，它就合上。合起来，像一个倒挂莲花一样；开，甚么时候开了呢？这个心里边有孔，那个孔窍白天它就开了；晚间睡觉的时候，那孔窍就合上了。所以这个心，是个肉团心，没有甚么用处。那么还有一个心，叫妄想心。妄想心又叫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心。眼耳鼻舌身意各有它的识：眼有眼识，耳有耳识，鼻有鼻识，舌有舌识，身有身识，意有意识，这叫六识。在这个第六意识，一般人以为肉团心是他的心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

第二个错误，又以为他这妄想心是他的心，就好像《楞严经》上；听过《楞严经》有这么一段文，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？这一段文是这样说的：“佛告阿难。此非汝心。乃是前尘。虚妄相想。惑汝真性。由汝无始。认贼做子。失汝元常。故受轮转。”这一段经文，有的人记得吗？这一段经文，是很要紧的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的这个第六意识尽打妄想；他妄想这本领非常大。他这个打妄想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忽上忽下。他不要坐火箭，就到了月球去，不要藉著火箭的力量。他这一个打妄想，月亮在那儿，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一瞬间打妄想又到了西天；一瞬间打个妄想又到了东土：甚么地方都可以打。你想到日本，你打著妄想，日本那个街道，就现在你这个眼前了。你到过德国，到过法国，到过你所到过地方，你这一打妄想，也到那个地方了。现在一般人研究到月球去，这由甚么造成的？就都是由这个妄想。现在打这个妄想，就要实现这个妄想，这都是从第六意识发生出来的。所以，这第二是妄想心。

阿难就认为妄想心是他的心了；对佛讲，但是佛就告阿难，“此非汝心”：这个不是你的心哪！那么是甚么呢？“乃是前尘。虚妄相想。”这是一种前边的尘相，“虚妄相想”；虚妄的那个相，是由你那个妄想生出来的。“惑汝真性”：迷惑你自己的真性，把你自己的真性迷惑了。“由汝无始”：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，你都认为它是心了，“认贼作子。”你认贼作你的儿子啰！“失汝元常”：把你自己本来固有的宝珍，都丢了。原来常住不坏的那个宝贵的性，宝觉，明心，都失去了。“故受轮转”：所以就在六道轮回里头出头没，这么样子，总也无有了期。这一段文就是说这个妄想心。

那么第三是甚么呢？真如心。这个真如心，也就是实相的般若，也就是实相。这个真如，这个心，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你说它大，没有再比它大的；你说小，也没有再比它小的了。没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小的，也没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大的，这叫真如，真如心。这个心，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，这心有这三种。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：“金刚”这两个字已经讲一个大概。现在讲这个“般若”。甚么是般若？“翠竹黄花，无非般若。”这个绿的竹子和这黄色的花，都是般若。般若是印度语，在五种不翻之中，它属于“多含不翻”。因为翻过来中文，祇可以翻译一个意思，而不能翻译

它这样多的意思，所以不翻。那么多的意思有多少呢？有三种般若。这三种般若就是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那么般若翻译成中文就是智慧。智慧祇有一种的意思，所以就保留它原来这个梵语来尊重，不翻；尊重这个般若，所以就不翻它。那么般若有多少呢？般若，光这个《般若经》，那就有很多。本来是说有八部，但是详细地分析来，它有十个种类的般若。十个种类的般若都是甚么呢？

第一是《大般若经》。这《大般若经》有多少？有六百卷。我以前不讲过吗？玄奘法师翻译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，桃开六度。那个桃花在这一年之中，开了六次。不是说六年开了六次；要六年开六次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在这一年之中，桃花开了落；落了之后又开；开了又落。那么大约两个月开一次，一年十二个月开六次，两个月一次。虽然我没有看见，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，这叫“桃开六度”，翻译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。《大般若经》，就有六百卷。

第二，《放光般若》。放光，佛放光而说这个般若。有多少卷呢？有三十卷。

第三就是《摩诃般若》。这摩诃般若也是大般若，但是这个叫《摩诃般若》，和那个《大般若》又不同了。这个有多少卷呢？也有三十卷，这第三是《摩诃般若》。

第四，叫《光赞般若》。由佛放光而赞叹说这个般若，这是第四。

第五，叫《道行般若》。道，就是道德那个道；行就是行为的那个行，行走的那个行。《道行般若》，这是第五。

第六，《学品般若》。这个《光赞般若》、《道行般若》、《学品般若》，这每一种有十卷，这合起来也是三十卷，这就六百九十卷了，这是第六。

第七，叫《胜天王所说般若》，这有七卷。

第八就是《仁王般若》——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，有两卷。

再第九是《实相般若》。有这个《实相般若》，一卷。

第十是《文殊般若》，一卷。这合起来大约是七百零一卷。这是《般若经》。

不是说，知道这个般若有这么多够啦！那么，他在甚么地方讲的？讲了多少处？有多少法会讲过般若？这我们也要知道的。我们研究般若部，对于这些个问题，虽然是一些个皮毛，但是也都应该明白的。那么这个《般若经》，说的有四处说般若部；四个地方说般若，有十六个法会，都是说这个般若的。四个地方是甚么地方呢？

第一就是王舍城，鹫峰山王舍城，就是室罗筏城。鹫峰山就是灵鹫山，这儿说了七会。第二就是给孤独园，说了七会，就是现在这个经的，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是在天上说的。甚么天呢？他化自在天；在他化自在天摩尼宝藏殿，说了一会。第四是在竹林园白鹿池的旁边，说了一会。这合起来是四个地方，说了十六会。你看！王舍城灵鹫山七会，给孤独园七会，这十四会了；他化天，摩尼宝藏殿一会，这十五会。再加上竹林园，白鹿池的旁边，说了一会。这统统是十六会，四个地方，这是般若。我们要知道这个般若有多少种、有多少会所说的，这是应该知道的。

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是在哪一个地方所说的呢？是在哪一会呢？这要应该知道的。这是在第二次，在给孤独园。你看那个经文上不是说：“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。只树给孤独园。”所以我说这个在第二处，没有错的，绝对不会错的！为甚么？如果错了，我也不讲了。那么第二处的第三会；这是在第二处的第三会所说的这一部经。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是在这个《大般若》六百卷里边的第五百七十七卷。你要不相信，也可以去查一查看，这第五百七十七卷。那么这是这一部经的来源，它的历史。

那么般若，由这个文字般若而起观照的般若；由观照的般若，而达到实相的般若。甚么叫文字般若？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，这不有文字？这叫文字般若。那么文字般若，你要没有观照的智能，你光有文字，你看来看去也是不懂的。你不懂就是没有般若了；没有般若就是没生出智慧了。这智慧本来是你有的，但是你没有栽培灌溉，没有用般若的水来灌它，所以它就不生出来；不生出来，你就没有观照的智慧。你没有观照的智慧，没有观照的般若，你就不明白

实相的般若。你必须要有观照的般若，以这个正观的智慧来观这个般若，然后才能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，这实相般若。般若大约的意思是这样子。

“波罗蜜”：有的人说波罗蜜是甜的。不错，波罗蜜是甜的。中国有那个波罗，那个波罗就是 before, we had this ？（弟子：啊！）叫波罗。这个波罗蜜是甜的，不错。但是这个波罗蜜，不单是甜的，而且甜中的甜的，是怎么样呢？离苦得乐。这是把苦离了而得到乐，这就是波罗蜜。甚么叫波罗蜜呢？这波罗蜜也是印度话。这印度人，甚么事情做好了，就说波罗蜜。这个事情做完了，也说波罗蜜了。就像英文说 finish，这个意思。英文是 finish，完了；这个波罗蜜，说这个事情做得好了，叫波罗蜜。

波罗蜜翻译成中文，叫“到彼岸”。甚么叫彼岸呢？我们现在在旧金山到奥克兰去，或者在这个桥上走过去，或者坐船过去；这从这一边到那一边了，这叫波罗蜜了，这叫到彼岸。这到彼岸的意思，也就是譬如，你到小学里边去读书，在小学校里头毕业了，得到小学文凭，这是波罗蜜了。你到中学，由开始到最后，得到中学的证书了，这也叫波罗蜜了。你由大学开始，把大学读完了，这也叫波罗蜜。你由这个学士得到硕士了，这也是波罗蜜。由硕士得到博士，这也是波罗蜜。那么，为甚么讲这么多？讲这么多，你就懂这个波罗蜜的意思了。

我们现在是由甚么地方呢？由生死的此岸，经过烦恼的中流——这个烦恼，就是好像个海似的——到涅盘的彼岸；到达涅盘的彼岸，这也叫波罗蜜了。这个波罗蜜，说起来，甚么都可以说是波罗蜜。你这儿坐禅，没有开悟；你从现在开始坐禅，等到你开悟了，这是波罗蜜。好像我们今年夏天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，这一开始的时候，这是此岸，等终了了，把这暑假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都圆满了，这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了。这是般若波罗蜜了！总而言之，把甚么事情做完了，又是很圆满，这都叫波罗蜜。

我们现在修佛法，一开始这是很难懂的，所以有的人听一次，就不感觉兴趣了，不来了。为甚么呢？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了。第一要有善根；第二，要有忍力，要有这一种的，认为佛法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。我如果不明白佛法，那我就是好像没吃饱饭。我所以一定要去听经闻法，比到饭馆子去吃最好的东西，都没有这么香。你要有这么一个，好像吃东西，又好像你这个欲心，贪欲你所愿意的东西。那么你所愿意的东西是甚么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会知道的。你把这种，最欢喜的这种的心理，放到这个听经上；听完了，这也是得到波罗蜜了。这波罗蜜，讲起来，那太多了。

这个“经”的意思，已经讲好多次了。那么再重复一下。经者径也。做什么的径呢？就是修行的一条径路，由这个生死的路，走到没有生死的那条路去，就是从凡夫可以达到圣人，达到佛的境界，这条路。你想要从凡夫走到佛的果位上去，必须要依法修行。这个法就是经。昨天我不是讲那么多的意思了吗？这个“经”又有一个意思。

今天我再给你们讲多几个意思。甚么意思呢？就叫“出生”。这个意思就出生，从这个出就是出来了，生出来了。这从佛口生出来的，这个是经。又有一个意思，叫“显耀”。显，就是显露的那个显；耀，就是光耀的耀。这个经典，能把世界上都照得光明了，这个是显耀。又“经”是一种，永远不变的一种方法，所以叫“常”

。无论你古往今来，这经典是不变的，一字不可去，一字不可偏，是不增不减的，所以这叫经。又有“贯”的意思。这贯，就是贯穿起来，把它串起来，这一行一行的经，从开始到最终，这是贯穿起来。贯穿起来甚么呢？义理，把义理贯穿起来；贯穿圆满了，这是贯。“摄”，昨天我们也讲，就好像吸铁石似的，把所有的众生都吸收来了。众生，就等于铁，那个经，就等于吸铁石，把众生都吸到这个吸铁石上来了，就是令众生都完全明白佛法。这个摄，摄所化机。又有“法”的意思。这个法，就是所有一切人，都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世，都遵守这种的法律，这种的规则，所以这“经”就有这么多的意思。

那么“经”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不妨和你们大家再讲一讲。这个“经”字的意思，前边讲

了很多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甚么呢？就是涌泉。涌就是从地里边涌出来的这一个水泉，好像水似的，从地里涌上来了，这涌泉。涌泉涌出来这个泉水，普润大地一切众生，令大地众生都得到法喜充满了，都得到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。涌泉也是这个“经”的意思。

合起来，这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”，是这个经的名字。

A2. 译人

这一部经是谁翻译的呢？这一部经是在姚秦的时候，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。那么是不是这一部经就单单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过了？不是的。还有谁翻译的呢？还有其它五个法

师都翻译过。那么其它五个法师，是不是和鸠摩罗什法师一同翻译的呢？不是的。时候不同的。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部经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还有在这个元魏的时候，有一个叫菩提流支；菩提流支法师也翻译过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名字和鸠摩罗什法师的名字相同的。菩提流支这几个名字，我已经写到黑板上了。他翻译这一部经的名字，和鸠摩罗什法师相同，这是第二个翻译。

第三个人翻译，叫真谛法师。这个真谛法师，在后陈的时候也翻译过这一部经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他的名字也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相同，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是以上这三个法师翻译的，名字相同。

在隋朝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笈多法师。这个笈多法师，翻译这一部经的名字就不同了。叫甚么名字呢？叫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加上“能断”两个字。这是笈多法师翻译的。

那么在唐朝贞观十九年，玄奘法师也翻译过这部经典。他这个名字又不同了，叫甚么名字呢？调过来了，他这个名字叫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这个笈多的叫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；他叫“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”。这个“能断”两个字，颠倒过来。那么究竟这是英文的文法，是中文的文法，是印度文的文法？这是文法的问题。

方才我讲那个玄奘法师。玄奘法师是中国一个大德高僧，很高的，或者比果宁都高，但是或者没有他那么胖。因为，我相信玄奘法师是这样，怎么说他不那么胖呢？他好跑路，从中国一直跑到印度去，从西伯利亚那儿，一去甚么马都没有，就用跑路。一跑，一定跑得很瘦的，所以比果宁会瘦得多。玄奘法师，是唐朝最高的一个高僧，在印度留学十四年，回到中国，翻译了很多经典。那么这是第五个，玄奘法师翻译的，叫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。

第六个翻译是谁呢？叫义净。这个义净法师，也是到印度去留学的。留学回来，在唐朝不有个武则天？就在武则天那个时候，他回来的。他回来，武则天也是装模作样的说是好佛法，于是乎就叫他来翻译经典。他也翻译过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么他翻译的这个名字，和玄奘这个名字相同，也叫《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》。

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有六种翻译。这六种翻译，我们研究佛法的，也应该知道的。那么这六种翻译之中，还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版本，流通得最盛行。一般人，都欢喜读他所翻译的经典。为甚么欢喜诵读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？因为，在中国唐朝有个道宣律师。这个道宣律师专门修戒律的。修戒律是在行、住、坐、卧这四大威仪里边非常严整的。《楞严经》里不说“严整威仪。肃恭斋法”？这个“严整威仪”，为甚么要严整威仪呢？因为你这个人，要是威仪好，不单人天恭敬你，那个鬼神，也都恭敬你，鬼神都要崇拜你。所以道宣律师精持戒律，专门研究戒律的这个法。怎么样子呢？站有站的相，有站的样子；坐有坐的样子；走路有走路的样子；那么卧有卧的样子：都有个样子。因为你有一个榜样，一般人才可以向你学习。

所以我今天对果前讲，我说，“我到这个美国来，你是头一个跟著我出家的，必须要一切一切的，都要往好了做。你不能马马虎虎的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的。甚至于你说话也不能随便乱讲话，你走路不能随便乱走路。你到街市上去，一定要行端，体直，这个身形，要直的。到街上也不要东张西望的，好像要偷东西呢！人说：哦！这是不是来个贼和尚啊？穿著和尚衣服，想要偷东西啊。”不能这样的。一定要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这样子。那么走路，但是也不像木头似的，那么板板直直的，那又错了。总而言之，也要像个人那么有一种生气，可是，目不旁视。

行住坐卧，这叫四大威仪。四大威仪，那么在行，“行如风”。这个风，不是像飓风那么样子，把山也刮崩了，树也拔出来了，连根拔了，把这个楼房也刮倒了；不像那么大风，就像那个微风徐来。微风，那个风看不见；水波不兴，水上都没有波浪，那种风。这种风，是人人都欢喜的，行如风。“立如松”，站著的时候，像一棵松树似的。那个松树要直的，如果弯的就没有人

欢喜。“坐如钟”，坐在那个地方像一个钟似的。但是像钟，不要像钟的那个摆。那个钟摆这么摇摇晃晃的这么晃，叮叮当的，不要像那个钟摆；要像古来那个坐钟，纹丝的不动，那个才够定力。“卧如弓”，躺著像一张弓似的，要吉祥卧。释迦牟尼佛入涅盘，就是吉祥卧入的涅盘。怎么叫吉祥卧呢？就是右手托腮，左手搭在腿上，这叫托腮搭胯，叫吉祥卧，卧像一张弓似的。这各有各的样子，所以这是威仪－－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

因为道宣律师他的威仪最好，所以感应得怎么样子呢？天上人给他送饭吃。我们人，你谁想要做个高僧，就要修持戒律。你受所受的戒律，就要守著；守著这戒律，那护法善神都拥护你。你要破戒了呢？那护法就不护持你了。所以必须要守戒。因为道宣律师他守戒清净，这所谓“严净毗尼，弘范三界。”严净毗尼，《楞严经》不说严净毗尼？毗尼就是律，所指的这个律。“弘范三界”，作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一个榜样。所以这个天人就给他送饭。

有一天他就问这个天人，他说：“怎么现在一般人都欢喜读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个经典呢？”这个天人叫陆玄畅，就对他讲：“因为鸠摩罗什法师，过去七佛都是他翻译经典。他是过去七佛的译经师，所以他翻译的经典，和佛的心是一样的，深得佛心。所以，一般人都欢喜读诵他所翻译的经典。”并且鸠摩罗什法师临终的时候也说过：“我临命终后，把我这个身体用火化的时候，我所翻译的经典，不知道有没有错？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没有错的话，我这个舌头，火烧不坏的；如果我翻译的经典翻译错了的话，和佛的心意不相合的话，我这个舌头会烧化。”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圆寂之后，用火焚化，果然这个舌头还是红红的，和我们这口里舌头一样的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所以由这一件事，就证明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，是正确的，是完全都对的。他是一个翻译经典的法师。

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

现在讲这个鸠摩罗什法师。“姚秦”：是个时代的名字，它和嬴秦和苻秦都不同的，所以叫姚秦。这个皇帝呢，最初是叫姚苌。姚苌死了之后，就是姚兴继位。在这一个时候的朝代就叫姚秦。在姚秦前边就是苻秦。苻坚，是被姚苌杀死的，所以改了朝代就叫姚秦。在这个以前，秦始皇那时候叫嬴秦，所以现在，注明这个时代就是姚秦的时代。姚秦的时代，在长安那个地方，在中国，正统的时代是在后晋，司马懿的后人那个晋朝，那个时代。

“三藏法师”：“三藏”，就是经、律、论三藏。因为晚间讲《法华经》，还讲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现在这儿就简单讲一讲，晚间再详细讲。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。经藏是属于定学；律藏就属于戒学；论藏就属于慧学。经律论所包含的意思就是戒定慧，所以叫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：这合到一起叫三藏。“法师”：甚么叫“法师”呢？“法师”两个字就是以法施人，以佛法布施给人，所以叫法师。那么又有一个讲法，是以法为师，以佛法做自己的师父，所以这就叫法师，以法为师。这个法师，又有好多种。有讲解的法师，就讲经说法这个法师。有的就是读诵法师，读诵经典，这也叫法师。那么讲解的法师就是给一切的人，讲解经典。读诵的法师呢，就是为人读诵经典。

那么读和诵又有甚么分别？读，对著本子来念，这就叫读经；不需要本子来念，这就叫诵经：对本曰读，离本曰诵。离开这个书本子，这叫一个诵，这读诵法师。又有书写的法师。书写就是用笔写经典，抄录经典，给你写一部经，给他写一部经，这写。那么你或者是讲解，或者是读诵，或者是书写，或者受持；受持，就自己给自己念。读诵有为人读诵的，有为自己读诵的。受持的法师，就是专专为自己来受持。我念这个经，给我自己念经，不为众生回向，这个受持法师。

以上所说这个种种的法师都叫法师。但是有的不是三藏的，有的或者祇读经藏，或者单单研究律藏，或者单单研究论藏。那么单单研究一种，这就不能称三藏法师。我们这一位法师，他三藏通晓：经藏，他也明白；律藏，他也明白；论藏，他也明白：所以这通达三藏，这叫三藏法师。这个法师是谁呢？就是鸠摩罗什，就是那个在小孩子的时候，头顶起来那一个钵，自己生了分别思量心，就顶不动。那时候相信就会叫妈了，就是那位法师。

那么这“鸠摩罗什”，听来听去，甚么叫“鸠摩罗什”？这个意思是甚么呢？这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。不是像昨天我讲那个天，没有意思。昨天我讲那个“天”字，说天字，才没有意思。为甚么没有意思？它是自然，自然为义，那么自然就是没有意思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这个名字真有意思。有甚么意思呢？这是梵语，“鸠摩罗什”翻译成中文，就叫“童寿”，说他童年而有耆德。虽然他年纪很轻的，可是他有老人的德行。

他一天就可以读诵一千首的偈颂。这一千首偈颂，每一首就有三十六个字。这一千首偈颂就有三万六千个字。你看！这三万六千个字，他一天就背诵熟了。这一部《法华经》，他祇需要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背得出了；一部《法华经》，两天就可以背得出。所以他虽然是个小孩子，但是他的这种德行，这种道德，和那个老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叫童寿－－童年而有耆德。这个耆德呢？就是有老人之德，有老人的这个德行。所以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他翻译这一部经典，在《大般若经》里边，它是第五百七十七卷。那么在这个四处、十六会里边，它是第二处第三会所说的这一部《金刚经》。

A3. 别解文义

B1. 法会因由分第一

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。祇树给孤独园。与大比丘众。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世尊食

时。著衣持钵。入舍卫大城乞食。于其城中。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。饭食讫。收衣钵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

这一段经文是第一分，“法会因由分第一”。本来这“法会因由分第一”、“善现启请分第二”，在经文上没有的。那么后人加上去的，我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。这是说这个说法聚会的因缘所由来的，这第一。这个说法聚会，谁说法聚会呢？就是佛，释迦牟尼佛说法聚会。

那这个“饭食讫。收衣钵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”这个“食”字，不读ㄕˊ，shi1，读ㄕˋshi4。

“如是我闻”：这是六种成就，这六种成就在每一个讲经的人，都应该知道的。如果不知道六种成就，那你没有法子讲这个经的。以前有人讲经，到这儿来，问他六种成就，他一就也不就；连一种成就都没有，你怎么讲经呢？没法子讲，这个经也不能成就的。六种成就是甚么呢？第一就信成就；第二是闻成就；第三是时成就；第四是主成就；第五是处成就；第六就是众成就：这六种成就。这个“如是”就是信成就。“我闻”就是闻成就。“一时”就是时成就。“佛”就是主成就。“舍卫国”就是处成就。“舍卫国。祇树给孤独园”，就处成就。“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”，就是众成就。

这是在每一部经前边，都有这六种成就；这六种成在经上叫通序。通序后边一段文就是别序了。在由这个“尔时世尊食时。著衣持钵。入舍卫大城乞食。于其城中。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。饭食讫。收衣钵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”，这是别序。怎么叫通序？怎么叫别序？通序是通于诸经的，所有的经典，都有这个通序。别序是别于诸经的，就单单这一部经有这个意思，其它的经也有别序，但是和这个是不同的，所以叫别序。这有通别的说法。

那么每一部经有这六种成就，证明这个经是可信的，是佛所说的。那么这个通序，通序又有一个名字，叫甚么呢？就经前序——在经的前边，就是果前那个前，你们记得，说这个经前序，在经的前边；这一部经一开始，在经的前边，这叫经前序。那么又有一个名字，叫甚么呢？叫经后序，这个名字也叫经后序。所以讲经，你说它是前也可以，说它是后也可以。说，那怎么没有一定吗？当然没有一定了嘛！要有一定，那又不是佛法了。等讲到《金刚经》内容就知道了。

“无有定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你要有一定了，有一定就有所执著；有所执著，就有了障碍；有了障碍就有烦恼。无所执著，你就空了；你空了，那就没有烦恼了。甚么事情都空了，有甚么值得你计较的？有甚么值得你放不下的呢？你都空了，又有甚么可生烦恼的呢？为甚么你生烦恼？就因为你看没空，你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！所以就处处是荆棘，处处碰壁。

怎么叫处处碰壁？就是走到甚么地方撞到墙上，走到甚么地方撞到墙上。荆棘是甚么呢？荆棘就是长刺的那种树木，刺到身上很痛的。为甚么把你刺痛了？你这个身体没有看空，没有放下，所以你就觉得走到那个荆棘里头，刺得痛了。你要根本就无我，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寿者，甚么都没有了，痛又是谁痛啊？！连一个痛的人都没有，你生甚么烦恼？这烦恼又从甚么地方生出来？这个讲是这样讲，行是很不容易的。

所以，又叫经后序。怎么叫经后序呢？因为说经的时候，这一段文没有的，佛没有说“如是我闻”。这“如是我闻”是阿难添上去的，在最初说这个经的时候，这一段文没有。这是，经后序。这个结集经藏，阿难在说经以后，他叙述出来的，所以又叫经后序。这个经前序，又有一个名字，叫甚么？叫发起序。是这个经的发起。所以，前边这六种成就，就叫经前序也可以，叫经后序也可以。但是你要明白这意思，你就讲得出来；要不明白这个意思，哦！经前序怎么又跑到经后边去了呢？那么就不明白它的意思，也就讲不通了。你要明白这个意思，哦！为甚么叫经前序？因为这一部经，它把这一段文叙述到这个经的前边，所以叫经前序。为甚么

又叫经后序？哦！释迦牟尼佛当初说经的时候，没有这一段文，这是阿难尊者结集经藏的时候，把它写下去的；好像作文章，叙述这个因缘，所以这叫经后序。

“如是我闻”：在佛经上，一开始的“如是我闻”这四个字，为甚么用这四个字呢？这四个字是佛指定的。说，我所说这个经典，在经的前边要用“如是我闻”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有很重要的因缘，所以我们每一个研究佛经的人，应该把这四个字的来历；它的来源，和它的为甚么用这四个字，要彻底明白。这个四个字在佛所说经典的时候，并没有说“如是我闻”这四个字。因为佛，说完了《法华经》和《涅盘经》、《佛遗教经》，和《地藏经》，然后将要入涅盘这个时候，佛的弟子就统统都哭起来了：菩萨也哭了，是罗汉也哭了，那一切的凡夫比丘更哭了。哭甚么呢？那么菩萨、罗汉为甚么还有一种情感呢？因为他对于佛所说法，这种教化的法乳的深恩－－法，这佛法的法；乳就是奶，就是牛乳的那个乳，从牛出乳－－佛，好像一个牛，那么在牛身上出很多牛乳，来喂这一切的菩萨、罗汉、声闻、缘觉，在这么多年受了这种法乳的深恩，所以感激得没有法子再表示这种感激的情形了，所以听说佛要入涅盘了，一切的天人众，天上的人也哭，是人间的人也哭，大家都哭。在这个哭的时候，阿难尤其哭得最厉害。

阿难哭得眼泪一把、鼻涕一把！甚么也都不知道了，哭得迷迷茫茫，就甚么也不会想了。这时候这个阿那律尊者，他因为没有眼睛，他有天眼，又有天耳，听得这一些个人这么样哭，这么样子发狂似的，他头脑大约比较清醒一点，所以就把阿难叫到一边，就说：“喂！你现在哭甚么？”他说：“佛已经要入涅盘了，以后再见不著佛了。怎么你问我哭甚么呢？”阿那律就说：“你呀，不要哭了！你还有重要的事情，你要担当起来。”阿难：“我有甚么重要的事情啊？佛都入涅盘了，我还干甚么？我要跟著佛去呀！”他要跟著佛死去。阿那律尊者说：“不可以的！你这样想，那是一种错误。”阿难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你叫我干甚么？”阿那律尊者就对他讲，说：“现在有四个问题，你应该请示佛的指示。”阿难说：“四个问题，这么多啊？现在佛要入涅盘，怎么还有问题？莫非说你可以不叫佛入涅盘吗？”

阿那律尊者说：“不是的。”说：“那有甚么问题？”说：“第一个问题，佛入涅盘，将来佛所说的经典要结集经藏。结集经藏，在这个经的一开始，应该用甚么字来代表？应该有甚么样的规矩？”阿难一听：“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认为这个也是应该问的，还有甚么问题？”阿那律尊者说：“第二个问题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和佛住在一起。佛灭度之后，入了涅盘之后，我们又应该住到甚么地方呢？”阿难把眼泪擦一擦，把鼻涕也抹一抹，他说：“哦！这个事情也重要。对的！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和佛在一起住。那么现在佛入涅盘了，我们还要举出一个首领，我们要依靠谁去住呢？这对的，这个也重要，我应该问的。”于是乎就说：“你快讲，第三个问题是甚么？”啊，这回阿难也著急了，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。所以第三个问题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师父；现在佛入涅盘了，我们的师父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要以谁为师呢？在我们这里头，应该选出来一个人做师父啊？没有师父是不可以的。

阿难一听，他说，对的、对的，这个问题应该问的。那么第四个呢？第四个问题是甚么呢？阿那律说：“你不要著急，我当然要告诉你。你慢慢等一等。”阿难说：“我不能等了；我不能等了！你快告诉我！我现在著急得不得了！你还要等哪？”阿那律尊者说：“你不等啊？你不等，我还不说了呢！”哈！阿难说：“你现在慈悲，你不要把我急死了，你快告诉我吧！”阿那律说：“哦，你都要陪著佛去死，怎么现在你又怕死了呢？”阿难说：“你不要讲笑话了，快告诉我啦！”

于是乎，阿那律尊者告诉他，说，第四个问题，最重要的问题，甚么呢？说，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恶性比丘－－恶性比丘就是坏和尚，他虽然出家了，但是他不守规矩，很坏的，这个时候佛在世，佛可以管住他，处理他。那么佛灭度，入涅盘之后，这个恶性比丘怎么样处理呢？哦！这个问题真是最重要。为甚么呢？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同等的、同学的，所以你管不了他。这

个问题是最头痛的问题。好了！那我现在就以这四个四事来请问于佛，看看佛怎么样答覆？

阿难得到阿那律尊者这四个问题的指示，于是乎，阿难眼泪也干了，这鼻涕也没有了；虽然没有洗脸，但是，不像哭的那个时候，那么样难看了。于是乎，就慌慌张张，跑到佛住的房间里头去。佛在这个时候，他正在入定。阿难这时候，也真不能等了，说："佛，世尊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请问你，你现在可以答覆我吗？"佛一听，这个小孩子、小弟弟，又是小徒弟，还这么顽皮，有问题问哪！佛说："当然！我可以答覆你嘛！你有甚么问题啊？"他说："我这个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佛的问题。"嘿！"是佛法的问题，是啊，一切的和尚的问题；这些个问题，我现在都没有法子解决。所以，要来请问佛的慈悲指示。以前我听了这么多经，开了很多的智慧，但是遇著这个大事了，也就不能处理了，一定要请问佛。"佛说："好了！你讲了。"

他说："第一个问题，在佛入涅盘之后，我们要结集经藏，编订佛所说的经典。那么在每一部经的前边，应该用甚么字可以代表这个佛经呢？"佛说："这是第一个问题吗？"阿难说："是的。"这第一个问题，佛说："我告诉你，这个经典前边，开始就用'如是我闻'四个字。"阿难说："那我记住了，这个'如是我闻'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？怎么样解决？"佛说："你第二个是甚么问题啊？你要讲啊！"阿难说："哦！我还没有讲的吗？那么现在我问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到甚么地方去住啊？这么多人怎么办哪？这个开销怎么办哪？生活怎么样维持啊？"佛说："哦！这个是小问题呀！"

阿难一听，哦！我认为是很大的问题，怎么你说是小问题呢？佛说："你们到甚么地方住去啊？到四念处；依四念处而住。"阿难说："哦！依四念处而住。"甚么叫四念处呢？四念处就是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要依四念处而住。阿难说："哦！那住的地方也有了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是我们的师父；佛入涅盘，哪一个是我们的师父啊？是不是这个年纪最大的——年纪最大的是大迦叶？或者是年纪中等的，是谁啊？是憍陈如？再如果最年轻的，我是不能做人的师父，我阿难是最年轻的。"佛说："哎！你也不要做师父，憍陈如也不要做师父，是这个大迦叶更不需要做师父。""那么说我们这师父是谁啊？"佛说："你们的师父，你们要以波罗提木叉为师。"

波罗提木叉就是律藏，就是以戒为师，说是，所有的出家人，都以波罗提木叉为师。所以，你想做出家人，一定要受戒的；要不受戒呢，那你就没有师父，一定要受戒的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凡是出家，都要受沙弥戒、菩萨戒、比丘戒；要受这三种的戒，才是出家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这儿，这三个受了沙弥戒、菩萨戒，没有受比丘戒。所以现在，这个出家人祇是一半的出家人，不是整个儿的出家人。所以，要以戒为师。

阿难说："哦！那这师父我们也有了。可是我们有同学啊，有这个恶性的比丘，那应该怎么办哪？佛住世的时候，您可以管这个六群比丘。"

佛住世的时候有六群比丘。六群比丘是最不守规矩的，最调皮的，最捣乱的。你这个持戒律的，他就去捣蛋去。可是，在这个六群比丘，当时虽然是不守规矩的，要比现在这个最守规矩的比丘，也没有那个六群比丘那么守规矩，我告诉你们。

所以说，恶性比丘怎么办呢？佛说："哦！那个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"阿难说："怎么办呢？容易？"佛说："你要默而摈之。"默，就是和他不讲话；你不要和他讲话。他不是恶吗？他在调皮捣蛋吗？他最不守规矩吗？你们大家不要理他，不要和他说话的，叫他自己觉得没有甚么意思，他就跑了。这叫摈；摈就是迁单，就是他走了。这叫默摈，恶性比丘用默摈。那么这四个问题，佛是这样答覆的。

一时佛在舍卫国。祇树给孤独园。与大比丘众。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"一时"：有这么一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，"在舍卫国"。"舍卫国"：是印度话，翻到中文就叫丰德。丰德，是说到它国家有五欲和财宝很多，人有多闻、解脱这种德行，所以叫丰德。那么这个国，就是波斯匿王所住的这个京城。"祇树给孤独园"：这"祇树给孤独园"有一

个公案，在讲经的时候，应该要把它讲一讲。这个“祇树”，是纪念波斯匿王的一个太子，叫祇陀——祇陀太子。祇陀也是梵语，印度话，翻译成中文就叫“战胜”。战胜，英文就是 fight victory，打仗打胜了。为甚么叫这么个名字呢？因为波斯匿王和邻国去作战，正在这一天打胜了，就生了这个太子，于是乎，就叫战胜；叫胜利了，这是这个太子的名字。“祇树”，就是祇陀太子的树。“给孤独园”：“给”就是周济、布施。布施给甚么呢？布施给孤儿和独夫。

在中国的周朝，周文王当政的时候，他发政施仁，治理国家，首先他周济这四大穷人。这四种人，在国家里边谓之穷人。四种甚么呢？老而无妻曰鳏，人年老了，没有太太的这个人，这叫鳏夫。鳏夫，这个鳏，就是鱼字边加一个众字；这个鱼，众多了。这个老而无妻曰鳏；老而无夫曰寡。女人到年老了，没有丈夫，这叫寡妇：鳏夫、寡妇。幼而无父曰孤。幼年的人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这叫孤儿，孤。老而无子曰独。到年老了，男人也有太太，女人也有丈夫，可是夫妇虽然是俱存，都活著，但是没有儿子；没有儿子，这叫独夫、独妇。那么周文王发政施仁，治理国家，就首先要来照顾这四种的人。这谓之四大穷民，因为无依无靠，没有人照料他，所以文王就来照料这种人。好像建立安老院哪，幼儿园哪，这一类的，照料这个老年的人和小孩子。

这个“给孤独”，有个给孤独长者。给孤独长者的名字叫须达多。须，就是须菩提的那个须；达就是通达无碍的这个达；多就是多少的多，叫须达多。这是波斯匿王的大臣，很有钱的，所以他就周济照顾孤儿，和老年没有子女的这种人，所以叫给孤独。“园”，就是花园子、花园。这个花园，本来是只陀太子的。因为须达多请佛说法，把这个花园子给买过来了。用甚么买的呢？用金砖买的。多少金砖呢？把这一个花园子的地，都用金砖把它铺满了，用这么多的金砖买来的。现在地贵的说是，寸金尺土，这可以说是寸金寸土；不祇尺土，寸金寸土，有一寸的金就有一寸的土，祇买一寸的土。

那么，怎么这个须达多，他就要买这个花园子来供养佛呢？因为须达多有一次就到王舍城里边去办一件公事。在城里边他就住到他一个老友的家里。这个老朋友就叫，珊檀那，这是梵语。住到他家里了，晚间，这个珊檀那长者在半夜的时候起来了。起身干甚么呢？就庄严舍宅，把他家里悬灯结彩，挂上一点最美丽的东西，令他这个家里边，看著非常美观。须达多一看，他这样地庄严舍宅，这样陈设，就问他了，说：“你是把这个房子收拾这样漂亮，是为的甚么呢？是不是想请国王到你家里来呢？或者你是家里有人结婚吗？不然你为甚么把房子收拾这么样漂亮呢？”珊檀那长者说：“不是，我也不是请国王，也不是有人结婚。”须达多说：“那么你干甚么把房子设备得这么样子好啊？”他说：“我，预备请佛到家里来吃斋，供养佛。”

这须达多一听见佛的名字，从来他也没有听见；这个字也没听过，这个名字也没听过。这时候，他一听这佛的名字，哦！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了，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一竖起来，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了！说：“甚么叫佛呀？”那么珊檀那长者就给他说了：“佛呀，是净饭王的太子，他连皇帝都不做，出家去修行。在雪山修行了六年，又游学游了几年，然后在这个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证果成佛了。”须达多这也是善根发现，他就抓耳挠腮的，不知怎么好。这个时候，一定我要见一见佛。

那么这时候，因为他想要见佛的这种的诚心，就感动释迦牟尼佛，在这个竹林精舍。那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住在竹林精舍，在城外，离城大约有六、七里路这样子，在城东南上。因为他急于想要见佛的关系，也就把佛感动了，佛大约也就放光照他。佛这一放光照他，这个须达多长者也就以为是天亮了，于是乎就穿上衣服，起身就出城。谁不知这时候还是半夜的时候，这出城，城门还没有开哪！可是佛以佛的神力，用佛的神通，把这个门就开了。于是乎，这须达多也就从城门走出去了。走出去，顺著这个光就去见佛去了。

因为珊檀那长者对他讲佛在甚么地方住啊，他就去了；去到那儿，一看见佛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好，也不懂礼节，也不懂对佛应该叩头顶礼。于是乎这时候，就有四个天人来化现，

做比丘的样子，到佛这个地方，先长跪合掌，三白佛言，然后又右绕三匝；在佛的周围，这么绕了三次。那么他看见这四个人，对佛这样子行礼，于是乎他也这样行礼。佛就给他摩顶，佛问他来做甚么？这个须达多就说："佛，您太好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佛，这一次见著佛了，我简直地就不想离开您。请到与我家庭相近的那个地方去住，好不好啊？"佛说："哦！你想我接近你的家庭去住去，可以的。你可有地方吗？我这儿有一千二百五十个弟子，常常都跟著我同住同食，你有这么大的地方吗？"须达多长者说："我回去，我找一找，一定找一个相当的地点。"

于是乎须达多长者就回到他家里去，各处去找佛住的地方，看哪个地方可以相当。找来找去就找到祇陀太子的这个花园子。他看这个地方，离舍卫国又近，是又相当，这个风景优美，人杰地灵，这个地方，是一切一切都好。但是这是太子的花园子，怎么可以能买得到呢？于是乎，就请人去向祇陀太子说，要买他花园子。祇陀太子就和他讲一个笑话；说笑话，不是讲真话，讲一个笑话。那么怎么说这个笑话？说："可以，他想买吗？他这么多的钱，想要买我的花园子。好了，他用金砖，把我这花园子的土地都给我盖满了，我就卖给他。我就要这么多钱。"

那时候，用金砖把这个地铺满了，那要很多很多钱。祇陀太子在他的想像中，他绝对不会买了。为甚么呢？这个钱用得太多了嘛！一寸金就一寸土，谁能买得起啊！孰不知这个须达多长者钱多得很，他对请佛说法，这是特别诚恳；钱再多，他也要来做这件事。于是乎，就把家里仓库所藏的这个金砖，都拿出来，就铺祇陀太子这个花园子；一铺果然就给铺满了。

这时候，这个祇陀太子也毛了，心里也就觉著不安乐。为甚么？他本来不卖的，那么和人说个笑话，人家现在已经铺满了。他就对须达多长者说了，说："我不能卖我这个花园子。你把你这金砖收回去了，我不能卖的。我以前和你讲是讲笑话，不是讲真的。我以为你舍不得这么多钱，现在你果然铺满了。我这个花园子，你给我多少钱也不能卖的。"须达多长者说："你不能卖？你是将来做国王，做皇帝的。皇帝的口，说甚么都要有信用的，不可以打妄语的，不可以撒谎的。所以，你就卖也应该卖了，不卖也要卖的。为甚么呢？你现在说出话就没有信用，将来你做皇帝的时候，老百姓都不相信你，没有人信任你啊！"

祇陀太子一想，哦！这回当上了，自己本来舍不得卖花园子，说了个笑话，就被他不卖不可以。就说："那好了！我这个花园子里边的土，虽然你用金砖盖满了，可是我这个树的地方你没有盖满了。我这个有树的地方，你没有金砖盖著。那么这回，我们两分好了，这个园子就是你供养佛的，这个树就是我供养佛的。这回你还有甚么话讲？"

须达多长者一想，果然这是有道理的，那个树上没有铺金砖的。如果不答应，那个树他要砍去了，又没有那么美观了。于是乎，好了！那你愿意两分就两分了，我们两分。所以就是"祇树"，因为祇陀太子是太子，是个君，就把他这个名字放到前边。"给孤独园"，给孤独长者，须达多，他是个臣，所以他的名字放到后边。那么这个树，就是祇陀太子的树，这花园子，就是给孤独长者，须达多买来的。这须达多，是梵语，翻到中文就叫"善施"。善，就是善恶那个善；施，就是布施的施。所以，他善于作布施。那么现在就布施，请佛来；就造庙，做说法聚会的一个场所。这是"给孤独园"。

"与大比丘众"：这个"大比丘"，讲了好多次。"与"，就是共，就是共同。"大比丘"，就是乞士、怖魔、破恶，有这么三个意思。所以就保存原来这个梵音，没有翻译。"众"，就是很多的。有多少呢？"一千二百五十人俱"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后，最初到鹿野苑度的五比丘，就是憍陈如，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。度这个五比丘之后，他一观察，就有一个摩诃迦叶。这个摩诃迦叶，那时候已经一百二十岁了，一般人都叫他叫"老大仙"，有五百个弟子。释迦牟尼佛以智慧来观察，哦！我要如果把这个摩诃迦叶度过来，就很多人都会相信佛法了。于是乎他就到那儿度摩诃迦叶。哈！这个摩诃迦叶一看，释迦牟尼佛来了。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也就是一个老比丘，也就是一个和尚的样子，到那儿去，迦叶睬都不睬他，不理释迦牟尼佛。

他以为我是老大仙，一般人都叫我“神仙”了。他也不知道佛的来历，于是乎就和佛一谈论，一研究说法；一说，无论说甚么法都说不过佛，于是乎他就现神通。摩诃迦叶是事火外道，他就放火想把佛给烧了。他有很大的这个火力，会放火。可是这个火，不单不烧释迦牟尼佛，都回去就要烧他自己。于是乎他就没有办法了，这就向佛来投降了，来皈依佛了。他这个老大仙一皈依佛了，他这五百个弟子就都拜佛做师父，就有五百个弟子了，五百零五个。

这个迦叶有三弟兄：摩诃迦叶，那提迦叶、伽耶迦叶。他这两个兄弟，一个人有二百五十个弟子；两个人又有了五百，这合起来就一千零五个弟子了。以后又度了舍利弗和目犍连。舍利弗有一百个徒弟，目犍连也有一百个徒弟，他们两个人都皈依佛了，这就一千二百零五个弟子。又有一个耶舍长者子，他又有五十个徒弟，也都皈依佛了。那么合起来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弟子，这常随众。不过在经上，把那个零数减去了，把那五个弟子减去了，所以就说一千二百五十个弟子。其实，这个真实的数目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弟子。那么现在，都在一起来听佛说法。

尔时世尊食时。著衣持钵。入舍卫大城乞食。于其城中。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。饭食乞。收衣钵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

“尔时”：就是当尔之时。当尔之时这个时，昨天有五种的讲法，那么相信果前或者会记得，现在可以对大家讲一讲。 Yesterday I talked about this “time” that has five components ？“世尊”：怎么叫世尊呢？世尊，是佛十号之一。佛有十种的通号，那么这是十种通号其中的一个名号。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宫降到人间上来，由摩耶夫人右胁而生，由右边这个肋间生出来；生出来，他就周行七步。一生出来，佛就会走的；走了七步，就一个手指著天，一个手指著地，他就说了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你看！说完了这话之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九龙吐水，给他沐浴身体。因为这个，所以佛是世尊。

“世”呢？就是世间法，这个“世”不单是世间，还是出世间：世出世间都要尊重佛，都要崇拜佛。所以这叫世尊。“食时”，这个就是佛来给说明佛和我们人没有分别，佛也是要吃饭的。佛，不是说成佛了就不吃饭，也不喝水了；不是的，佛也要吃饭的。所以这“食时”，就到吃饭的时候了；到吃饭的时候，佛吃饭不是这么自在的，很麻烦的。怎么个麻烦呢？又“著衣”：就著起这个衣。

这个衣，有三种。第一种就是叫安陀会。安陀会是梵语，中文就叫作务衣，就是做工穿的那个衣。那个衣又叫五衣，五条衣，是一长一短。那么第二叫郁多罗僧。郁多罗僧也是梵语，翻到中文就叫七衣。这个衣是出家人穿的。第三就叫僧伽梨。僧伽梨就是祖衣，是一百零八块来做到一起的。（上人指著自己身上的祖衣说道：）一二三：这是一，这一行，这是一块。这表示甚么呢？这个这一块，表示一块田，种的田。这有二十五条，一百零八块。所以这个又叫祖衣，又叫福田衣。福田，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，这个在家人，你供养，就在出家人面前来求福，也就等于种田，把你这功德种到田里一样的，所以又叫福田衣。

所以著这个衣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咒，叫：

善哉解脱服，无上福田衣。

这没有再比这个再高尚了，这福田衣。那么是到甚么时候可以著这个衣呢？是升座说法可以著这个衣。讲经说法著这个，这叫祖衣，也叫大衣。入王宫，到皇帝的宫院里去吃饭，去赴斋，应供，应该著这个衣；出去化缘，出去乞食，也应该著这个衣。所以说，释迦牟尼佛到吃饭的时候，不是说像我们一般很懒惰的人，睡得到吃饭的时候起身；有人把饭给做好了，送到面前来吃，佛不是这样。

佛就成佛了，有那么大的神通妙用的力量，他到吃饭的时候，还著衣，穿上这个衣。“持钵”，穿上这个衣服了，就手里拿起这个钵；拿起这个钵，这么样托著，这叫托钵。这个钵，是梵语，叫“钵多罗”。我们中文，就单单一个钵字，这个也是省文了；要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，就叫“应量器”。应量器，应就是应当的应；量，就是数量的那个量；器，就是机器的那个器。

言其这个钵，正可以够你吃，托来的饭够你吃，应你的食量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钵，就是四天王所献给他的那个钵。“持钵”，拿著这个钵。“入舍卫大城”，就到舍卫国这个大城里边。“乞食。于其城中”，到这个城里边去乞食。

为甚么出家人要去乞食呢？这个乞食，就是给众生种福。因为众生他不晓得到三宝的面前来种福。那么你到城里边，去沿门乞讨。有的说是七家的，有的说是，无论几家，你乞够吃了，就为止。那么到这个城里边就去乞食。“勿越贫而从富，勿越贱而从贵。”不能像那个须菩提，专门向有钱的去乞。须菩提，在《楞严经》上那不说“阿难已知。如来世尊。诃须菩提及大迦叶。为阿罗汉。心不均平。”

为甚么这么样诃斥他们两个？因为须菩提，这样想，哦，说这个有钱的人，他为甚么有钱呢？就因为前生，他做功德，做了很多功德，所以今生他就有钱了。我如果不向他去化缘，给他种福的话，他今生不做功德，来生就该穷，就不会继续富贵了。所以，须菩提就专门化有钱的人。但是，有钱的人所吃的东西一定都好吃的；我也相信须菩提好吃好东西，所以就专门去向有钱的人化缘。他也就说是，我给他种福，他好来生有钱；那实际上，须菩提好吃好东西。这是我这么说，或者是毁谤须菩提也不一定。或者须菩提，没有这么个食欲，不像我们一般人，专门想吃好东西。须菩提，就是想给他再继续种福是真的。

这个大迦叶呢，他是个苦行头陀，一天衹吃一餐。所以他化缘不化有钱的，他专门去化穷人。他的思想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哦，这个穷人，为甚么他穷呢？就因为他在前生，不晓得做功德，不晓得有钱做好事，所以今生他就穷。我现在去度一度他，令他在三宝的面前，来种一点福，来生他就会有钱了，就会富贵了。所以大迦叶专门化穷人：哪一家穷，越穷他越去化缘的；化得甚至于他想人家自己都不吃，把人家所做的这个饮食，来布施给他。我相信这个迦叶祖师，也是因为他修苦行，愿意受苦，不愿意吃好东西。他知道有钱的人就吃好的，他自己不欢喜吃好的。

那么在中国人的习惯上说：

减衣增寿；减食增福。

减衣食，就增他这个福寿，所以大迦叶他活了一百二十岁，才皈依佛。大约他生生世世，都这么节约，这么样子来省吃俭用，不欢喜吃好东西，所以他尽化穷人，向穷人化饭吃。一定大迦叶不会嘴馋的，和须菩提正好相反。但是，这两种思想都是偏的；偏于二边了，不合乎中道。所以佛就呵斥，说他们两个人是阿罗汉，所做的不合乎中道，偏于一边。那么在《楞严经》上是这样子。

现在，这个佛是平等乞食，也不拣择有钱的，也不拣择穷的，就好像阿难去乞食，“方行等慈。不择微贱。”又他这个心中，“初求最后檀越。以为斋主。”“不问净秽。刹利尊姓。及旃陀罗。”“方行等慈。不择微贱。发意圆成。一切众生。无量功德。”行这个平等的乞食。“次第乞已”：所以，为甚么说佛没有拣择呢？“次第”，他挨著门去乞食，这叫“次第”。“乞已”，乞完了这家就乞那家，乞完那家就乞那家，有次第的，很有次序去乞食。“还至本处”：那么乞食乞完了之后，回来就到祇树给孤独园了。这个“本处”，就是祇树给孤独园。“饭食讫”：就吃完饭了。“收衣钵”：把衣服也收起来，把钵也收起来；把这个衣钵都收起完了之后，就“洗足已”。佛因为走路不穿鞋和袜子，就打赤脚的，光著脚。回来了，吃完了饭要洗洗脚；把脚也洗完了，“敷座而坐。”这个脚洗完了干甚么呢？饭也吃饱了，缘也化完了，那么这时候就把衣钵收起来，洗洗脚。你看这样，这种的本地风光啊！“敷座而坐”，这时候就打坐了，参禅打坐。“敷”，就是敷坐，把座位收拾得坐得舒服一点。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垫上垫得厚厚的，完了坐著这么舒服；他是，譬如这个座位，摆得不正当，他摆得正当一点，那么就参禅打坐了。这是佛在吃饭、穿衣服，一天到晚这都是表示这个实相般若，本地风光；不是故意矫揉造作，说是我修行了。

你要明白法的，一切举动行为都是修行。你不要，说是我打坐的时候我坐这个地方，装模作样

好像是老修行了；一不打坐了，七扯八拉，讲讲东，说说西的，南朝北国，乱说乱讲的。这个修道的人住到一起，要少讲话，不要讲话讲太多了；讲太多了，那就耽误人家修行，也耽误自己修行。所以出家人住到一起，不论有多少，你一天到晚听不见一个人讲话的；就是讲话也很小声的，不扰乱其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想用功修道学佛的人，一举一动都不要对人家有妨碍。你看！释迦牟尼佛，到甚么时候做甚么事，没有乱吵乱闹的这种的声音，都是无声无嗅的。

B2. 善现启请分第二

时长老须菩提。在大众中。即从座起。偏袒右肩。右膝著地。合掌恭敬。而白佛言。

在释迦牟尼佛收衣钵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位长老，他的名字叫须菩提。

这个长老，有年高腊长的长老，又有法性的长老，又有福德的长老。年高腊长，言其这个人年龄也高，受戒的戒腊时间也久；他要单单年高而没有受戒，这也谈不到年高腊长的长老；他要单受戒而不年高，也谈不到是年高腊长的长老。年高，好像摩诃迦叶，年龄是最老的，他受戒的时间也最久，所以这叫年高腊长的长老。

法性长老，这个法性长老，不一定要年高腊长。法性长老他年纪轻而智慧大，能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；深明法藏，通达妙理，辩才无碍，是个法性长老。

有福德长老，福德长老这个人他有福报又有德行，这也可以叫长老。

这个长老，是一般人来恭敬他，称呼他，叫他叫长老。并不是自己自命为长老，不是自己封自己作长老。哦！说我是长老，你们大家应该称我叫长老：不是这样的。这个长老是大家来公认的，不是自己去争取来的。不是说，哦！我就是长老，你们大家应该称我作长老！

那么年高腊长的长老，又有分别。你受戒十年，这叫下座；受戒二十年，这是中座；受戒三十年，这叫上座的长老。要受戒三十年，这叫上座长老。那么法性长老就不拘年龄。好像舍利弗在八岁就作长老。怎么样八岁作长老呢？舍利弗在八岁的时候登座说法，把五印度所有的论师都给辩论得张口结舌，没有话讲了，不得不五体投地，向这个八岁的小孩子来甘拜下风，来认输的。所以舍利弗，在八岁就作长老了。这叫甚么长老？就是法性长老。

舍利弗，在七天之内，把一切的佛法都学会了，七日之内通达佛法。你想一想，在七天就把所有的佛法都学会了，那么他够不够一个长老的资格呢？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就作长老了，那也是绰然有余。那么学佛法的人，你和舍利弗来比较一下，舍利弗八岁可以辩论，所有五印度的这个论师都被他辩论胜了；七天之中通达法藏，把一切的法藏都明白了。那么他的辩才无碍，智慧第一。

讲解这个辩才。辩才有四种；四种辩才叫四无碍辩。这四无碍辩都是甚么呢？就是辞无碍辩：辞就言辞的这个辞。无论你有甚么问答，他总把你战胜了。你有甚么问难，也问不倒他，辞无碍辩。义无碍辩：你单对言辞上美丽，可以有无量无边的辞来辩，但是义理也要无碍，这义无碍辩，这第二。第三呢？法无碍辩：所有的佛法，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你无论讲甚么，你总讲不过他。这个佛法，你讲得再高，他也比你高一著，这法无碍辩。还有乐说无碍辩，他得到乐说三昧。除非你不想要听法；你想要听法，他源源而来，所说这个法，犹如流水一样，川流不息的那种样子。

那么现在这个“长老”，那么究竟他是年高腊长的年高长老？还是法性长老呢？还是福德长老呢？这个“长老”，现在这个在金刚法会、般若法会的这个须菩提，这时候他也是年高长老，也是法性长老，也是福德长老：他兼而有之。你说他年龄，年龄也很高的；你说他法性，法性也是很高的；说他福德，福德也很高的。所以须菩提这个长老，是长也长得很老，做也做得很老，说也说得很老，所以叫长老嘛，长老，真长老了。

可是“须菩提”又是甚么意思呢？这“须菩提”这个意思是空的，是个有的，是个吉祥的。怎么叫空的呢？他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家里有一百零八个仓库，在这每一个库里边都是装的七宝，七宝装满了一百零八个仓库。究竟这个七宝有多少？一定也有个数目，不过现在这个数目就是一百零八个仓库都是七宝。他一生的时候，你说怎么样呢？这一百零八个仓库就空了，珠宝都统统都没有了。你打开仓库门，这个珠宝一粒都没有了。他的父亲就慌起来了，说这个珠宝被谁都给抢去了呢？我们这么多的财宝现在都没有了，生这个小孩子有甚么用呢？于是乎就去占卦。

因为他一生出来，这个财宝都没有了，叫“空生”，空了。去这一占卦，叫占卦的人给一算；一算，说这个小孩生出来，既善且吉，好得很！既善且吉，所以又叫“善吉”。那么等到过了七天之后，他这一百零八个仓库的珠宝，又都现出来了，一粒也不少，还是那一百零八个仓库里头，满满地都装的七宝。所以他父亲，先给他取个名字叫空生。因为算卦的给他算的，既善且吉，这个非常吉祥、非常的好，所以又改名叫善吉。等到七天之后，财宝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，这一些个七宝又都现出来了，所以他父亲想一想，空生改了善吉，现在这个珠宝现出来了，还要纪念这个现出来的名字，就叫“善现”吧，于是乎又给这个小孩子起个名字叫“善现”。

这个善现长得大了，正遇著释迦牟尼佛出世弘法，教化众生，于是乎，他就去跟著佛出家了；出家了，那么还是纪念他这个名字，就叫须菩提。所以，须菩提他的名字就又叫空生，又叫善吉，又叫善现：有这么三个意思。

“在大众中”：须菩提在这个般若法会上，百千万亿天人的大众里边，“即从座起。”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坐那个地方，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，这种的境界，他知道这有所表法了。表示甚么法呢？这表示这般若智慧的法门。怎么样表示法呢？释迦牟尼佛在他日用伦常里边，行住坐卧之中，演说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这种般若的妙法。这个般若的妙法，唯智可入，要有智慧的人才可以明白。须菩提既具智慧又有福德，所以他就会意了。他就明白佛要说实相般若的法门，所以他在大众里边，“即从座起”，就从他那个座位上站起来，“偏袒右肩。”在印度的风俗，偏袒右边那个肩，这表示最恭敬的一种礼貌。

谈到这个偏袒右肩，在中国的出家人，搭的这个衣，也是右边肩膀露出来。这也就依照佛教的制度来做这种衣。但是在印度、暹逻、缅甸、锡兰，出家人所搭袈裟都是黄色的，没有钩环。我以前已经讲过，那是佛住世留下的这个衣的制度。中国这个衣，为甚么有钩环，印度、暹逻、缅甸、锡兰的衣没有钩环？因为这是有一种通权达变，因事制宜的一种关系。在中国的气候比较寒冷，所以人在贴著皮肉这地方，必须要穿一点棉衣服，或者夹衣服，在衣服上边加上袈裟，就不容易感觉。如果你没有个钩环钩上，它就跌掉地下也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达摩祖师是很聪明的，不但聪明而且又是一个发明家，于是乎就发明出这个钩环，加到衣服上，把它挂起来：里边穿著衣服，外边搭上这个衣，挂上一个钩环，这个衣就不会跌到地下。因为有个钩环钩著它。这既可以保持佛制，又可以通权达变。在中国，天气寒冷的地方，所以里边又可以穿衣服。这是中国这个衣有钩环的来源，大约是这样。

那么，须菩提就把右边的肩膀露出来，偏袒右肩。“右膝著地”：右边这膝盖跪到地下。“合掌恭敬。而白佛言。”“偏袒右肩。右膝著地。”这是身业恭敬。“合掌恭敬”：这是，意业清净。“而白佛言”：这是口业清净。这是表示三业清净：清净其心、清净其身、清净其口。三业清净，“而白佛言”：向佛来请法。

希有。世尊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

“希有”：“希”，稀少；“有”，就是有：这很少有的。很少有的甚么呢？很少有的世尊，很少有的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敷座而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须菩提为甚么这样多事？无风作浪，

无事生非，头上安头，相上取相。为甚么这样呢？这岂不是所谓没有事来找事情做吗？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为甚么就说“希有”了呢？或者释迦牟尼佛说个甚么道理，有一个甚么表现，这他说“希有世尊”都可以的。现在释迦牟尼佛无所作为，祇是敷座而坐，他就说，“希有”。那么，各位应该在这个地方著眼，注意一下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。释迦牟尼佛敷座而坐，说法已尽：说法已经完了，所以须菩提才说：“稀有世尊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”这个说的般若就是“护念诸菩萨”，所说的般若也就是“付嘱诸菩萨”。在释迦牟尼佛，离言说相；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离一切诸相，而说实相的般若。一般的凡夫是没能了悟这种的般若妙法。所以，须菩提一看，这要想个办法，令释迦牟尼佛再说一个权巧方便的文字般若。

本来释迦牟尼佛这宣说实相般若已经说完了；说完了，祇有证果的圣人懂这实相般若，凡夫俗子是格格不入。是这个须菩提，为大权示现，为众生请法，所以才从大众里边，就站起来，把右边的肩露出来，右膝跪到地下，合掌恭敬，对佛说，说：“希有世尊！”说，真希有，真少有！少有甚么？世尊，世尊这个实相般若，善护念诸菩萨啊，善付嘱诸菩萨啊，这个法是妙到极点啰！

世尊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云何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

“世尊”，这为众生请法，又称了一声世尊，说：“善男子，善女人。”说是，释迦牟尼佛，佛、世尊，你讲这个实相般若已尽，可是一般的众生不明白，没了解。所以，我再请求世尊，为末法的众生，为将来的众生。“善男子”：就是一切好心的男子；“善女人”：一切好心的女人。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，如果他自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。
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为甚么不翻呢？因为这是佛的一个极果的名称，佛的果位上一个名称，所以就保留不翻。最初翻译经典的这个法师，他没有把它翻译过来，保留著它。以后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，也就尊古不翻。所以保留这原有的意思，就没有把它翻过来。那么它的意思就是：“阿耨”就是“无上”；“三藐”就“正等”；“三菩提”就是“正觉”。

“正觉”，就异凡夫；凡夫是不觉的。那么正觉，和凡夫不同了，他得到这个正当的觉悟，所以和凡夫不同。“正等”就是异二乘，和二乘的又不同。二乘，祇有正觉而没有正等，这个“正觉”，正当的觉悟了。“正等”，正等于佛的觉悟了，还没有无上，正等还没有谈到无上。那这个“无上”，就是异菩萨了，和菩萨不同。菩萨祇有得到正等而没有得到无上，所以菩萨就叫“有上士”。佛呢，就叫“无上士”，没有再在他上边。所以这无上就是佛的极果。在过去翻译经典的大德法师，都保留佛这个名号，所以没有翻。

那么假如若有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“云何应住”？这就请问佛了，说怎么样可以常住他这个真心呢？“应住”：这得到他这个真心怎么样能常住呢？“云何降伏其心”：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妄想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攀缘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好高骛远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吾我贡高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一切一切虚妄的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贪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嗔心呢？怎么样能降伏他的痴心呢？这“降伏其心”，所有这一切的不好的心，都要降伏。怎么叫降伏呢？这个“降伏”，本来它是不伏的来著，那么现在好像两个作战，作战把它战败了，它投降了，这就是降伏了。

我以前没有讲吗？贪、嗔、痴，你怎么样能降伏这个贪嗔痴？你就培植你这个戒定慧；你戒定慧现出来了，贪嗔痴它就没有了。这个贪嗔痴也就是戒定慧；戒定慧也就是贪嗔痴，就看你会不会用它。好像一样的钱，拿这个钱去买鸦片烟回来抽了，这也觉得很好的；你要拿这个钱去帮助人，令人免除人的痛苦，那这比你自己抽鸦片烟更好。那么一样的钱，看你怎么样的用法。这个贪嗔痴、戒定慧也是这样子：你要是会用就是戒定慧，你不会用就是贪嗔痴。你明

白了，贪嗔痴变成了戒定慧；你愚痴了，戒定慧变成贪嗔痴。

这也就是以前我讲的那个道理——“水不异冰，冰不异水；水即是冰，冰即是水。”也就是“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”，菩提和烦恼没有两样的。那么你不会用，烦恼就是烦恼；你要是会用，烦恼变成菩提了。所以，说的是法，行的是道。我们说得好，说得妙，不实行就不是道。一定要实实在在去做去，老老实实依照佛法来修行。依照佛法修甚么呢？就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，这就是降伏其心。你把妄心降住了，真心也自然就常住了。所谓：

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

也就是你这个妄心息了，真心也就现出来了。

佛言。善哉善哉。须菩提。如汝所说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付嘱诸菩萨。汝今谛听。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。世尊。愿乐欲闻。

释迦牟尼佛见须菩提这样的来为众生请法，他很欢喜，所以就赞叹须菩提，说是：“善哉善哉。”说，你，须菩提真好啊！你须菩提，好得很哪！我！很欢喜你，你是我一个最好的徒弟！于是乎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：“如汝所说。”不错了，就像你所说的，“如来善护念诸菩萨”：说是，如来我，善护念诸菩萨。“善付嘱诸菩萨”：说这个般若法门。“汝今谛听”：你现在呀，要谛听，你要特别注意。我，“当为汝说”：我现在给你讲一讲，可是，你不要当耳边风似的。我给你讲这个般若妙法，哎！你从这个耳朵进去，从那个耳朵又走了；过耳不留，那可就是，枉费如来一番的心血啰！你要特别注意听嘛！“当为汝说。善男子。”你所说，“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多罗三菩提心。应如是住”，应该，这样子住他那个真心，“如是住。”“如是降伏其心”：像这样子降伏他那个心。

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个要紧的地方就在这“如是”两个字，“应如是住”。“如是”，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有一个表法，不过在文字上没说。怎么样呢？“如是”，没有话讲，“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”在这个时候，言语的道路断了。你心里，所想的想像也没有了。所谓“口欲言而辞丧”：口，想要说，没有话讲，这个话亡了，死亡了：“口欲言而辞丧。”“心欲缘而虑亡”：心想要攀缘一下，哎，这种虑，这思虑心也没有了。“如是”：如是没有，这个地方，没有话讲，就是叫你参禅打坐，这就“如是”。“应如是住”：你应如是住，住到这个地方；你真心住到这个地方。“如是降伏其心”：你能以参禅打坐，用这种的静虑的功夫，你的妄心也自然就降伏了。所以说“如是。”“如是”：这没有明显表出来，这有一个样子。这个样子，甚么样子？就是叫你修道那个样子。你要能这样修行，就可以常住真心。你能这样，就能以得到本来那个性净明体。你能这样子，也就可以降伏其心。

“唯”：须菩提一看这个样子。甚么样子？它没有样子。无相般若没有样子，就这个实相的般若。须菩提就明白了。不但须菩提明白了，须菩提想将来的一切众生也会明白，所以他就应诺。这个“唯”，就是答应的，哦！哦！这个应诺之辞。这个“唯”就是应诺之辞。

讲到这个地方，好像那个孔子和曾子，和一班的弟子在一起。子曰：“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！”他说：“我这个道啊，就是应用一个真理，来把它贯穿起来的，这就是我的道。”曾子曰：“唯”。曾子说，就是这个“唯”，说：哦！答应著，哦！“子出，门人问曰”：孔子走了，这一班门人也不知道曾子“唯”了一声，这是甚么意思呢！曾参知道了，但是其它弟子还不懂，就问说：“夫子之言，何谓也？”说：“老师所说的话是说的甚么东西啊？说的甚么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”这一些弟子大约也很粗气的，这么样就问。曾子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他说：“夫子这个道就是忠于持己，恕以待人哪！”这“忠恕而已矣”，那么也就是这个“唯”。那“然”呢？“然”又是重诺之辞，就是，应了一声再应一声。是啊，是啊，是这个样子。“然”，是这个样子。

"世尊"：又叫了一声世尊，须菩提叫的，说："愿乐欲闻。"说："我很好乐，很愿意，好乐，听释迦牟尼佛您说法，听老师您说法的。我很愿意听的。"不是像我的一些弟子，这个老师一讲法，哦！我不愿意听，都不知讲甚么！他讲中文，我也不懂，要翻译；我好像要睡著觉了似的。这要睡著觉，并不是，说事前要去入定去睡觉啦，这是，觉得太疲倦了！ I'm very tired 。喔，我又做工，然后又要听经；听经听得也没有甚么意思，所以就沉沉欲睡。

B3. 大乘正宗分第三

佛告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。若卵生。若胎生。若湿生。若化生。若有色。若无色。若有想。若无想。若非有想。非无想。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。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即非菩萨。

在上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，说是"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"须菩提说："唯然。世尊。愿乐欲闻。"现在佛，又详细对须菩提说，"佛告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降伏其心"："诸菩萨"，这个"诸"字可以当"多"字讲，许许多多的菩萨。也可以当"一切"菩萨讲，也可以当就是"一个"菩萨。"诸菩萨"：这个"诸"，怎么说可以当一个菩萨呢？是哪一个菩萨？就是要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么说这个"多"字，这个"诸"字当"一切"讲也可以，当"多"字讲也可以。那么怎么又可以当"一个"讲呢？你要明白，多就是一，一就是多。

怎么有的多呢？是由"一个"积聚而成的，是多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！很多了。这很多从甚么地方来的？从一个那儿来的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"诸"字，就当"一个"讲。哪一个呢？就是要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个菩萨是哪一个？你真想要知道？你真想要知道，就是你！你这个法师讲经！尽是胡说八道，也不依文解义，也不依义说理。我就是不说理，我这个法师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讲道理的法师，没有道理可讲的。那么怎么说是就是你呢？你真想要知道这个菩萨是谁，你真想要认识他吗？你要想真认识这个菩萨了，那不就是你，就是你自己。说是我现在呀，是个凡夫，还没有成菩萨。那么你信不信你会成佛呢？"信。"信，佛都可成，何况菩萨呢？那菩萨更没有问题了。所以，就可以当"一个"讲。

我讲经就是这样子，多我就当一个讲，因为多，我数不过来了嘛；算不过来那么多数，就拿一个。我这个没有读过数学的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，多了我就当一个来讲。那么这个"诸"字，的的确确可以当"一个"讲。为甚么呢？这个诸字，可以当语助词，当语助词－－

语就是言语的语，助就是帮助的那个助－－帮助这个话，一个虚字，不实在的。"诸菩萨"：就是那个菩萨。所以，现在明白这个菩萨了吧？这个菩萨就是诸菩萨。

"摩诃萨"：这个菩萨不是个小菩萨，是个大菩萨。大菩萨有多大？有大菩萨那么大吗？大菩萨还有多大？就是大菩萨那么大。你不知道有多大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有七个意思，这是大菩萨的意思。这七个意思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听过的人，会听得耳朵都涂油了，就是听得多了。那么没有听过的呢？还想叫这个耳朵，欢喜欢喜，所以呀，我现在再把这七个意思大略的讲一讲。

第一就是具大根。这个菩萨摩诃萨要有大根性。怎么样具的大根？他因为，在无量无量劫以前，在佛的面前供养三宝，礼拜三宝，恭敬三宝。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所以叫植众德本。那么他在哪一个佛的面前做的这些功德呢？恒河沙数那么多。他不是，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哪；他因为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所以

他这个善根就大了，这叫具大根。这是第一。

第二呢，他有大智慧。怎么样有的大智慧呢？从甚么地方来的大智慧呢？因为肯发菩提心。他肯发菩提心，这就是有大智慧，才能发菩提心；要没有智慧的人，他就不能发菩提心。所以你们现在再到这儿来听经，到这儿来打禅七，这都因为，在前生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善根，多多少少有一点智慧，所以才能参加打禅七，才能在这儿研究佛法。如果你没有善根的人，你到这个门里边，这个心里就觉得好像有个马猴子，在你的心里似的，蹦蹦跳跳的；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稳，就好像天人五衰现相那个样子，不坐本座了。不坐本座就怎么样？就跑了。那么现在没有跑，甚至于我天天要打，又要骂，要打一百香板。这一百香板不是容易受的，也不是同你们讲笑话的，如果真要是不开悟啊，不一定哪一个，一定要打一百香板的。这一次，我宁可把你们打跑了，我也要你们开悟。

所以呢，这要有大智慧，这个有大智慧，发了菩提心还不算，还又要广度众生；广度一切众生，好像观世音菩萨，为甚么他普门示现呢？就因为他有大智慧，要广度众生。可是度众生，而又不要著住到这个度生之相。怎么叫著住到度生之相了？好像那个梁武帝；梁武帝，就是中国见著达摩祖师那个皇帝。那个皇帝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就是度生而著住度相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见著菩提达摩，第一代祖师，他见到他了，他先问甚么呢？说："你看看我，度了这么多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，修了这么多的桥，你说我这功德有多少？有多少功德？"

这样一讲，这就是已经有我相了，有执著相了，有一种骄傲的心；骄傲、贡高我慢，以为，你看我这功德可大啰，度了这么多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！你虽然是印度的来的法师，但是，恐怕你都没有我这么大的功德。所以，他就意思间呢，就是想要戴几个高帽子，想要请达摩祖师赞叹赞叹他，是说："你这个皇帝真是功德最大了，你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哪！大约和佛是一样的。"他希望听几句，这个谄谄媚谀的话。怎么叫谄谄媚谀呢？就是现在的话，所谓溜虚，又所谓拍马，就是拍马。叫菩提达摩来，想请菩提达摩来给帮他拍拍马。

你说，菩提达摩怎么能做这个事情！所以菩提达摩就直心是道场，说："你没有功德！"这一下子，把梁武帝就给说得－－"你这个黑脸和尚，说我没有功德！"－－所以以后也不讲话了，根本就不睬这个菩提达摩了。所以菩提达摩，才走的。这个就是怎么样？可是度生了，他是度生，但是著住度相了；著住度相，想求这个祖师来给印证；求祖师，来承认他这种的功德。谁不知道，菩提达摩这个祖师一点人情都不讲，不讲人情的。你皇帝，活该你是皇帝，我不买你皇帝的帐。所以呀，就走了。那么为甚么他著住度相上呢？就因为他没有真正智慧嘛；你若有真正智慧，就不著住度生之相。这是第二个要有大的智慧。

第三个大的意思，信大法。这个佛法，深如大海，高过须弥，是难窥难测的，不容易看得见，也不容易测量出来。但是你要有个信心，就可以得到其中的滋味；你要没有信心，就是格格不入，望洋兴叹哪！看这个大海！这个海这么大，我怎么可以把它喝尽了它！我这一生这个大海的海水也喝不尽的！好像看见佛法的宝藏这么多！大藏经这么多，我要甚么时候能看完呢！望洋兴叹。你要有信心呢，我信真了这个法，然后由浅入深，由近及远，由少而多，那么一点一点地来研究，终究有一天，你会把佛法的这个宝藏通达无碍。必须要有深信切愿，要发愿，我一定要明白佛法！要实行，我要照著佛法去修行。所以这深信切愿－－这个切，是一切的那个切－－切愿，好恳切的，我发愿要学习佛法。学明白了佛法又要去实行，实实在在地照著佛法去做去，这叫深信、切愿、实行。这很要紧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佛法再妙，你也不能得到其中的妙处。

那么要信大法，甚么是大法？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法，你信那个般若大法。这个般若是梵语，此云叫智慧；你就信你自己本有的智慧。《金刚经》的经文上说："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如来悉知悉见。"你就一念生出你这个清净的信心，佛就知道；佛既然知道，你这个电报就打通了；你这个电报打通了，你和佛通了消息了。怎么样通的呢？你还没明白？就是由你这个信心通的嘛！你有这一个信心，一念生净信。"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如来悉知悉见。"就把你

这个电报给你收下；收下了，一看，哦！现在是 … ，原来我有个 Dinwiddie ，法名叫果遵，对佛法生了信心了。好！我给他回一个电报。回个电报，教你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。这给你回了一封电报，你收到这一封电报，就拳拳服膺，就守著，抓著；抓著不要放了，不要把它掉了。服膺甚么呢？就要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。你看！你和佛通了电报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呢！这就是妙法。妙法就是妙到这个地方，你自己收到电报都不知道，这真是妙。是信大法。

第四呢，要解大理。怎么叫解大理？解就是明白；明白那个大的理。甚么叫大的理？这个理，它有大有小吗？当然有了。你事情有大事小事，这个理就没有大理小理吗？大理就是个大道理。这个大道理是甚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著急。我既然讲经，不会不告诉你；始终我会告诉你，我会讲明白了给你听的。甚么呢？是你要明白你自己本来是佛，这就是个大理。理即佛，佛即理；佛也就是理，理也就是佛。佛是已成之佛，我是未成之佛。佛和我本来是一个的，无二无别的。不过佛是修德圆满了，我们这个修德没有圆满呢。所以我们是没成之佛，佛是已成之我；佛是已成的我们，我们是没成的佛。不要把它囫囵吞个枣，说佛佛、我我、佛佛；佛也就是我，我也就是佛。这不能这样讲！你一定要说，佛是已成的众生；众生是未成的佛。你要信真了，我们是未成的佛。那么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没成呢！等成了，就是佛了。

为甚么相信我们本来就是佛呢？因为这个实相的般若，没有离开众生的心。我们众生的心也就是佛，佛也就是心。我们的真心就是佛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发掘出来我们自己这个真心，用这个妄想心来当家，拿它来用事。妄想心和真心来比较，就好像一个瞎子，一个有眼睛的似的。这个妄想心就是个瞎子；你那个真心就是个有眼睛的人。我们现在尽用这个妄想心来用事，没有用我们那个真心。为甚么我们不用我们真心呢？我们真心是不是丢了？是不是没有了？不是的。为甚么你用妄想心？在讲《楞严经》上，有讲过，“一念不觉生三细。”在那一念不觉的时候，出三种的细相。所以呀，就把真心给遮盖了，那如来藏性就不能显现了，没能显现。我们现在信真了，我们就是佛，我们具足佛的智慧德相，那么这叫解大理。

第五个大的意思，就是要修大行。这修行，不要得少为足，不要中道自划，半途而废，不要认为这个化城就是真的。得少为足，这个二乘人就得少为足。或者证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他就不回小向大，这叫得少为足。中道自划，走到半路上－－好像那个无闻比丘，他坐禅哪，有这个四禅的境界了，生到四禅天上去，他认为这就是证了四果了。就自己，划出界线了：我已经到我那个目的了。其实，那是在半路上。有的又半途而废，这个就是凡夫。凡夫哪，向前走，连四禅天他还没有到哪；走了几步，他又回来，他说，这太远了，我走不到。这叫半途而废。

有的走到化城了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就有化城。那化城，为甚么有个化城呢？因为，这二乘人修道的，今天修求菩萨道也不到，明天修菩萨道又不到，后天行菩萨道也没有行完，这太长远了。我说这个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这不过举个比喻。就是，这一年、两年甚至于，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想求这个菩萨道，也得不到这个菩萨道，达不到目的，他就辛苦了。觉著 … 哦！太疲倦了。好像我们人走路似的，走得太疲倦了，不要走了，不要去了，去这个地方这么远，啊！very far away ! tired, very tired . I'm tired . I'm not going 。这样子，佛，一看，这些个人都辛苦了，就化出来一个城市，说，前边有一个城市，我们到那个城市里休息几天。前边哪，离那个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目的地，就不太远了。所以这一些个二乘人，到这个化城里边哪，一看，这个地方也不错啊！甚么都有，金银珠宝甚么都具全哪，就想在这个地方住下，就不再向前去进取去了，所以嘛，这宝所。

我们修行要忍苦耐劳，要不怕风雨。好像在普吉利那边住的，听经，刮风也来，下雨也来。这就是有点意思了！我这个做师父的心里很高兴，一想到这些个徒弟，都还对师父印象算不错了；要是没有甚么意思，他不会来听。他们听得佛法是有点兴趣了！这是，这个有点忍耐了。所以我这个做师父的－－做徒弟有忍耐了，做师父也要有忍耐了。我也辛苦一点，我也给你们讲经。就我打七打得这个坐得腿也痛，腰也酸，又要去照顾事情，分了很多神，还一样来讲经。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思，来讲经。不过我和你们大家商量商量，你们要如果欢喜，觉得坐

禅哪，坐得腿不痛了，愿意再陪著凳子坐一坐；陪著这个凳子，坐一坐，我就每天晚间还都可以讲经的。祗要你们大家欢喜。

那么讲经和打禅七，这都是二不二的。这都是教你那个心念专一，注目凝神的。你在听经，这也就是坐禅了；你在那儿坐禅，不打妄想，这也就是听经了。所以，这都是一个道理的，你会得，一切法都是佛法了；会不得，是不是佛法？会不得也是佛法；会不得也不是 … 说是就不是佛法了。会得会不得都是佛法，所以，这个“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”我们修行要修大行，修大行就要能忍，能让，能舍。我前次讲那个七大不讲那个六度，就要修六度，六度就要布施。布施，是布施给人，不是布施给自己；是帮助人，不是帮助自己的。说是，我看见出家人化缘呢，他修道尽和人家要钱，他没有拿出过钱来。

那个出家人拿出过钱哪，他不想叫你给他起个好名，说：“哦！这是个好和尚，或者好法师，或者，哦！他尽帮助人哪。”他不。真正想帮助人的，他不愿意出名的，不愿意要这个名字的。所以，我尽我知道的，我接近的有一些个法师；他真愿意帮助人，甚至于，你把他的血给喝了，他的肉给吃了。他都愿意的，他都欢喜的。他为这个世界人哪，把肉割下来，来供养天地，这样他都做得到的。所以呢，那真正发菩提心的修大行的人哪，你们没有见过；或者你见过，他也不会告诉你，说：“我是个修大行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”他不会这么样告诉你，说：“我告诉你呀，我是一个真正修大行人。”他不会告诉你的。他既然不会告诉你，你没有法子知道的。

所以，这个要忍：忍风、忍雨、忍饥、忍渴、忍寒，忍暑；热一点也可以，冷一点也可以，饿一点也可以，渴一点也可以：怎么样都可以。为甚么他可以呢？就因为他有一个忍！所以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让人所不能让的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。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吗？我来吃。也不要故意装模作样，装出来一个老修行样子给人家看。说：“你看！你不愿意吃的东西我来吃。”给人看样子那就没有意义，那又成了一个家俬，成了一个家里摆著那个摆设。家俬懂不懂？家俬，家俬就是家里摆的这个沙发，台台凳凳啊，这一切的东西，尽给人摆著样子看的。好像家里头，房子布置很好的。这都叫家俬。那么你尽想给人看样子，这也变成了一个家俬了，变成了人家家里的一种摆设了。所以不必给人家看样子，要真做实为，这修大行。

第六，就是经大劫。经大劫，这个菩萨修的，不是在一个佛那儿种善根，所以他经过很长的时间。多长的时间呢？有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。

第七是求大果。菩萨为甚么他要行菩萨道？他就因为想要求大果，这个果，是因果的果，不是国家的国，不是他说：菩萨是个小国，他想去霸占，和其它的国家争，把小国都征服了变成它一个大国。不是那个国；这个果，是果位的果。甚么果位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佛果的果，所以这是最大的。菩萨他的目的、他的希望就是求大果。这个“摩诃萨”，有这七种的意思。

他又告诉须菩提，说是啊，一切的大菩萨“应如是降伏其心。”他们想要降伏其心的方法要怎样子呢？就应该这样子。降伏其心：这个“降伏其心”，也就是对治自己的习气妄想。那么菩萨还有习气妄想吗？我们修行人有粗惑、细惑、尘沙惑。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；在初发心的菩萨，他不能一点妄想都没有，他微细微细的习气毛病还有。所以，那么罗汉当然是有微细的惑了。所以阿难才说：“希更审除微细惑。”令我这个疑惑的心没有了。现在说的是这个大菩萨，菩萨摩诃萨是菩萨中的大菩萨。那么发心这种的菩萨、这种大菩萨，他怎么样呢？“应如是降伏其心”：他应该，像这样子降伏他的心。怎么样子呢？没有样子。

“如是”：如是是指法之辞，是实相的理体，所以说是没有样子。那么在没有样子里边哪，不得不说出来一个皮毛的样子，给大家听一听。怎么降伏其心，像这样子。怎么样子呢？要这样想，“所有一切众生之类”：他呀，所有这个世界一切众生之类。“所有”就包含了其余的，在这个经上没有说的那两种。那两种是甚么呢？是无色和无想。无色呢，他因为空散销沉了，所以叫无色。无想呢，他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了，所以他没有想。这在《楞严经》上，都有讲过。

这“一切众生之类”；“类”就是同类。“若卵生”：《楞严经》上说十二类的众生，现在还有人记得没有？打开本子可以知道；若不打开本子呢，恐怕都忘了。但是就讲胎卵湿化这四生。这四生的来源，有人知道没有？他为甚么有这四生？

弟子：那个胎生是因情有，化生也是因情，湿生是因情，那个卵生是因思？

上人：“卵因想生。”（弟子：卵因甚么？）想，就是思想那个想。“胎因情有。湿以合感。”合，就是和合那个合，“湿以合感。”“化以离应”：化生呢，是离开的，变化的：“化以离应。”（弟子：离应？）应，就是答应。我答应你了，那个应，应当的应。

这个情想合离，情想合离，互相变化，依惑造业，依业受报，各从其类。这说得非常之明白！“卵因想生”，你好像那个鸡子，那个小鸡子菢鸡。它趴到鸡蛋上，它一天到晚想，这么想，哦！我这个鸡仔子就快出来了。想，想了很久很久，果然就被它想出来了。它这个鸡蛋都变成了鸡了，想出来了。“胎因情有”，这个胎，为甚么有的胎？就因为男女有一种爱情。这爱情和合起来了，哦！这有了胎了。这叫“胎因情有”。“卵因想生。胎因情有。”“湿以合感”：这个湿和湿、湿和这个泥土，或者和甚么因缘，合成一起了，这又有一个湿生了。“化以离应”：这个变化，是离开了，自有化无，自无化有，自小化大，自大化小。有的老鼠就变成那个蝙蝠，这都是变化，生出一种变化。那个虫子变成蝴蝶，这都是变化。“化以离应。”情想和合，互相变化。这互相有一种变化就生了一种迷惑；有了这种迷惑就造出业来了；有业就受果报了。这哪一种类就受哪一种类的果报。

（弟子：最后的那一段，那个……）哪一段？（弟子：迷惑起因……。）依惑造业，依业受报。因为迷惑了，就造出业；因为造出业就受果报了。各从其类，胎卵湿化。胎生就受胎生的果报；湿生就受湿生的果报；化生受化生的果报；卵生受卵生的果报。各从其类，他哪一生与哪一个因缘接近，就受哪一种类的果报。

“若有色”：“有色”，就是能看得见的。“若无色”：你看不见的。“若有想。若无想”：或者有思想的，或者是没有思想的，这一类的众生。“若非有想。非无想”：你说他有想吗？他又没有；你说他没有吗？他又有。这种种的众生，“我皆令入无余涅盘”：“我”呀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说是，我呀，令这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入到，无余涅盘里去。“而灭度之”：我把他们都度脱，令他们都得到无余涅盘。“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”：我，虽然把所有的众生，也没有数量，也没有边际，这么多的众生，我都令他们灭度。那么要往真实来说，“实无众生得灭度者”：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众生，是我度的。这是，众生的自性自度，并不是我把他们度的。

“何以故”呢？说是甚么原因呢？“须菩提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即非菩萨”：菩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菩萨是行所无事的，菩萨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这个菩萨既然是无相的，他要度众生，还认为我度了众生了，这就著相了；著相就著住到我相，著住到人相，著住到众生相，著住到寿者相。如果执著这个相，这就是不能成为菩萨了。

这个大菩萨想要降伏他这个心。怎么样降伏呢？他要这样的观想：“所有一切众生之类”，这“所有”，就是包括十二类的众生都在这里边，“一切众生之类”。“若卵生”：有卵生一类的，就是由这个蛋生的。“若胎生”：就是经过，胎藏而生的这个众生。“若湿生”：或者因为有一种湿性，它生出一类的众生。好像那个潮湿的地方，时间久，它就生出一种，这个菌来。“若化生”：化生呢，是自有化无，自无，它又化有：这个化生。

B4. 妙行无住分第四

复次。须菩提。菩萨于法。应无所住。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。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。菩萨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于相。何以故。若菩萨不住相布施。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。

于意云何。东方虚空。可思量不。不也。世尊。须菩提。南西北方。四维上下虚空。可思量不。不也。世尊。须菩提。菩萨无住相布施。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。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

这一分经叫“妙行无住”。“无住”，不要执著；没有执著就是解脱；解脱就是自由；自由就是无所拘束。“复次”：在前边哪，讲这个菩萨要离一切相，不著我人众生寿者四相。如果著这四相呢，就不是真正发菩萨心的菩萨、发菩提心的菩萨。“复次”，那么现在，再来一次，把这个道理呀，再往明显的说一说。佛说，“须菩提。菩萨于法。应无所住”：这个菩萨不单要离相，要不著相，而且呀，要于法、于这个布施这种的法呀，“应无所住”，不应该有所执著，不应该放不下。你这个布施要三轮体空。你能三轮体空，这就是，不著相布施，不住于相的布施。

怎么叫三轮体空呢？布施不应该存一个有布施的心。说是，喔！我做了布施了，我做了功德了，我是一个能施。那么所受者呢？是个所施。中间哪，就又有一个东西来布施，你的钱，中间有个钱，或者物质，中间有个物质。这都叫没能离开相。要怎么样子呢？要布施而不存著布施之相。做了就像没做一样。不要心里说，哦！我做了甚么功德了，我又，或者造了庙了，我或者呀，造了塔了，或者造了佛像了。有所执著，这不观空，这就叫没能无所住。那么要无所住呢，就是三轮体空：我布施而无布施之相，虽然作布施，离开布施相，这才是，真正布施。

你要布施著相，那根本就没有功德，那功德呀，是一点都没有！你要不著相呢，无相布施，那功德是无量的。所以呀，这个“于法应无所住。行于布施”。“所谓不住色布施”：不单这个不著相，而且也不住这个色布施。“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”：对六尘的这个相，你都要空了。你要是著色布施也有所执著，你著声香味触法布施也有所执著。有所执著，这个功德就是有限度的。你要无所执著呢，这个功德是无限度的，没有限量的。

“须菩提”：须菩提呀，我怎么教你，说发菩提心的菩萨要不著相布施呢，“菩萨应如是布施”：须菩提，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呀，这样布施，怎么样布施呢？就是不著相。虽然布施而无布施之相。不要以为，哦！我在某一个庙上，我捐了五千块钱！我大约这功德不小了吧！或者我在某一个地方慈善的团体，我捐了十万块钱，我的功德呀，是很大的。你就捐一百万块钱，你心里总记著有这一百万存在，那祇是一百万而已，不能增加。而这一百万没有了的时候，你的那些功德也就没有了。你要不执著相布施呢，你就是舍一分钱，那个功德也无量无边。所以呀，我们虽然作布施，要明白布施的方法。你不会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，你修到尘点那么多的劫，就像，微尘微尘那么多大劫，也不能成功的。

为甚么呢？就好像你煮那个沙子，这个沙子，你想要它成饭一样的，那么你煮多久，那沙子也不会成饭的。所以，“不住于相”：菩萨，作布施要不著相上。“何以故”：甚么缘故要不著相呢？“若菩萨不住相布施”：假设菩萨要是不执著于这个相上来作布施，“其福德不可思量”：他所得这个福和功德呀，是不可思量的，是你想不完那么多，你想不出来那么多，不可思量那么多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“东方虚空。可思量不”：为甚么说不著相的布施它的福德不可思量呢？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比喻。“东方虚空”，这个东方啊，单单的，仅仅东方那个虚空，你说它有多大，有多少？“可思量不”，你可以想像它有多少吗？这个须菩提，听释迦牟尼佛这样问，他说：“不也。”说，不可思量，我想不出来那么多，“世尊”，须菩提这样说。“须菩提”：他说，须菩提，“南西北方。四维上下”；说这个南、西、北方和这个四维上下虚空，“可思量不。”释迦牟尼佛又问须菩提了，说：那么你说东方虚空不可思量啰，南西北方、四维上下这个虚空可思量吗？“不也。世尊。”须菩提又答说，不可以思量啊，世尊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“须菩提。菩萨无住相布施”：菩萨，不执著这个相来作布施。“福德亦复如是”：他这个福德，也就像，东南西北、四维上下这个虚

空不可思量那样的多。如果你要是住相布施呢？住相布施，就有所穷尽，而不能永远的存在的；你要不著相布施呢，这个功德就是永远的，这福德就像东南西北、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，一个样子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初发菩提心这一些个菩萨，“但应如所教住。”就是，应该像我所教你这样的去修行去，去修行，去行止去。

那个布施，应该做；做了之后又应该把它忘了，这就是不著相。你做了之后，是永远都忘记了。你要不忘，佛就把它忘了；你要能忘了，佛就把它想起来了。所以，为甚么这个样子呢？这佛，知道一切众生的心。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忘你这个布施，没有忘你这个功德，所以佛也就不需要想它。等你忘了的时候，佛呀，替你想起了。所以，你想你自己把它记住好啊？是佛给你记得好呢？说是，我怕我忘了，佛也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岂不是就没有功德了吗？嗯，那你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。你要忘了，佛，是永远记住。为甚么呢？这个《金刚经》上，后边就有讲，说：“一切众生若干种心。如来悉知悉见。”你这心里想的甚么，佛，都记得，佛都知道。那么你尽想著你有了功德了，这佛、菩萨一想，你自己既然有了功德了，我就不需要把你这个功德给记下来。你自己想著就好了，这就是这样。

那么我们做好事，在心里记得；你做那不好的事，你记得没记得呢？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你总想把它忘了；做好的事情，总要想记住。你做好的事，不应该记得；做不好的事，应该记得。应该记得，以后不要再做错事了。那么你做好事，不要记得它。那么你忘了，应该又做多一点。因为以前那个你忘了，现在应该再做多一点。

好像我们学佛法的人，在每逢佛的诞辰、佛的纪念日，或者是，菩萨的诞辰，菩萨出家的纪念日，都应该尽你自己的力量去做功德。因为在平时，我们也应该做功德，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不能天天做。每逢，佛、菩萨或者罗汉，或者他出家的纪念日，或者他成道的纪念日，或者他生日的纪念日，在这个纪念日的时候，你应该量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要看一看你自己有多大的力量，就做功德。做功德，做甚么功德呢？供养三宝，或者向这个庙上捐一点钱。那么你在这个时候，能做功德，比平日的功德，大百千万倍。为甚么呢？因为你做这个功德是——譬如，今天是阿弥陀佛的纪念日，你来纪念阿弥陀佛来做这个功德，那阿弥陀佛，在常寂光就知道了，哦！今年今日，纪念阿弥陀佛的生日，那么某某善信哪，做了功德。做这个功德，那么应该比平时，大几千万倍。今天，尤其是阿弥陀佛开光，你们记得这一位是阿弥陀佛。今天，给这个阿弥陀佛开光。

那么在开光的时候，我说了四句偈颂。这四句偈颂，也是我随便说的，在经上，在书上，根本你们找不著的，没有的。这四句偈颂，我怎么说的呢？我说：“弥陀此云无量光”：这个梵语，是阿弥陀佛，翻译成中文，就叫无量光，又叫无量寿。甚么叫无量光？甚么叫无量寿？无量光就没有数量那么多的光，没有数量那么长的寿命。寿命，long life ; long life，这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翻译的意思。“今日开光光无量”：那么今天，给阿弥陀佛开这个光，这个光也就无量无边的。因为他的名字叫无量光，所以就光无量。这光无量怎么样啊？就“无量光照无量国”：这个无量光，就照著无量这么多的国，无量的国家。“一切众生无量光”：这一切的众生，也都变成无量光了。所以在今天哪，开光，说的这几句偈颂。

那么在今天这个开光，又是阿弥陀佛的生日，我们信佛的人，都应该做功德。有钱就出一点钱来做，有力量就出一点力量来做。所以今天，才为那个佛事，拿出来那个香炉。…… 遇著阿弥陀佛的生日，又遇著阿弥陀佛的开光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做功德呀，比平时，数量就更增加，不可思量。所以如果没有明白的佛教徒，就不可能做；要是明白了，那是应该时时刻刻都去做功德，行布施。行布施呢，又要不著相，你不要总想著它，这是真正的布施。

B5. 如理实见分第五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身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身相。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则见如来。

“须菩提”：佛呀，又叫一声须菩提。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你可以身相见如来吗？“可以身相”：就是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；以这个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就作为如来了。你可以这样说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这个须菩提说，不可以，不应该以身相来见如来。因为甚么呢？如来是无相的。如来他是证得法身理体，虽然有相而不著这个相。“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”：不可以说是有三十二相，这就是如来了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呢？“如来所说身相”：这如来所说的这个身相，(你们各位不要讲话；你们要讲话，我就不讲了！)“即非身相”：这个“即非身相”，如来这个身相，是无相的，就不是有相的。“佛告须菩提”：佛呀，释迦牟尼佛这样说之后，就告诉须菩提，说：“凡所有相”：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，“皆是虚妄”：都是假的。“若见诸相非相”：你要，能看见这个诸相、一切相非相，都没有了。即相离相，就在这个有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是空的，“则见如来”：这个时候，你才能见著如来那个法身呢。

我们在今天哪，遇著这样好的一个机会，又听《金刚经》这种法。可是，我对你们每一个人，用诚实的言语来告诉你们，在这以后，你们就到其它有讲经的法会的地方，在听经的期间，切记不要讲话，不要彼此交头接耳。因为你这一讲话就扰乱所有人的精神，令所有人的精神，都散漫了；精神散漫了，他听佛法就不会明白，因为他没有注意。听佛法不明白就是你捣乱捣的，就是你，做这个障道 demon（魔）。这是，在任何的法会里边，不可以互相谈话，交头接耳。那么也不可以，听到半路途中，离席就走了。这叫甚么呢？有始无终，没有完全听进这个法会。尤其，听这一部经，应该从开始听到最后，听到这个末了的时候。不应该听到一半离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。

方才有一个中年人，一个女的，她姓黄，也皈依了，叫果ㄐㄧˋ ji4，她的先生姓黄，她自己本人姓战。这个人，苦得不得了。怎么样苦呢？年纪轻轻的，她丈夫就走了。有一个儿子呢，就生了一种癫狂的病，有的时候听话，有的时候就不听话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那么她为甚么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做事有始无终。你看见她听经，在这儿不好好听经，讲话！讲话，然后呢，又半路途中就走了，所以这就叫有始无终。结婚之后，不能白头偕老，半路途中，这个丈夫就跑了，不管她了。她自己呢，虽然是非常地苦，但是她不知道这苦怎么来的。尤其最大的毛病，人家讲佛法，她不相信！但是有法会呢，她还要去搅闹，要去搞是搞非的，搅闹道场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今生把丈夫死了，来生那更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她发心是发一点，但是，供养三宝，她就骂三宝，一边做功德一边造罪业。她的罪业比她功德大得几千万倍。所以，我虽然就想救她，也没有法子救得了。我今天，这是我对你们大家讲的，切记，切记不要像这样子；要是这样子的佛教徒，这叫佛教徒的败类！

甚么都觉得她是要争第一的，你说愚痴不愚痴？这个人哪，多少人都比你的知识高、学问深，哪一个不比你高尚？为甚么你公然要争第一，真是叫化子想要作皇帝。叫化子，要饭的，想要作皇帝。（弟子：哦！）嘿！你说这岂有此理呢！

弟子：这个学问深的吗？

上人：学问哪，他就没有甚么学问。哪个学问也比他高，但是他要争第一。现在因为先走 -- 又半路途中就走了 --，也就是表示我第一。你知道吗？嘿嘿！我头一个走的！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身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身相。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

在上一段文，佛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“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”这个菩萨啊，应该依照我所教的这样而修行，不要不守我所教的这种的法度。也就是，要依照规矩去修行，不应该不守规矩。这个规矩也就是一种方法。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然后才能有所成就；你要不依照这个

方法去修，就没有一个准绳，没有一个目标。那么将来，就会误入岐途。所以这菩萨一定要依照佛所说的这种方法去修行去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了一声“空生”，说：空生啊，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是怎样子呢？你作何感想呢？“可以身相见如来不”：你可以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行好这种的有相来见如来吗？你以为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就是如来的法身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因为须菩提，已经解到空理了，既悟人空，又悟法空，所以，他知道佛不以三十二相为他的相。所以须菩提就说：“不也。世尊。”说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的，不可以这个相，得见如来。“何以故”呢？“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”：不可以以这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好而见著这个如来，“何以故”？是甚么缘故呢？

“如来所说身相”：如来所说这个身相，这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好这种的身相，“即非身相”：这不是如来的真正法身。不是真正的法身，所以，不可以这三十二相来见如来的。“佛告须菩提”：那么释迦牟尼佛听见，须菩提这样解释之后，他就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这个期间哪，佛就认为须菩提讲的是对的。所以说：“凡所有相”，为甚么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呢？“凡”，这个举凡一切有形有相的，“皆是虚妄。”这有相都是假的，都会坏的，有形相终归毁灭的。“若见诸相非相”：你要能看见这一切的相，这个相上你就没有相，即相离相。在这个相上就没有相，“即见如来”：这你也就见著如来的法身了。如来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你要以相来见如来，那就是错了。

所以在后边，那个四句偈上说：“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”。“若以色见我”：“色见”，就是以形相来见我，这个形相就是色相。“以音声求我”：以音声来求佛，来找佛的话，“是人行邪道”：这个人，这就带著有形有相、有声有色上，来找这个佛，“是人行邪道”。“不能见如来”：他见不著如来的。这般若的本有的智慧是离一切诸相的。不著住一切的诸相，这是真正的般若。

B6. 正信稀有分第六

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颇有众生。得闻如是言说章句。生实信不。佛告须菩提。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。后五百岁。有持戒修福者。于此章句。能生信心。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。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。已于无量千万佛所。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。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须菩提。如来悉知悉见。是诸众生。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。是诸众生。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无法相。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。是诸众生。若心取相。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。若取法相。即著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。若取非法相。即著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。汝等比丘。知我说法如筏喻者。法尚应舍。何况非法。

那么，方才所说这个四句偈颂就是“若以色见我”，这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以这个有形有色的，你在这个地方想见如来，想知道如来的法身。“以音声求我”：这个音，就是声音的音，不是因果的因。这个声音的音，你以这个有声音的这种的思想来，见如来，“是人行邪道”：这个人，所行的不是正道，不是真正佛法，“不能见如来。”所以，说完了这个偈颂，这也就是表示“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”现在释迦牟尼佛，说完这话，须菩提就要说了，他又有了见解了。

有甚么见解呢？他生出怀疑来了，他说，“须菩提白佛言。”这个“须菩提”是结集经藏的人，说的；“白佛言。”这也是结集经藏，阿难加上去的，这段文。说，“世尊”——这个“世尊”，是须菩提说的了——“颇有众生”，说，可有这个众生，“颇有”也就是可有众生、或者有众生，“得闻如是言说章句。”他呀，听见佛所说的这种言说和章句，也就是这个经典，

“生实信不”：他能真真实实地生出一种信心吗？会不会他不相信呢？这就是问释加牟尼佛。“佛告须菩提”：他这样一问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须菩提说了，“莫作是说”：说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不要作这种的说法！为甚么呢？

“如来灭后”：他说，如来灭度之后，等“后五百岁。”如来在世的时候，这个五百岁，叫禅定坚固，也就是修行证果的人多。等如来灭后，再后五百岁，这是多闻坚固。那时候，人人都研究经典，多闻坚固。然后再有五百岁，就是寺庙坚固。等末法时代呢，就是斗争坚固。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斗争坚固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说是，等我灭度了，“后五百岁。有持戒修福者”：有人哪，他修持戒律，专门持戒修福。这个人，“于此章句。能生信心”，他对这《金刚经》，这一段经文，他能生信心。“以此为实”：他以这个经的道理，作为真实不虚的道理。“当知是人”：你应该要知道，知道这个人，他不是“于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而种善根”，他不是于一劫、二劫、三、四、五劫，这个时候种的善根。“已于无量千万佛所”，已在这无量千万劫以前，“种诸善根”：他种这个一切的善根。

怎么样叫种善根呢？种善根，就是要在三宝面前来种善根。供养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你恭敬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你信仰三宝，这是种善根。这个善根，就是和这个恶根是两样。你不供养三宝就增长你的恶根；你不信仰三宝也增长你的恶根。你对于三宝疏远，那就是对你的善根疏远；你对于三宝亲近，那就是增长你的善根。所以，在北俱庐洲的人就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睹僧。在北俱芦洲那个人，所以他的善根就会断了。你想要增加你的善根就要供养，恭敬，信仰三宝，皈依三宝。你皈依三宝，这是你种善根的一个初步。然后你再能受五戒、八戒、菩萨戒、十戒、十重四十八轻，这是菩萨戒。再能，尽受比丘二百五十条戒，这种种的，都是种善根的因缘。你还有，你去修这个五戒、守持五戒、行十善都是种善根。

这个善根，你看是看不见的，你听也听不见的；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你嗅之，它也无味，没有甚么滋味。你做去，往前去种善根，也不觉得它有一种东西。因为它是无相的。前边那不是说“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”？那么有相是虚妄，无相就是真实了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，祇知道为这个身体来作打算，而不为善根作打算。这个善根是甚么呢？善根也就是你的法身，善根也就是你的智慧，不过它变变名而已。善根就是好的根机、好的基础。你好的基础，必须要你去修去。

你有了好的基础，你的法身也就显现了，你的智慧也就增长了，你本有的般若实相的功能也就恢复了。所以，这是种种种的善根，你必须要在三宝的面前来种。你种到三宝的面前，这种善根终究有一天，它会结菩提果的；如果你在外道的地方种善根，你种多少，种时间再久，也是虚而不实的。你在三宝面前种善根，这是绝对不会虚种的！所以要“种诸善根”。这个“诸善根”，就是种种的善根都要去种，就是所谓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

这也就是种善根。“闻是章句”，因为这个人，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所以一听这个《金刚经》，“乃至一念”：就在这个一念之中，“生净信者”：就生出，最清净、最纯洁这种的信念。这种的信念，就是不杂，没有疑惑心，真真实实地信了。

“须菩提。如来悉知悉见”：须菩提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如来悉知悉见这个人哪，“是诸众生”这一个众生，“得如是无量福德”呀！他会得到如是无量福德。得到这种的福德，是无量无边的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他会得这么多的福呢？“是诸众生。无复我相。人相。众生相。寿者相”：这个人，他把人空了，所以他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众生相，也没有寿者相。甚么叫无我相？无我相就是没有我了，把我看空了。甚么叫没有人相？就是人空了。我也空了，人也空了；人我都空了，所以众生也就空了；众生空了，那么也自然就没有寿者相了。寿者相就是想要永生，得到永远都生存著，这叫寿者相。你凡是爱惜一切的物质，你不破坏它，这都叫寿者相。

“无法相。亦无非法相”：那么人空，法也要空，所以，一切的法相也没有了，也空了。“亦无非法相”：也没有一个，那不是法的相，到这个法的本体上，也没有一个是法，也没有

一个非法。“何以故”：甚么原因哪？“是诸众生。若心取相”：假设他这个心要有一个法相和人相我相，这就是著住到我人众生寿者了，这还是著相，他还没有得到解脱，没有真正的放下。“若取法相”：他要取这一切的法相，法没有空，这也是著我人众生寿者，这四相上了。

“何以故。若心取非法相”：若取，这个非法相。法相、非法相，不是法的相，也就是著我人众生寿者了。他都没有把它看破，也没有得到人空，也没有得到法空；人空、法空没有得，所以还是有我人众生寿者。

“是故。不应取法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就说，不应该取这个法相，不应该有所执著这个法相。“不应取非法”：也不应该取一个没有法的相。怎样子呢？“以是义故”：以这种的道理，这种的意义的缘故，“如来常说”：你在过去常常听见佛常说过，说甚么呢？“汝等比丘”：说你们这些个比丘啊，“知我说法”：你们应该要知道，知道甚么呢？知道我所说的一切法，“如筏喻者”：就好像，一个船似的。这个筏，就是个船，“如筏喻者”。你用这个船干甚么呢？这个船是度生死苦海的。你生死了了，你就应该把它放下；你要生死没了，你用这个法去修行去。生死要了了，还要把这个法也放下了；你要不放下这个法，你有一个法执。不放下这个人，你有一个人执，人的执著；你不放下这个法，就有法的执著。你要有法的执著，这又成了一个法病了，成了一个病了，这也是病。你治病，用这个药来治这个病。病要好了，你还要吃药做甚么呢？你病没有好，你应该吃这个药；如果病好了，再要吃药，那简直就是一个狂人了。那就是一个癫人了，疯癫的人了。为甚么呢？他自己不知道病好没好呢！

所有的法，你这一切的比丘应该知道，我给你们说的这个法，教你们了生死；如果生死了了就不需要法了。所以说，“过河不需舟。”你已经过了这个河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再背著一个船去跑路。你如果过了海，然后说，我这个船没有地方放，我背著它吧！把它背著，背著这个船跑路。你说，这个人要见著你，这个人，哦！都认为你是一个发癫的人、癫狂的人。癫狂的人哪，英文不知道叫甚么。大约就是 crazy 。这个“法尚应舍”：那么你过河不需舟，生死了了，就要把筏也放下，要人空、法空。那个真正的法尚且要把它放下，“何况非法”呢？何况你所执著的，一般人所执著的，那么又怎么可以不把它放下呢？法都应该放下，那要不是法更应该放下了！

B7. 无得无说分第七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。如来有所说法耶。须菩提言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无有定法。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何以故。如来所说法。皆不可取。不可说。非法。非非法。所以者何。一切贤圣。皆以无为法。而有差别。

这个“差别”，一般人都读ㄔㄚ cha1 别，那么应该读成ㄘ ci1 别。那么不认字的人呢，就看这个字是个差（ㄔㄚ cha1 ），所以就念成一个ㄔㄚ chi1 了。念成一个ㄔㄚ chi1 就差中差了。这个差（ㄘ ci1 ），甚么叫差呢？差别就是分别。有一般人说，没有读过书的人就念成ㄔㄚ cha1 别了。这也是很可怜的！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样子呢？“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”：这个“耶”字是个探问字，就是得没有得呢？“如来”，如来，是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。“得”，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得，是对著失而言得，失去了，再把它得著了，这叫得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这个“得”不是说“得”，应该讲成“失”。说，如来丢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丢了吗？要没有丢就没有得的，所以说，得，可以拿著它当作失、丢了讲，就失去了。如来失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因为得呀，得的反面就是失；有所得，必定以前失过，所以现在才得。如果没有失过，那怎么会有得呢？这么样一讲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一个最完善的讲法。

你先把它，讲他失了没失。他得没得，我不懂。失了没失？丢了没丢啊？哦！说，没有丢；没有丢！那从甚么地方会得呢？这你就明白了吧？没有丢，你从甚么地方会得？这个说是“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所以你就先问他，丢了没丢？没有丢；没有丢也没有得。这是一个最正确的理论。

这个“耶”字呢，就是问说，得了没得；得了没得，也就是反问的丢了没丢。这个讲法就是祇有我这么讲法，其它法师都不这样讲法。

“如来有所说法耶”：这个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又问须菩提说：如来他有所说法吗？“有所说法”：就是，他说过法吗？那么可以再反过来说，如来没有说过法吗？你说没有说过法，如来又说法；你说如来说法，他又问如来有没有说法。你说这个地方怎样讲呢？所以就问须菩提，看看须菩提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般若。要有般若就懂这个道理了；要没有般若呢，就不明白了。所以须菩提就说了，“须菩提言”：说了，“如我解佛所说义”呀，说，要是照著我的意见来解释佛所说的这个意思，“无有定法”：没有一定的法，“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他不答他得了没有得，他说，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个法的名，没有的。既然没有，又有甚么得，有甚么失呢？为甚么没有呢？“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”因为，如来所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祇不过是一个名而已。其实这个名也是个空的，根本就没有啊！那么根本没有，哪有一个得？哪有一个失呢？“亦无有定法”：也没有一定的法，“如来可说。”

如来所说的法，都是因人施教，因病下药。因为某一个人说某一种法；因为某一种病开某一个药方，去治某一种病。这根本也没有一定的法，“如来可说”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我这样讲呢？“如来所说法”：如来所说的法，“皆不可取”：随说随扫，就像扫地似的，有了尘土就扫去了。说出来这个法就是法尘。那么如来又把它扫去了，扫去，扫干净了，没有了。“皆不可取。”“不可说”：如来说甚么法？无法可说。“非法。非非法”：不是法，也不是不是法。甚么法？没有的，一切都没有。“所以者何”：所以缘故是甚么道理呢？“一切贤圣”：所有的一切圣人和贤人，“皆以无为法。而有差别”：他都是，以这个无为法；“无为法”就是无所作为，没有相的，没有相而有差别，有一个分别。

佛法根本就不用学，谁都有的，谁都会的。你就把你的执著去了，那个佛法就现出来了；你的执著不去，你越找，你越找不著。为甚么找不著？就因为你有所执著，你没有放下；没有放下，你就拿不起来。你必须要，左手放下这个执著，右手才能提起来实相的般若。所谓提起来是一种比喻，并不是，叫你真正有所，好像有一个东西似的，你可以用手把它拿起来。你要能拿起来实相般若，你把虚空，可以就一把抓到；把这个虚空抓到一起，那你就能把实相的般若拿起来。如果你抓不住虚空，一把抓不住这整个的虚空的话，那个实相般若不要拿的。实相般若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你怎么样拿？你根本就是在这个实相般若里边的，你怎么能，再把它拿起来？不过我们现在有所执著，就没有得到这个法身的本体，没有认识本来的面目。你要认识本来面目了，六祖所说的：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

这四句偈颂说得尽善尽美。你要是真正能放下了，就体验到这种的意思。那时候你也得到你真正本有的实相般若了。得到，所谓得到又是一个名词，根本就无所得，因为我们没有丢，所以就不要得了。

B8. 依法出生分第八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。以用布施。是人所得福德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何以故。是福德。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。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其福胜彼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一切诸佛。及诸佛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法。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。所谓佛法者。即非佛法。

这一段文是说的一切的佛和一切的佛法都从这一部经生出来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，须菩提。“于意云何”：说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？我现在说一个例子。甚么例子呢？就是假设有一个人，用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多的七宝，来作布施，“以用布施”。这个福德多不多呢？这个人所得到的这种福德呀，是多，是不多呢？这是一个探问的口气，询问的口气，问须菩提。

甚么叫“满三千大千世界”呢？这一个须弥山、一个四大部洲。四大部洲就是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：这叫四大部洲。这四大部洲，就一个日月，这叫一个世界。这一个世界集成一千个世界；一千个一个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。再集成一千个小千世界，这叫一个中千世界。再集成一千个中千世界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。怎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？因为一个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这三次说这个千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多个日月、三千多个须弥山，不止三千！

这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日月；再加这一千个小千世界，这是一个中千世界；那么再加一千个中千世界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有无量诸佛国土啊，都在这里包含著了。所以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，所有这个法界都在内了。那么这不过总起来，说是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其实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，这没有一定的。所以，这个日月也就或者多过三千，或者稍为少一点这么多。因为法无定法，你不要执著一定是三千个。不过这总而言之，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。

这么三千大千世界，里边所有的七宝，你说有多少？这七宝是甚么呢？就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渠、赤珠、玛瑙。这么多的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“满”字，就是充满的意思。那么充满这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七宝有多少？这个数量，是太多了。“以用布施”，用它来，作布施。这布施不是布施一点点，不是舍出来一点点，是把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七宝都舍出来了，都作布施了。“是人所得福德。宁为多不。”这个人，你说，他做了这么大的布施、这么大的功德，他所得这个福德，你说多不多呢？“宁为多不”，可是你觉得他所得的福德是多不多呢？这问须菩提。

“须菩提言”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来询问他，向他来问，随著就说了，说：“甚多。”说这个福德呀，甚多。可是，虽然说甚多，“世尊。何以故。”说，“是福德。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”甚么缘故说这个福德多呢？“是福德”，说这个福德呀，是个福德相，是个有形有相的，还不是福德性。这个性，福德性是无相的，是没有形相的。虽然这个福德多，也祇是福德相，这是个皮毛，而不是真正的福德性。“是故如来说福德多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如来说，这是福德多。其实这个是个相而不是个性！

“若复有人”：释迦牟尼佛又说了，说，假设“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”：在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里边，怎么样呢？“受持”：“受”，怎么叫受呢？“受”就是领受于心，谓之受；“持”，就是执持于身，谓之持。受就是心里的受用；持就是由身体来力行，来实实在在地去行持去，去做去，依照这个经典去做去。“乃至四句偈等”，受持《金刚经》，不要说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要是，你能诵乃至四句偈等。这“四句偈等”，有的说是“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”以这个色，有形有色的，来见我，你以这个色相来见我。“以音声求我”，或者你，以有这个声音的这种声尘来求我。“是人行邪道”，这个人哪，他是行一种邪魔外道的法，不是真正佛法。为甚么呢？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，是空的，是真空妙有的，并不是在相上来用功夫的。所以你要在你这个假相上用功夫，那简直就是，邪魔外道。

这四句偈，有的说这四句。

有的说是，“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”这也是四句偈。有的说，是“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”这也是四句偈。有的人，又说，“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”这都是四句偈颂。

总而言之，这四句偈颂，无论哪四句，你祇要觉得这四句与你相应，你能常常记得它，并且给人讲说，这都叫四句偈。不必一定死板板的拘定，一定是哪四句。因为，是无有定法。你要一定哪四句，那就变成有定法了。这《金刚经》，是降心离相，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；“离一切诸相。是名诸佛。”所以，就不要执著是哪四句偈颂，要把它活起来。把它活得像甚么呢？像那个生龙活虎似的。我常说，你讲经要讲活经，把那个经讲得直蹦直跳；跳起来，飞起来，不要讲得死板板的，那个经讲得，越讲越死板，把人讲得都睡著了。他还以为这人睡著了是入了定了。哦！我现在讲经把人都讲得入了定了。这样，以为自己讲得真是妙了。其实太死板了，把人讲得听著也不愿意听了，哎！莫如我睡觉去，比听经还比较妙一点。所以，这个讲经啊，要把它活动起来。这四句偈，没有一定的。哪四句，你觉得它这个道理对你相应，就是那四句偈等。

“为他人说”：你以这四句偈的道理为他人说，给他讲说。你能受持，这就是，自修；你能为他人说，这就是化他。你自修就是自利，也就是自觉；你为他人说，这就是利他，也就是觉他。你自己明白了这个佛法，你再能，把你所明白这个佛法讲给一切的人听，这叫觉他。“其福德胜彼”：你能以这个四句偈，来自己受持，而又能为他人说法，这个福德就胜过前边那个以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，比他那个功德都大得多！他那个功德虽然大呀，可是没有你用四句偈，为他人说这种功德大。

为甚么呢？前边那个满三千大千世界，那祇不过是一个财施，用财来布施。那么你现在用这四句偈，这是最少了。在这一部经里边，四句偈是最少了！那么你能为他人说这个道理，演说这个道理。为甚么这个福超过那个财施？因为这是法施。法施是一切施中的最为高尚的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呢？“须菩提”，你要明白，“一切诸佛”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十方就是东南西北，这四方；再加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，这又是四方：这是八方了。再加上上方、下方，这是十方。这十方的诸佛还没有完全包括在内，还要有过去诸佛，过去世的诸佛、现在世的诸佛、未来世的诸佛，都包括在内。这所以啊，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“及诸佛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法”：和这个佛，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，“皆从此经出。”这些佛和法，都是从这一部无相的实相般若流出来的，从那个般若里头生出来的，从这个实相般若生出来的。

“须菩提”：须菩提啊，你要知道，“所谓佛法者”：所谓佛和这个法，你也不要著住到这个佛和佛法上，你也要把它空了。“即非佛法”：你又要把它空起来，你也不要著到人的相上，也不要著到法的相上，又不要著到空的相上。你要是执著有佛又著到人相上了；你要执著有法又著到法相上了；你要执著一个有空又著到空相上了。所以人空，法空，空也空，这叫，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你能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就是一切法；你要不能离一切相，有所执著，那本来的面目、本地的风光、本有的家珍，你自己这个自性的般若，就不会现前的。那么不会现前，是不是丢了呢？也没有丢，不过你没有会用；你好像在梦中不知道。本来你明白的时候，家里有很多财宝；你做梦的时候，把你所有的财宝都忘了，所以不会用。你要是把梦醒了，连一个大千世界都空了，又有甚么执著呢？！

有的人就说，这个佛法既然没有一定的，那么为甚么又说六度万行？为甚么又说要持戒修福？那么也不需要持戒，也不需要修福啦！这是一种邪见——邪知邪见。为甚么呢？你不著一切相，但是你要依法去修行。你不要存著有一种执著心，就是你虽然持戒，也不要有一种执著相；虽然你做功德，也不要有一种执著相。你有所执著就是没有功德；你要无所执著，你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。

所以你说，如果不持戒；你就说是连戒也不持了。杀盗淫妄酒，佛法呀，是没有定法的，我杀了就是没杀；我盗了也就是没盗；我打妄语也就是没打妄语。这就是大邪知邪见，将来一定堕地狱的。所以切记不要落这种，“豁达空”。这叫豁达空，拨无因果，没有因也没有果。豁达空，把甚么都空了；罪也空，福也空，一切甚么都空。这将来是堕地狱的。所以我们人哪，不要落于这一种的毛病上。你不做功德，你就有罪业。但是你做功德不要执著你有功德，这是就对了。你不能不做功德，你也不能不持戒；你要不持戒就会堕地狱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的。

B9. 一相无相分第九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须陀洹能作是念。我得须陀洹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须陀洹名为入流。而无所入。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。是名须陀洹。

释迦牟尼佛，恐怕一般人还不明白这个实相般若的道理，所以，又设一个比喻来问须菩提。释迦牟尼佛叫一声，说，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是怎么样子啊？这小果的圣人是初果须陀洹果；“须陀洹”，是证初果的阿罗汉，这是小乘里头的初果，这叫见道位。这个初果呢，它破八十八品的见惑，能以这个十六心来断惑证真。

甚么叫十六心呢？这十六心，就是在欲界；六欲天的欲界，断欲界八十八品的见惑。怎么叫见惑呢？就是对境起贪爱，这叫见惑。对著这个境界上，生出一种贪心和爱心，这就叫见惑。你要没看见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这种贪心，也没有这种爱心；见著了，也不知道为甚么它就生出这种贪心出来了，就生出这种爱心来。这叫对境，对著个境界生出一种贪爱。它就叫见惑。见惑有八十八品这么多。它以十六心来断这个见惑。十六心是甚么呢？就是在苦集灭道，这四谛，欲界上，有这个八心。八心是甚么呢？就是苦法忍、集法忍、灭法忍、道法忍，这是四心的次第。又有苦类忍、集类忍（类就是一类一类的那个类，集类忍）、灭类忍、道类忍，这是欲界的八心。

那么又色界有八心。色界的就是苦法智（智就是智慧的这个智；前边那是个忍，现在这是个智）、集法智、灭法智、道法智，这是个四谛；苦集灭道，这个在色界的这四智。又有苦类智、集类智、灭类智、道类智，这个又是四心。那么合起来呢，这叫十六心，这是在教相里头的。

在这个十六心；在十五心苦法智这个时候，断见惑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叫初果向。等到第十六苦类智，得到这个苦类智，这十六心圆了，这叫证二果。苦法智这个时候，叫初果向。这个初果，已经证到初果，然后，就要向二果了；要到二果了，证到二果上，还没有证的。这个有一个名词，叫甚么呢？叫无间道。无间，就是无间地狱那个无间，但是这个叫无间道。这个无间道，这是正断惑的时候，它叫无间道。你等得到道类智的时候，这叫已经断惑断了，这叫解脱道；这个时候，叫解脱道，得到解脱了。这个怎么叫果呢？这个果，就是好像这个果木结果了。它这是结了果了，但是还没有成熟；到成熟了，收成了，那就是叫道。所以这初果也叫果；二果也叫果；三果也叫果；四果就叫阿罗汉道了。阿罗汉道呢，它就是好像这果成熟了，它就叫阿罗汉道，收回来了。在初果叫见道位，二果、三果呢，都叫修道位，等四果呢，叫无学位。

这初果须陀洹；须陀洹是梵语，翻到中文，就叫入流。怎么叫入流呢？入流，是逆凡夫六尘流，和凡夫这个六尘流相逆了；入圣人法性流，入小果的圣人法性的里边来了。这个流，也就是一类一类的意思，入到圣人之类的同类里边。所以现在说，“须陀洹能作是念”：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，说是，须陀洹，证到初果小乘的圣人这个果位，他可以作这种的念吗？他可以这样想吗？想甚么呢？说：“我得须陀洹果。”他说，哦！我已经得到须陀洹果啦！他可不可以这样的想呢？须菩提言：“不也。”须菩提说，不可以的！那他不应该有这种的念头的。

“世尊”，说啊，“世尊。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他不应该有这种的想念呢？“须陀洹”：因为，须陀洹他这个果位，“名为入流。”他的名字叫入流，“而无所入”；无所入，也没有所入。虽然他叫入流“而无所入”。“不入色声香味触法”：他呀，怎么叫证了初果了？他不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所转了。他能，见色也不迷，见声尘也不迷，香尘也不迷，味尘也不迷，触尘、法尘，统统他都无所执著了。他因为无所执著，所以就有这个初果的名。这初果虽然名为入流，可是根本就是一个名字。名字是没有一个实体的。所以，这个须陀洹，他也就不应该作这种的念头，说，我已经得了须陀洹果了，他不应该有这种念头。

　　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斯陀含能作是念。我得斯陀含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斯陀含名一往来。而实无往来。是名斯陀含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释迦牟尼佛说了初果，那么恐怕一般人以为初果，和二果不同。那么初果不作这种的念，二果或者可以作这种念吧？所以再问须菩提，说：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”在你的意思你怎样啊？“斯陀含能作是念。我得斯陀含果不”：说是，这个初果，他证初果罗汉哪，还有七番生死。因为要到天上，再到人间，要七次；还有七番受生死。这二果呢，就是，一往来，一来果。这一来果，就是一生天上，一来人间：这是二果。说是啊，须菩提，这个二果斯陀含他可以作这种的想念吗？作这种的念吗？“我得斯陀含果不。”他说：哦！我已经得了斯陀含的果位了。“须菩提言。不也”：须菩提对佛讲，说：“不也。”不可以的。为甚么呢？“世尊。何以故。”“须陀含名一往来”：这个斯陀含的果，他的名字就叫一往来：一来天上，一生人间：这一往来果。“而实无往来”：在这个名义上，有这种的往来，而实实在在的，他也就没有往来；没有往来，他已经快了生死了，可以来，也可以不来；可以有一番生死，也可以，再往前一进就证得这三果，就没有往来了。在这个二果，这一来果，也就是一个名而已，并没有一个实体。“是名斯陀含”：这个它仅仅就是一个斯陀含的名而已。所以他也不可说是我有所得了。啊！我得——得个甚么呢？根本就是个名义；给他这么一个名，他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得的，所以作这种的念。

　　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阿那含能作是念。我得阿那含果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阿那含名为不来。而实无不来。是故名阿那含。

　　这一分，就是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所以才说“一相无相分”，这第九。说初果须陀洹、二果斯陀含已经讲了，现在讲到三果阿那含。这个初果要离一切的执著，二果也要离一切的执著，三果更应该离一切的执著。所以佛又叫了一声，说：“须菩提”呀，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想法应该怎么样子呢？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。“阿那含”：前边那讲的初果、二果，现在是三果；三果是阿那含，名为不来果。这阿那含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就是叫不来，所以叫不来果。“能作是念”：说他能不能作这样的想法？这个“能”，就包括不能；他能不能？这是个问询词。前边也是询问词，这儿还是个询问词。说，他能作这样的想念吗？“我得阿那含果不”：他能，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得到阿那含果了呢？得到没得到呢？他想不想这个？“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”须菩提，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悟解空理第一。他就说了：“阿那含”，阿那含这个名词，“名为不来。”他是要不到人间受生死了，不来了。
方才有的人说是，他没有地方来；那没有地方来，有地方去没有呢？有的人，头前又讲说是，他打这个妄想了。这儿并没有打妄想。“能作是念”，并不是他真作这个念头了。这是佛来询问须菩提，问他。他说：“能作是念。我得阿那含果不。”说，我能不能，我已经得没得阿那含果了呢？“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”说他不会这样想，他不会打这个妄想，不会生这种贡高我慢哪，这骄傲的心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原因哪？因为这个阿那含，他名字叫不来，可是，

他这个不来的思想，他也没有；没有这一个执著，说，哦！我是不来果了。没有！“而实无不来”：而实实在在他不能起这个妄想念头。所以，“是故名阿那含。”因为他没有这种妄想，所以才叫不来果；不来就是不到，不来受生死了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阿罗汉能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不。须菩提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实无有法。名阿罗汉。世尊。若阿罗汉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。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。世尊。佛说我得无诤三昧。人中最为第一。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。我不作是念。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。我若作是念。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。以须菩提实无所行。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

“阿罗汉”，释迦牟尼佛，又叫须菩提，说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子呢？这个“阿罗汉能作是念”：证阿罗汉这小果的圣人，这四果的阿罗汉，他可以这样想吗？“我得阿罗汉道不”：我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，或是没有得到呢？他可以这样想吗？

“阿罗汉”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叫应供，又叫杀贼，又叫无生。怎么叫应供呢？应供就是应当受人天的供养。比丘就是罗汉的因；罗汉就是比丘的果。在因中，他是做一个乞士，到各处去托钵乞食；在果上呢，就做应供，应该受人间的供养和天上的供养，这叫应供。因中，是叫怖魔；果上，就叫杀贼。杀甚么贼呢？就杀这个烦恼贼。在比丘的时候，他就破恶；那么果上，就叫无生。这个罗汉，也有三个意思，所以就是应供、杀贼和无生。杀这个烦恼的贼，在小乘罗汉，杀烦恼贼；要是在菩萨乘，说，就不单要杀贼，就是不贼也要杀，不是贼也要杀。不是贼怎么要杀呢？在罗汉的这程度上，它不是贼了，但是到菩萨的这种地位上，它又变成贼了。所以，虽然说杀贼，也杀不贼。这个也杀不贼，就是杀在菩萨的地位上，这个贼。

这个贼是甚么贼呢？就是这个无明贼，无明。无明怎么变成贼呢？因为这一切的烦恼都是从无明生出来的。罗汉虽然证到无学位，但是他还有无明。不单罗汉有无明，就是菩萨到这个等觉菩萨，还有最后的一分生相的无明未破。所以，在罗汉的身份上来说不是贼，要在菩萨的身份上来说，就是一个大贼。所以呀，也应该杀这个不贼。这是，这个罗汉。

“能作是念”：这罗汉他可以这样想吗？“我得阿罗汉道不”：我得没得了阿罗汉道呢？可以这样想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就说，不可以的。为甚么不可以呢？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原因说不可以作这种的念呢？“实无有法。名阿罗汉”：虽然证得阿罗汉果，这不过也就是一个名而已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甚么实体可得的。不要说证阿罗汉果，就是成佛也不能说，自己想自己已经成佛了，不应该有这种念。“实无有法”：没有一个甚么有形相的法，说是“阿罗汉”。这阿罗汉祗是一个虚名而已，一个空名而已。如果你要是认为有了，那就有了一种法执了；有了一种法的执著，那就是放不下，也就是，这个法没有空。

“世尊”：须菩提又叫了一声世尊，说，“若阿罗汉”：假设要这个阿罗汉，“作是念”哪。他要这样想，“我得阿罗汉道”：我呀，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。这个前边初果须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那含都是讲果，怎么第四就讲道了呢？这个道本来也就是个果，不过以前所说的那个果就像那个果木树，方才结实，结那个果的时候，还没有成熟呢。到这个道呢，就成熟了。这果已经成熟了，就应该收成了。这收成的果实，所以叫道了。那么阿罗汉，假设他要说，我得到这个阿罗汉的道果了，“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”：他这就我也没有空，法也没有空。他有我得阿罗汉道这个思想就有了我相了；有了我相就会生出一种对待，有了人相了。人我，这一有对待法就变成众生相了；有了众生相，就有了寿者相。这是，已经著了四相了。

“世尊”：须菩提又叫了一声世尊，又叫一声佛。“佛说。我得无诤三昧”：佛，说我得到这个无诤的三昧。甚么叫“无诤”呢？“诤”就是争论，就是争辩，就是一种斗争的心：斗争。

这个斗争的心哪，六祖大师说过：“诤是胜负心。与道相违背。便生四相心。由何得三

昧。”这六祖大师，他说，这个诤，为甚么要有诤呢？诤就是要争胜负：或者你输了我赢了，或者我赢了你输了；我辩胜过你了，你胜过我了：这就叫一个诤。这诤有胜负心。“与道相违背”：与你修道上，就大相违背啰！你修道就不应该争胜负，也不应该争第一和第二的。修道的人，我以前没讲吗？就像那个水似的，那个水，怎么样子呢？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：水，它利益一切的万物，你，树木、花草依仗著水而生。有水，它才能生；没有水，它就不生了。乃至一切的人也要依赖著这个水而生；你要没有水，你看一看，就不会生存了。可是飞禽哪，有的不喝水的，但是也有很多都要喝水的。一切的飞的东西需要水；在水里生存的鱼鳖虾蟹也需要水。一切的动物需要水，一切的植物需要水；这胎卵湿化都需要水来生存。所以说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

水，对一切的万物，它都有利益而不争功。那么水所处的地方，不是在高尚的地方，它是在洼下的地方，就是最低的那个地方，是水所住的地方。“处众人之所恶。”这是老子说的。怎么“处众人之所恶”呢？你看那个水，在最低下的地方。人人都欢喜往高的地方去，不欢喜往低的地方去；水呢，就不同了，水愿意在低的地方。因为它在低的地方，所以就合乎道。“处众人之所恶。故几于道。”所以，它就合道。

那么讲起来这个老子，你知道是谁来的？老子，他前生就是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，因为在佛出世之后，他知道中国这个众生造罪业的很多，不依法修行。所以，他就派这个老子，和孔子和颜回，来到中国先教化众生。老子就是摩诃迦叶的化身，这个孔子，和颜回都是菩萨，来到中国来的。所以老子在中国，就提倡无为。那么人要能知道无为了，这个法，然后再能知道无不为。那么这是佛教的道理了；佛教讲无为、无不为。那么这个“诤是胜负心”：争强论胜，“与道相违背”。这和修道上，是大相违背的，是背道而驰的。修道本来应该向南走，你一有诤的心就是向北去了。本来应该向西走，你又向东跑去了，所以，这叫背道而驰，“与道相违背”。你由这一诤就生了四相心了：生了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：生出这四相心来了。“由何得三昧”：你生出这个四相的心来，怎么会再得到三昧呢？！就得不到三昧了！所以，这六祖大师说的。

那么这个“无诤三昧”：“无诤三昧”就是没有胜负心了，没有斗争心了；没有斗争心，入到这种的定，这叫无诤三昧。世尊常常说，须菩提得到这个无诤三昧，“人中最为第一”：在这个一般人里边，他算是最为第一了，是第一。“是第一离欲阿罗汉”：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“离欲”：就是离开一切的这种贪欲。贪欲，很多很多的，这个贪欲。贪财也是个贪欲；贪色也是个贪欲；贪名也是个贪欲：贪一切所好的，这就叫贪欲。那么证得这无诤三昧了，就没有一切的贪欲；也不贪食，也不贪穿，也不贪住好的地方，一切的欲望都断绝了，这是第一离欲。离开欲就得到这无诤三昧，就得到这个清净了；没离开欲就得不到这无诤三昧，得不到清静的这种快乐。

“世尊”：世尊哪，“我不作是念”：我不想，我是得到无诤三昧了，我是证阿罗汉果了，我是人中第一了，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了。世尊哪，我没有这种的念头。为甚么呢？“我是离欲阿罗汉。”“世尊。我若作是念”：世尊哪，假设我要有这种的念头的话，我就谈不到清净啰！谈不到离欲了！谈不到无诤啦！“我得阿罗汉道”：我要是，想，“我作是念”，我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。那么我要这样想的时候，“世尊则不说”：世尊哪，你就不会说，“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。”你呀，世尊，你就不会说，须菩提是一个最欢喜修行清净行的这样的人，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因为甚么呢？因为我有这种念，那就不够清净了！不够无诤了！不够离欲了。我有这种念，这就是诤，就是不清净，就是没有离欲了嘛！还有这种的妄想了嘛！“以须菩提”：因为我须菩提，“实无所行”：我无所事事，我一切无著。我既没有我执，又没有法执。我也不执著，不自满说，哦！我已经得到阿罗汉果了、阿罗汉道了。因为我没有这种的这个念，所以，这才够上清净、无诤、离欲阿罗汉。所以佛才说我是一个第一离欲阿罗汉。如果我要有这个念，佛就不会这样讲啦。“而名须菩提。是乐阿兰那行”：而祇不过有一个虚名，

说，须菩提，他是一个欢喜修清净行的这么一个人。并没有实体，说，我有一个甚么所得，实无所得。我虽然证了四果阿罗汉，而无所得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甚么也没有的。

B10. 庄严净土分第十

佛告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昔在然灯佛所。于法有所得不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来在然灯佛所。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菩萨庄严佛土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庄严佛土者。即非庄严。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。应如是生清净心。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。譬如有人。身如须弥山王。于意云何。是身为大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大。世尊。何以故。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。

前边这个小乘的四果，都应该无所著住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又恐怕一般人以为这小乘的圣人果，不应该执著。那么佛的果或者是菩萨，和小乘的不同了。恐怕有人怀疑，所以又举出佛呀，作譬喻来讲。“佛告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告诉须菩提，“于意云何”：说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“如来昔在然灯佛所”：“如来”就释迦牟尼佛自称，说是，如来我呀，“昔”，就是以前；说是你以为我，在以前然灯佛那个时候。然灯佛就是给释迦牟尼佛授记的那个佛。释迦牟尼佛就是受然灯佛的记。怎么叫授记呢？授记就是给一个记别号；授一个记别号，就说：“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号释迦牟尼。”这就叫给他授记了，预先授的记。

在然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个比丘，然灯佛呢，当时也是个比丘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比丘可是，没有成佛的比丘；然灯佛这个是已经成佛了，是然灯佛。释迦牟尼佛，有一次见著然灯佛，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了；走来，在这个路上，就有一些水、一些泥。释迦牟尼佛因为行菩萨道，他愿意利益一切的人。他看这个路上有水，于是乎他就自己躺到这个有水的地方。那么还有一些个水，他这个身体没有遮住，于是乎他又把他头发（他行头陀行，不剃头的）；这个头发打开，也铺到这泥和水这个地方，请然灯佛在他身上边走过去。然灯佛就满他的愿，由他身上走过去。走过去之后，就对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。”说：“你的心也是这样子，我的心也是这样子。”所以说，“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。”你也是为法忘躯，我也是为法忘躯，那么共同都是为佛法而行菩萨道。于是乎，就用手摩著释迦牟尼佛的顶，就说：“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”：说，你在来生就成佛了。你佛的名号就叫释迦牟尼佛。

然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之后，那么两个人就分手了，各行各道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这种的利益众生的精神来行菩萨道，遇著然灯佛给他授记，所以才说：“如来昔在然灯佛所”：我以前在然灯佛的时候。“于法有所得不”：于这个佛法上，我有甚么法可得吗？须菩提，你想有没有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一问，于是乎他就答覆，说：“不也。世尊。”说，不，没有法可得的，世尊。“如来在然灯佛所”：如来世尊你呀，以前在然灯佛那个时候，“于法实无所得”：你对这个法上，实无所得，没有甚么所得的法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菩萨庄严佛土不”：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修行六度万行这个菩萨他庄严佛土不？他用他这个功德来庄严佛土吗？“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”：须菩提就说，他不庄严佛土；他要有一个庄严佛土的心，也就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了，也就有所执著了，又和那个小乘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那一样的道理了。他要有一个庄严佛土的心，他也就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了。“世尊。何以故”呢？“庄严佛土者。即非庄严”：说是，他虽然来庄严佛土，“即非庄严”，就没有庄严。因为甚么呢？他要有这么一个心，说，我庄严佛土了，他就人也没空，法也没空；他没有空人我的法，那个法也不空：这有了法执和我执。所以菩萨庄严佛土，他不以为他是庄严佛土，不过祇有庄严佛土这么一个名而已。这不过说，庄严佛土，

这是个名而已，没有实体的。

“是故须菩提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须菩提，“诸菩萨摩诃萨”：所有一切的菩萨摩诃萨，“应如是生清净心”：应该生清净心，就是没有所执著的心，就是清净心，没有所执著。没有说：哦！这个是我做的，那个是我做的；哪个功德是我出的，哪一件事是一定幸亏我：没有这种思想的，没有这一种执著心的。“如是生清净心”：如果有这种执著心，说是我做了甚么功德了，那就变成不清净了。不清净就是污浊了。你以这个人心，人我的心来做功德，那是没有功德的；以人我心来庄严佛土，那是没有庄严的。所以菩萨他要生清净心，没有这种染污心，没有像人我、是非哪；我呀、人哪、众生、寿者：没有这些个念头，这叫清净心。“不应住色生心”，不应该执著有这个色而生心。不应该执著住到声香味触法而生心；你要有色声香味触法这种心，这就变成六尘的心了，不是清净心了，不是你真正那种功德了。“应无所住”：应该要无所执著而生其心，应该要无念哪！你要能无念就是无所住。你要是能无念，也就是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“须菩提”：须菩提，你应该知道。“譬如有人”：我跟你举出一个比喻。“譬如有人。身如须弥山王”：他那个身，像须弥山王那么大，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你怎么样？“是身为大不”：这个身是大吗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大”：须菩提说，甚大。“世尊。何以故。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”：须菩提说，甚大呀，但是以后接著又说，佛说那个非身，你要有一个须弥山，那还有边际呢，有了限量了；你要能没有身，没有再可以比的他那个身，“是名大身。”你有个须弥山，那还有限度，虽然是大可是大，但是，那个非身，没有边际那个身，那才是个大身呢！

B11.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

须菩提。如恒河中所有沙数。如是沙等恒河。于意云何。是诸恒河沙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但诸恒河。尚多无数。何况其沙。须菩提。我今实言告汝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佛告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于此经中。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而此福德。胜前福德。

这一段文是说这个无漏的福德，胜如有漏的福德，无为的福德胜如有为的福德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在前边这个小乘的四果圣人，和菩萨、佛都要不取相，都要无所执著；也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，也没有空执了：一切都无所执著。所以，这是不执著，所以才能得佛果、菩萨庄严佛土、证四果阿罗汉，而要无所执著。那么又恐怕人对这布施上，还有执著这个相，所以又叫须菩提，说：“如恒河中所有沙数。”说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前边这一条恒河，这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呢？“所有沙数。”“如是沙等恒河”：在这一条恒河里所有这一些个沙。

恒河那个沙，就像面粉那么细，每一粒沙，甚至于都看不清楚那么细，就像面粉似的。你好像那个面粉，那一粒面粉，你看得不清楚，单单一粒面粉，你看都看不见的。恒河那个沙也

是这样。那么它这个沙这么样的细，你说有多少沙呢？这个沙的数量有多少呢？可以说是，用最高的算数师也算不清楚。那么现在把这一个恒河里边，每一粒沙再做为一个恒河。你说这有多少恒河？那恒河沙既然不知道数量了，那么每一粒沙再做一个恒河，这有多少恒河呢？这恒河也没有数量了。那么在这没有数量这么多的恒河里边，所有的沙，那么有多少呢？这更加不可算数了。没有法子知道是多少，“如是沙等恒河。”

“于意云何”：在须菩提你的意思里边，怎么样子呢？在你的意思里，认为这沙是有多少呢？“于意云何。是诸恒河沙。宁为多不”：这所有的这么多的恒河沙，你说它是多不多呢？有多少沙呢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”：须菩提说，甚多啊，这个沙的数量，简直的我数不过来了。为甚么呢？“世尊。但诸恒河。尚多无数。何况其沙”：说是，这个恒河，已经就没有数量了，何况恒河里边这个沙又有多少呢？我是不知道了，所以这甚多。何况其沙呢？，何况它的沙数呢？释迦牟尼佛听见须菩提这样子答覆，他就又说了，说：“须菩提。我今实言告汝”：我现在说诚实言，老老实实地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。怎么样子呢？“若有善男子”呀，假设要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，“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以用布施。得福多不”：说是，所有的修五戒十善的男人和修五戒十善这个女人，“以七宝”——“七宝”就是金、银、琉璃宝、玻璃宝、砗渠宝、赤珠宝、玛瑙宝，这七宝——“满”，这个“满”，就是充满了。“尔所”：这个“尔所”，就是像以上所说这么多的恒河沙数，三千大千世界。“尔所”，就是又当“如许”：如，就是像字，就是如是我闻那个如。许就是言字边加个丑寅卯午未的那个“午”字，就是许可的许。如许，就像这么多。如许就是说像这么多。多少哪样多呢？“恒河沙数”：像那恒河沙数，“三千大千世界。”

在本经，前一段说过，说过是仅仅就说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说“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”现在，又把它往更深了一层讲，更殊胜了一层讲，又往更多了一层比喻。前边仅仅就是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。现在，是“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”这比以前那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又增加了几千万倍。“以用布施”：用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。“得福德多不”：这个得的福，多不多呢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”：须菩提说，哦！这个是很多！可是虽然很多，这是有为的福报，这叫有漏的福德，有为的福报。有为，就是有穷尽的时候。有漏的，也是不究竟的。所以，虽然像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，也仍然是属于有为、有漏的。所以，不是无为无漏的。“得福多不”：得福多不多呢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”：很多，世尊，须菩提说。

“佛告须菩提”：这时候，佛又告诉须菩提，说：“若善男子”：假设若有，世间修五戒十善的善男子，或者修五戒十善的善女人，“于此经中”：在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；不要说，他就讲这一个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就在这个经中，“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”“乃至”，是超略词。怎么超略词呢？超略就是减少，省文，就是不讲那么多麻烦的话，简而赅之来讲。“乃至”，乃至，就是意思你不要说你读诵这个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你就是，乃至于最少，以最多之中的最少，少到多少呢？少到“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”“受”，就是心里领受了；“持”，就是执持。就是身心奉行，心里也记得它，身也要行持它，就要实实在在去做去。怎么叫心领受呢？好像说，“菩萨应离一切相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菩萨应该，离开这一切诸相，心里想这个意思：哦！菩萨应离一切相。甚么相也不著，也不著我相，也不著法相，也不著空相：这离一切相啦。

这心里明白了，那么要实做去，就是，所行的布施也不要有一个我相，也不要有一个人相，也不要有中间一个受者，不要有一个能施，又有个所施；不要有一个能受，又有个所受，离开这一切的相。离开一切相了，这就是持。你能实实在在照这样去做去。你做了功德而不著住这功德之相，这就是持。这受持。受持多少呢？“受持四句偈等。”“四句偈”，前边也已经讲过一次了，那么就是，或者“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”这也是四句偈。

譬如你见著人，你就给他讲了，你说在《金刚经》上，说应该无我相。所以你不要把你呀，看得那么样子的重要。你不要执著有一个你。你又要无人相，也不要执著有人相。你没有我相，

没有人相，这就是没有众生相了；你没有众生相，也就是没有寿者相。他这讲了，他一听，哦！这要离一切相了。那么能离一切相就是菩萨了，菩萨就不著相了。不是说，哦！这个功德是我做的，那个功德是我做的，这个庙是我修的，那个经是我印的；没有这一切相，做去就忘了。要真忘了，不要装模作样，故意沽名钓誉。人家问说，那个经是谁印的？我不知道呢！明明他知道，他又说不知道。这就是故意沽名钓誉，你懂吗？

你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人家没有问你，你也不必说：哦！这是我做的，这个经都是我印的，你看见！这个经上都有我的名字在这儿了嘛！有他的名字呢！这就著到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都没空呢！要不执著于相呢，你印经印过去就了了，没有寿者相。你了了，那功德是存在的；你要不了，那功德它没有。因为你这儿要是无漏了，那功德才是无漏；你这儿有漏呢，那功德还是有漏。你这自己要能明白无为法了，你那功德也就变成无为了。所以，这是四句偈。

还有，“若以色见我”，《金刚经》后边讲，说，你要以这个有形有色的来见我，我是谁呢？佛。以音声来求我，“以音声求我”，以这个音声，你唱的好歌，或者唱的好声音哪，你来求佛。“是人行邪道”：这个人，都是行邪道呢！“不能见如”：不能见如来的法身。那么在前边，说是那个身大如须弥山王，那么个身是大吗？须菩提先说甚大，以后他就说：“佛说非身。是名大身。”那个“非身”——甚么是“非身”呢？非身，说不是身；不是身，那是个甚么？不是个身，怎么又说是“非身。是名大身”呢？那不是身哪，那是个法身。那佛的法身是绝对待的，没有可以和他比的。如果你要有一个须弥山那么大，那还是和须弥山对的；须弥山也这么大，你这个身也这么大。或者那有一个比须弥山更大的？你就小了嘛！你没有对待，那个法身是绝对待的；没有第二者，祇独一无二的，那才是大身呢！那个“非身”呢，就是法身；所说的法身，不是这个报身。

在佛教的教理上讲，这个法身才是真佛呢！那么所以说，“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”毗卢遮那佛，他是遍满一切处的。那个圆满报身是卢舍那佛。千百亿万化身是释迦牟尼佛。在佛教的教理来讲，那个报、化；报身和化身都不是真佛，祇有法身才是真佛呢！所以本经讲的“非身。是名大身。”这个“非身”就是法身。

或者这四句说，“一切有为法”。“一切”：所有的都包括在这里边了。“有为法”：就是有所作为的，也就是有形相的，这叫有为法。“如梦幻泡影”：这有为的就好像是梦似的；又好像虚幻不实的这个东西；又好像那个水泡；又好像这个人的影子一样。“如梦幻泡影。”“如露亦如电”：像那个露水似的，又像电光石火似的。“应作如是观”哪，在这一切的有为法上，你都应该作这样的观。甚么叫“有为法”？就是世界上，这一切有形相的，乃至于国、家、自己本身；这有形有相的都叫有为法。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像梦幻泡影、如露如电这个样子。“应作如是观”：应该作像这样的观。“应作如是观”哪！这个有为法是有坏的。所以，你就给他讲这四句偈。

“为他人说”：而为他人在说。你明白这四句，你就说四句；明白五句，你就说五句；明白六句，你就说六句；明白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你就说一部《金刚经》；明白十部《金刚经》，你就说十部《金刚经》。你要明白多少，你就讲多少。“而此福德胜前福德”呀！你就仅仅讲这四句偈这么少的佛法，而这种的福德，也比你以七宝充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来作布施，那种的功德多。为甚么呢？前边那是有漏的功德，你现在所讲的这个佛法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这是不坏的功德。你以前所讲的，那是有为的功德，那是有漏的功德，那是有相的功德。所以，这个无相虽然少而胜于多，无漏也虽然少而比这个多的殊胜，所以，“胜前福德。”

B12.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
复次。须菩提。随说是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当知此处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皆应供养。如佛塔庙。何况有人。尽能受持读诵。须菩提。当知是人。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。则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。

“复次”：这是前边这个经文还没有说完，所以再继续来把它说一遍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。“随说是经”：这个经典，随时随地有人讲说这个经典，这叫“随说是经。”“乃至四句偈等”：乃至于没有能把这个全经都演说，因为，或者时间的关系，或者环境的关系，种种因缘而不能把这个全经讲完，就单单讲四句偈等，就好像前边所说的四句偈。那四句偈，一切有为法都像梦幻那样子。那也说－－又有四句偈，说，“凡所有相。皆是虚幻。若见诸相非相。即见如来。”这也是四句。那么无论哪四句，你认为对你当前的人，来给他解说，是最应机，这就是对机之谈，对机说法。“当知此处”：你应该要知道，在你说四句偈这个地方。“一切世间”：这“一切”就是包括这个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这儿仅仅说阿修罗和天人，没有说三恶道。因为三恶道，它不容易来供养三宝，所以，这个世间的人和天上的人。

这世间有二种世间。甚么是二种世间呢？一种就是有情世间；一种就是器世间。有情世间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众生，凡有血气的，这都叫有情；没有气血的，那是无情。甚么叫器世间呢？器世间就是，房廊屋舍、山河大地森罗万象，这都叫器世间。那么有情世间又叫正报；器世间又叫依报。正报，为甚么要有这个世间哪？就因为有这一切的有情。这世间，有这一切的有情，才能作一个世间；如果没有有情的众生了，那世界也就没有了。器世间它是个无情的。那么无情的呢，为有情所依，所以叫依报。这个正报就是，正当来受果报的。我们人在这个世间都是受果报的，这世间。

“天”就是天上的人；“人”就是人间的人。“阿修罗”：阿修罗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阿修罗这个名词了。我还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，这个果璞告诉我说，她这个家里有一个阿修罗狗跑了。阿修罗狗，还要用人来照顾它：这是一个阿修罗狗。那狗是阿修罗，人也有阿修罗的；人好打架，好战争，这都是阿修罗。天上也有阿修罗；天上阿修罗就欢喜和天兵天将去作战，打架。阿修罗他的这种的性格，就是好斗争，斗争坚固。那么，没有听过经的说，阿修罗？我还不知道是甚么意思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阿修罗，是梵语。这个中国话就叫无端正。英文呢，叫甚么？大约叫 ugly，是甚么？我不知道了。

这个又叫无酒。他没有酒喝，一天到晚他想要喝酒。但是也不知道为甚么，卖酒的就不卖给他；不卖给他，所以他没有酒饮。钱是有，但是没有酒喝。人家一看，这阿修罗来了，喔！就不卖给他酒。为甚么呢？怕他喝醉了就打人，所以就不卖给他酒，叫无酒。

因为他有天福，没有天权。在天上，有天人的福报，没有天人的权利。所以又叫有天福，没有天德，没有天人的德行。这是阿修罗。阿修罗，怎么做的阿修罗？这个阿修罗呀，就是你欢喜报复。譬如，人家骂你一句，你也想骂他两句；人家打你一拳，你要想打他两拳。总而言之，要加倍奉还。总而言之，你要自己占一点便宜，在斗争上，占一点便宜，这就快去做阿修罗了。可是，“皆应供养”：你有人说这四句偈的时候，这个不单人间的人应该供养，就天上的人，也应该来供养这个说法的人。

甚么叫供养呢？这供养，供佛有供佛的这种供养；供养法有供养法宝的供养；供养僧有供养僧宝的供养。供养佛用甚么呢？用香、花、灯，点灯，或者水果，或者，庄严佛前：这都叫供养。或者供茶，供水，这都是供养佛。供养法呢？怎么供养呢？就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法，看这个经典，不要马马虎虎的，不要看这个经典很随便的，甚么地方都放。放这个经典，你一定要放一个洁净处。你把它放的时候，要放得好好的，要放得规规矩矩的。不要这样放，怎么样放？放得这一本经呢，放到这个台上一半，后边还有一半这么低下去。据这个开佛眼的人看，你这样放这一部经不要紧，韦陀菩萨就要在这个地方，用他这个手来掫著这个经的；他不动

弹的，韦陀菩萨。你要放到那个不干净的地方，就是不恭敬经典，这也不是供养。你放这个佛经，一定要比世间那个书籍高；世间书籍放在下边，佛的经典放在上边，放比较高的地方，放到那个清洁的地方。爱惜这个经典犹如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就像爱惜我们的生命一样，不要拿这个经典随便就把它撕下去一张，随便就把它用火烧了，不可以的！

你要烧这个经典，会怎么样子呢？来生愚痴，没有智慧。你烧经典，不要紧；你现在烧了，不晓得怎么样了？来生最笨最笨了！人家教你一遍也不记得，教两遍也不记得，就像那个周利盘陀伽似的。可是周利盘陀伽，他虽然在以前壅塞经路，可是他以后，还种了很多善根，所以遇著释迦牟尼佛，证果成阿罗汉了。我们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可以见著佛？如果做这些毁坏经典的事情，愚痴，将来，那后果是不可设想的！所以这供养法。

供养僧呢？这供养僧人，在暹罗、缅甸，都是供养吃的东西。那个出家人，都是托钵乞食，到外边去化斋饭。每一家庭，都应该预备出来一碗饭、一碗菜，给这个僧人来乞食时，布施的。我们布施给出家人，在佛国的地方是饮食，可是这有四事供养，四种。四种是甚么呢？第一饮食。第二衣服，出家人要穿衣服，要这个在家人来供养。卧具，卧具就是 sleeping bag 。汤药，就是指一种药品；这种药品供养给出家人，防备他有的时候有病，随时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，就没有病了。这叫四事供养。那么这供养，要在家人来供养，出家人是受供养的；受供养的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所以就有三念五观。出家人受供养的时候应该有三念五观。

甚么叫三念呢？易果容前天，他向我请问这个三念五观的道理。我已经给他略略地讲一讲。那么现在，再给大家讲一讲。三念，无论出家人、在家人吃东西的时候，应该作有这三种的念：第一是我要没开始吃饭以前呢，要喝汤的。喝汤，要喝三调羹。这三调羹，第一调羹，这要说：愿断一切恶。这叫发愿，把一切的恶事都断了它，甚么恶念也不起；不单做去，就连这个恶念也要断了它。这是第一个愿。第二呢，是愿修一切善。愿意、发愿做一切的好事；不是发这个愿就算完了，要真去做去。我真要断一切恶，我真要修一切善。第三、愿度一切众生，皆成佛道。我把一切众生，都度他都成佛。这第三愿。喝一调羹这个汤的时候，发一个愿；喝两调羹，发两个愿；喝三调羹的时候，发三个愿。这是第三愿。

那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不是一边吃，一边看看，哦！你吃这个甚么菜啊？我看看我这碗里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，各处去 … 。那人家观世音，你去观饮食。观世音菩萨；你是观饮食“菩萨”。看看所有人的这个饮食，你是观饮食“菩萨”。这观饮食“菩萨”，不是说，哦！你没有，我把我有的给你一点。他看，我自己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？是不是你吃得比我吃得好一点哪？不是要 … 尽生的一种贪心。要怎么样子呢？有五种观想。这五种的观想，第一的是记功多少，量彼来处。你要算计算计；算计甚么呢？这个要用多少功、多少功夫？那个农人种田，种子种到地下，生出来，又用种种的人工来栽培，灌溉，它才成熟；成熟，才能把这个米收回来，再用机器把它碾成米，你说费多少功夫？“量彼来处”：你量一量，它那个来的时候，很不容易的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应供。忖，就是思量，就是思忖一下。这个思忖，想一想，我自己的德行是全哪？是缺？我有没有修行？有没有道德？如果我没有修行，受人这供养，应该生惭愧心：赶快要修行，要用功修道，了生脱死，这要生惭愧心。要是全呢？说，哦！我是大德高僧，我也最有道德。这个世界上，大约就我是第一个有道德的高僧了，不要紧吧？也不是。我应该更加努力，我受这供养之后，我更加努力，还要向前精进。我证初果，我就求证二果；证二果，我就求证三果；证三果，我就求证四果：那么总要往上去增进。这是全缺应供，我应该做。

第三、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。要防备这个心，离开过错。我要吃得不要太饱了。吃得祇要够了就可以了，不要再贪多。病从口入！你要一贪多，怎么样呢？这个东西再好吃，吃多了就会泻肚了；把肚就吃坏、胃口吃坏了，它自己就又泻肚了。这是为甚么泻肚子呢？就因为有贪心，吃得太多了。那个肚里头没有地方存了，所以，就要搬－－香港那个徙置区，就要徙置了，要搬家了，所以就屙肚了。屙肚，懂不懂？哎！那么就贪等为宗，不要贪多。

第四、要观想正事良药，为疗行枯。这个吃的东西，就是一种良药；我吃它就令这个身体，不会枯槁，不会干。第五、为成道业，应受此食。我为甚么要吃这个东西呢？就因为我要修成道业，将来成佛，所以受这供养。这是，我们出家人有供养的时候，也不要生一种骄傲的心；没有人供养，也不要生一种贪心。就是，我前几天讲过，就是饿死也应该修行。我修行，为修行而饿死，这是最大的一种光荣，最有价值的一种牺牲！牺牲，所以，不要怕饿死。

“如佛塔庙。”那么在有人说四句偈这个地方，都像佛塔庙；这个地方，都应该供养的。“如佛塔庙”：就好像有佛，有塔，有庙，这么样供养。“何况有人。尽能受持读诵”：何况，更有人，他能完全受持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又能读，又能诵。甚么叫“读”呢？对本曰读，对著这个本子念经，这叫读；不要这个本子，这叫诵。不要照著本子来念经，这叫诵，诵经。“须菩提”：须菩提啊，“当知是人”：你应该知道这个人；哪一个人？就是说四句偈，为他人说法这个人。“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”：他所成就的最高尚、最第一，也最少有的这种法。“若是经典所在之处”：假设这个《金刚经》所在之处。“即为有佛”：这个地方，就是佛的法身、舍利存在的地方。这一部经就是佛的法身，也就是佛的舍利。“若尊重弟子”：所以说，一切的人见著这一部经，都要好像弟子恭敬师父那么样恭敬。

那么这个做弟子的都要恭敬师父；恭敬师父，也要恭敬这个经。恭敬这个经，也就像恭敬师父这样恭敬；恭敬师父，也就像恭敬这个经这样。经就是师父；师父就是经。你不要把经，和师父分开。为甚么呢？你所明白这个法是从师父这儿来的；师父的法也就是在这个经上来的。这是一的，三而一，一而三。你不要打错了算盘，说，哦！这一部经就是我的师父了，我不要那个师父了。那你不要那个师父，这个师父也没有了。

B13.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
尔时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当何名此经。我等云何奉持。佛告须菩提。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以是名字。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。须菩提。佛说般若波罗蜜。即非般若波罗蜜。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所说法不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。是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须菩提。诸微尘。如来说非微尘。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。非世界。是名世界。

“尔时须菩提白佛言”：在前边这一段文说，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当到这个时候，须菩提又向释迦牟尼佛说了，说：“世尊。”须菩提说呀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它的功德是这样的多，乃至于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演说，就是解说，或者自己受持读诵，这功德，比以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那个功德还大。既然有这么多的功德，那么这个经应该叫甚么名字呢？所以他说，“白佛言。世尊。当何名此经”呢？这一部经应该叫甚么名字呢？“我等云何奉持”：他说，我们这一些个阿罗汉、声闻缘觉和未来的一切众生，应该怎么样来顶戴奉持这一部经呢？我们怎么样来修呢？“佛告须菩提”：这个空生，他这样请问这个经的名字，所以佛就告诉须菩提，“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以是名字。汝当奉持”：佛告诉空生，说，这一部经，它的名字；你问它的名字吗？它的名字就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
这“金刚”，甚么叫“金刚”呢？这个金刚具足坚、明、利三个意思。在前边讲题目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不过还有新来听经的人没有听过；听“金刚”这个名字就不明白，所以现在再把它讲一讲。本来我想，再找一个人替我代讲，我又怕找不出来，所以还是自己讲一讲。坚、明、利，这三个意思。

怎么叫坚呢？坚就是坚固；坚固不为一切所坏。甚么也不能破坏它，这叫坚固；而能坏一

切，它能把一切都破坏了。说，这个金刚有甚么用呢？能破坏一切，把我一切都给我破坏了，那我一切都没有了？你所以不成佛就因为你有一切；你要没有一切就可以成佛了。你这一切就是你的执著，就是你的放不下。你这一切是从甚么地方来的？是从有相那儿来的。有相，就是有形有相的；有形有相的都会变灭的。那么无形无相，它是不会变灭的。因为它无相，所以你不能把这无相给坏了。无相也就是无念；这个无念就是万法的本体。这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无念。你要能到无念这种程度上，那就返本还原了。所以金刚，它这个坚固就是能破你这个有念，而不能破这个无念。这个无念也就是这个坚固；坚固能破一切有相、有为、有漏的法，能破坏天魔外道这种的神通。

天魔外道，为甚么能破他们的神通呢？就因为他们有相。他没有到无念的这个境界上；要到这个无念的境界上，他也就不是天魔外道了。就因为他都是有所念，有形有相，做有漏的法，种有漏的因。那么这种有漏法和有漏的因，用这个金刚就可以给他破坏了，这是坚。

这明：明，就是光明。这个光明有甚么用处呢？光明能破一切的黑闇。有光明就没有黑闇；你要有黑闇，就没有光明。你要光明充满了，黑闇就消灭了。所以金刚具足那个光明，光明之体，所以，把这一切黑闇都给摧毁了。

利：这个利，就是锋利。锋利就是像那个刀似的。这个刀要是利，就是斩甚么就断了，一斩就斩断了；要不锋利，斩一下也不断，斩一下也不断，这叫钝，而不叫利了。这个利，就是这个刀非常锋利。金刚的用就和这个刀锋利一样，能摧邪显正，把这一切天魔外道，这种的邪知邪见都给斩断了。斩断邪知邪见，斩断我们人的一切烦恼无明，可以斩断。所以，这金刚的体是坚固的，金刚的相是光明的，金刚的用是锋利的。所以以金刚来作比喻这个金刚法。金刚作比喻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法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叫法喻为名。以这个法喻作这一部经的名字。

“般若”：般若有三种；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三种。文字般若就是所有的一切经典、所有一切的文字，这是文字的智能。你由文字的智能要起观照的智慧。观照，观就是观察；照就是照了，照明。你先由文字般若而生起观照的般若，由观照的般若，而到达实相的般若这种程度上。甚么叫实相般若？这实相是无相，实相者无相也；可是无所不相也，无相无不相。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三种，分而言之，是三种般若；合而言之就是一种般若。这个般若也就是一个代表的名词。代表名词，它的本体也是当体即空，当体即假，当体即中。你不要执著它，这是空；你也不要执著这个空，这是假；在这个空、假里边，你都无所著住了，这就是个中道。那么又者，这个般若，因为有多含的意思，所以没有翻译，还保留这个般若的名字。

“波罗蜜”：波罗蜜，就是到彼岸，到彼岸了。甚么叫到彼岸呢？这个到彼岸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，做完了，这就叫到彼岸。修行，由凡夫到佛地，这是到彼岸了。由凡夫乃至于成佛，这是到彼岸了。你做一件事情，把它做了了，这也叫到彼岸了。彼岸是对此岸而言的；要没有此岸也就没有彼岸。此岸是甚么？此岸是生死。彼岸是甚么？彼岸是涅盘。因为我们从生死的此岸，经过烦恼的中流，而达到这个涅盘的彼岸，这叫波罗蜜。我们从旧金山坐船到奥克兰、到屋仑去，这也叫到彼岸。就是达到那个目地，这就叫到彼岸，这就是波罗蜜了。

“以是名字”：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一部经的名字。以这个名字，“汝当奉持”：你须菩提，空生，你呀，应该顶戴奉持这一部《金刚经》。顶戴就是恭敬的意思，好像戴到头顶上，这么恭敬。所以，我们研究佛学的人对这个佛经，一定要爱护恭敬；你要不爱护恭敬佛经，这就谈不到顶戴奉持了。那么你能爱护恭敬佛所说的经典，就好像恭敬佛一样。为甚么？前边不讲吗？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。这个经典所在甚么地方，甚么地方就是佛的法身存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佛法的存在地方，也就是僧伽存在的地方。那么所以，有这个经典就佛法僧三宝都具足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恭敬。

“所以者何”呢？甚么原因你要受持这一部经呢？“须菩提。佛说般若波罗蜜”：须菩提，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依照著中道实相的理体，这说有般若波罗蜜。“即非般若波罗

蜜”：要按照这个真谛理来讲，这就不是般若波罗蜜。真的是离语言，离文字；既然离语言，离文字，那么怎么会又有般若波罗蜜呢？甚么都空了。这按真谛理，就是“非般若波罗蜜。”“是名般若波罗蜜”：要按照俗谛来讲，这是个假名而已，这个假名叫般若波罗蜜。这个“佛说般若波罗蜜”，这是按照中道实相，说有般若波罗蜜。“即非般若波罗蜜”：按照这个真谛理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。不立文字又怎么会有个般若呢？离语言，离文字，所谓“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”言语那个道路断了，没有了；有甚么般若波罗蜜呢？没有。心行处灭，你那个心所想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不立文字，“即非般若波罗蜜。”“是名般若波罗蜜”：这不过提个假名而已，也叫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你不要执著。你也不要执著空，也不要执著有；也不要有人执，也不要有法执，也不要有空执。你要一定说有这个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一个执著。所以，“即非般若波罗蜜”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我说这个道理，在空生你的意思里边怎么样子呢？你觉得这个道理，认为有甚么意见呢？你可以提出来讲一讲啊？须菩提，“如来有所说法不”：你说，我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道理，你明白没明白；我不知道，我再问问你，“如来有所说法不”：佛有说法吗？“须菩提白佛言”：须菩提对佛就说了，“世尊。如来无所说”：你说！这佛在这儿说法呢，他就问须菩提，他有没说法，硬逼著这个须菩提，叫他说他没有说法。哎！那么须菩提，一看，佛这么样问，明明佛在这儿说法呢，怎么还问有没有说法呢？这应该怎么答呢？须菩提大约一看，他解悟空理了。解悟空理，他叫空生，他解空第一。于是乎，他明白这个真正的般若是没有、无所说，所以他就说，无所说，“如来无所说”。

那么一般人哪，看这个经文，就会不明白。明明佛说法，又问有没有说法。须菩提就说，没有所说法。甚么道理呢？须菩提和释迦牟尼佛，这互相问答，这是讲真正的般若。谈到真正的般若，既然不立文字，离开语言，那么又有甚么可说的呢？一切法空相，是无言说的。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，临到圆寂的时候，入涅盘的时候，他说，没说一字，一个字也没讲。说，要有人说，说佛说法，这就是谤佛。这就是谤佛；那么说，佛既然没有说法，为甚么又有这么多经典是佛所说的？这个道理，对著有为的人说有为法，对著无为人要说无为法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：“法尚应舍。何况非法。”就是法也应该舍了它，何况不是法呢？佛所以说，他没有说法，就怕人执著这个法相，有了法执。有法执和这个我执是一样的；那么法执、我执都没有了，连这空执也要没有了。所以现在讲般若法门，是连这个空也都不要执著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他说，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“三千大千世界。所有微尘。是为多不”：在你意思里，所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小的是邻虚尘；邻虚尘，就是和虚空是一样的，你看不见的。我们眼睛能看见这个微尘，再剖成七分，这叫邻虚尘，就和虚空是一样的。好像在这个虚空里边，那个尘根本很多很多的，不过我们眼力看不见而已。但是这叫邻虚尘，与这个虚空做邻居了，这叫邻虚尘。那么邻虚尘和能看见这个微尘，“是为多不。”那么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微尘你说多不多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”：须菩提说，这个微尘甚多，“世尊。”他说很多。

那佛又叫一声“须菩提”，说“诸微尘。如来说非微尘。”说这个微尘，所有一切的微尘，“如来说非微尘”，也是按照实相来讲；说它是微尘，要按照真谛来讲，它就非微尘，没有了，按照俗谛讲，那么它不过“是名微尘”而已，是个微尘的名。所以，“如来说世界。”那么这个积微尘而为世界。微尘，就是这个依报的最小的；世界呢，这是一个依报的最大的。最大的这个依报，是从最小的积聚而成的。你这一个世界怎么有的？由这个众微尘，众多的微尘积聚而成的这么一个世界。要把这个微尘分开，这个世界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“如来说世界。非世界。是名世界”而已。

前边所说这些个道理，都不外这个空假中。你知道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空谛；你知道一切法是假，这是个俗谛。你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空谛；一切法是个假的，这是个俗谛。你要知道这个非空，非假，也不是空，也不是假，这合中道中谛，这叫中谛。那么现在所说这个般若，说来说去，没有

说。所以，须菩提善说般若；那个梵天的天王善听般若。须菩提问他，说，我说甚么来著？梵天说是，尊者无所说。那么须菩提问，那么你听的甚么？他说，我也无所听。须菩提说，这是真般若。无说无听是名真般若。所以佛，“佛说般若波罗蜜。即非般若波罗蜜。是名般若波罗蜜。”这都是假名而已。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。如来说三十二相。即是非相。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。若复有人。于此经中。乃至受持四句偈等。为他人说。其福甚多。

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。须菩提，在你的想像怎么样呢？“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。不也。世尊”：说你，你可以用如来这三十二相而见如来的法身吗？你见著这个三十二相，你以为这就是佛的法身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听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再问他，他说：“不也。”说，不可以的。不可以以这个三十二相，佛的三十二种相好就当是如来的法身了。“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”：你不可以三十二相，就认为是佛的法身了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不可以三十二相，得见佛的法身呢？“如来说三十二相。即是非相。是名三十二相”：如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“如来”是须菩提说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十二相，这是一个应身的三十二相而不是法身的三十二相。应身也就是化身。这个化身三十二相将来是会变灭的，不是永远的。佛的法身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你所说这个三十二相，这是应化身的三十二相。“即是非相”：这不是真正佛的相，不过这也就是按照假名三十二相而已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须菩提，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”：说是，假设要有世界上的受五戒十善的这种男子，和受五戒行十善的女人，“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”：他用，好像恒河沙这么多的身命布施。恒河沙数，这是太多了！就好像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。

怎么舍身喂虎呢？释迦牟尼佛，修道的时候，在山上修行。修道，在山上，有一次他看见有两个虎，一个虎的母亲带一个小的老虎。因为这个天哪，下很多雪，把这虎的饮食也给断了，一切的这所有的畜生，也都不出来了。虎也找不著东西吃，于是乎就要饿死了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一想：这一饿，饿死两只虎。这个虎母亲饿死了，把这个小虎也饿死了。于是乎，他就发愿，把自己这个身体，布施给老虎来吃。你想这个老虎是世间最恶的一种兽类，任何人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，来愿意布施给这个老虎做饮食的。可是释迦牟尼佛看见老虎这么样饿，于是乎就发一种布施心，就把自己的身体，跳到那个老虎的面前，给那个老虎吃。这是以身命来布施。

又割肉喂鹰。那个鹰，要吃一个鸟仔。这个雀，就跑到释迦牟尼佛怀里去，叫释加牟尼佛救它－－释迦牟尼佛那是在前生，不是在今生－－说是，它这个鹰要吃我，你快救一救我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怎么样救你？这个鹰也就说，说你救它，可是把我饿死了。你这是救一个众生，杀一个众生。你这也不是慈悲心哪？释迦牟尼佛听见它这样说，于是乎把自己的身上肉，就割下来喂这个鹰，给鹰吃。这个鹰吃一块也不饱，吃一块也不饱，把释迦牟尼佛的肉都给吃了了，它还说不饱。那么于是乎释迦牟尼佛说，那好，你把我身上的肉都吃了好了。那么于是乎这个鹰也毫不客气，就把他身上肉都给吃了了。这叫割肉喂鹰。

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这样子的布施心来求佛道。我们现在的人，布施几个钱就觉得心也疼了，肝也疼了。呵！周身都觉得…！舍出两百块钱来，那有三天睡不著觉。这两百块钱，我要做一个多礼拜、两个礼拜才可以赚得到两百块钱。算这个帐，算得很清楚的。释迦牟尼佛，在因地就不算这些个帐，所以他成佛。我们为甚么还没成佛呢？就因为这个帐目算得太清楚。说，那不清楚，要糊涂帐吗？糊涂帐也不要了，连个糊涂帐都没有，那就是清了，那就清净了。

你还有个糊涂帐，甚么叫糊涂帐？你算不清楚，这就是糊涂帐。

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舍过一千个身来救度众生。再要往详细了说，这所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地方，不是十方诸佛舍身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应该发这种大乘心。就不舍身命，所有的身外物、一切的财产赶快都要不要它，都要作布施。所以这舍身命，“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。”

“若复有人”：假设要再有另外一个人。“于此经中”：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里边。“乃至受持四句偈等”：就是，乃至于最少，念这四句偈颂这么多。“为他人说”：为其它的人来讲解，解说。“其福甚多”：他这个福报，就比你用恒河沙那么多的身命来布施，还多，那个功德比那还多。

你们听《金刚经》之后，赶快去到各处去讲《金刚经》去了。好做多一点功德，得多一点福报。这个比你们布施多少钱的功德大，我现在给你们讲，我的功德也不小的。

B14.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

尔时须菩提。闻说是经。深解义趣。涕泪悲泣。而白佛言。希有。世尊。佛说如是甚深经典。我从昔来所得慧眼。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。若复有人。得闻是经。信心清净。则生实相。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

“尔时”：就当尔之时。当释迦牟尼佛说，有人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多的七宝，和恒河沙这么多的身命布施，要有另外一个人能诵持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而也为他人解说，虽然就四句偈颂那么少，他所得的福德也比用恒河沙数身命布施那个福德多。为甚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以身命来布施，也祇能救其它的人的生命，而不能使他返本还原，恢复他的本来面目、本有的法身。你要给他说法，令他由此背尘合觉乃至成佛，那么这是救度众生的法身。所以这功德是没有法子可以把它比较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时候。“须菩提”：当须菩提听完了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讲的时候。“闻说是经”：听见《金刚经》这个道理，“深解义趣”，他对于《金刚经》这无相的道理，他是深深地了解；这种的意义，和它的归趣、它的趋向，他完全明了了。所以这“深解义趣 ”：因为他完全明了了，所以就生出欢喜心来，生出一种欢喜心。

欢喜到甚么程度呢？欢喜得就哭起来了。这个“涕泪悲泣”：就哭起来了。“涕”：这流鼻涕，鼻涕也流出来了。“泪”：眼泪也流出来了。“悲”：就非常悲哀。那么悲哀都是，忧愁才哭哪。人觉得有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哭。为甚么须菩提他这欢喜的时候，又哭起来了？我们一般的人，有的时候，乐到极处就会流眼泪。所谓“乐极生悲”，乐到极点了，所以就变成悲哀了。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，说是啼笑皆非。这就是到啼笑皆非的程度上了。你说他乐吗？欢喜吗？但是他又哭起来了。你说他是哭吗？又是欢喜。啼就是哭；笑就是欢喜。那么现在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般若妙法，因为太妙了，所以，使令须菩提也啼笑皆非了。那么这个啼笑皆非，并不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不究竟，引得人啼笑皆非。因为这个深般若，讲得彻底究竟，于是乎须菩提，就欢喜得闻这个别教的般若妙法。

别教，这个般若法门属于别教；别教就是般若时。教有藏、通、别、圆。那么这个般若，属于别教。他所闻到别教这种妙法般若，所以就欢喜。悲，悲就是悲悟以往之不谏，他觉悟过去欢喜小乘法，欢喜声闻法是不对了。所以他现在，因为“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。”他知道，我这个迷途，我误入歧途，我好这个小乘；这小乘，就等于歧途一样。在大乘来说，这小乘就好像误入歧途似的，可是，没有太远。“实迷途其未远。觉今是而昨非。”我现在才知道，求这个大乘的法，这是对的；我过去欢喜小乘声闻的果是错了。因为有这种种的感觉，所以他又欢喜，又悲哀，所以才涕泪悲泣。“而白佛言”：对佛就说了，说：“希有。

世尊。”“佛说如是甚深经典。”他说，很希有的很哪，世尊。前边，最初那一分，他也叹希有。那个希有，是赞叹释迦牟尼佛日用伦常；这日用，行住坐卧都表现这种的般若法，所以他赞叹稀有。此地这个希有呢，他是说这个经典，甚深稀有。他说，从来都没有的这个，世尊哪，很稀少的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哪！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现在所说这个“甚深”，这样甚深的经典。“甚深”：就是小乘人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叫甚深的经典。

“我从昔来所得慧眼”：我自从亲近释迦牟尼佛，跟著释迦牟尼佛您学这个佛法，我所得到这种智慧的眼目。智慧，慧眼就是智慧眼。这个智慧眼，也可以说是五眼之中的一个智慧眼，也可以说以智慧来做眼目，就是不盲从；不是随随便便，人家说一个任何的道理就可以盲从的。他不盲从，这叫有智慧眼。怎么叫盲从呢？盲从就是以盲引盲；以盲来领著盲人。那么以盲引盲，这大家都找不著路。所以，这为甚么会以盲引盲？就因为没有智慧眼。这个智慧眼，就是能分别是非，能分别黑白，能分别是法非法，有这种的智慧。“未曾得闻”哪，我从修道以来所得的智慧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过，“如是之经”：好像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般若法门这样的经典。“世尊。若复有人”：我听了是信了，假设另外有一个人，“得闻是经”：他听见这一部经了，“信心清净”了，“则生实相。”他，生出来一种信心清净。
这个“信心清静”，怎么信心还有不清净呢？“信心清净”，就是不怀疑，没有疑惑心，没有不信的心，袛有一个清清净净的信心，一点也没有夹杂，这叫“信心清净。”“则生实相”：这个人，他就会生出来这种实相无相的智慧。“当知是人”：应该知道这个人，“成就第一希有功德”：他的成就就是最第一、最希有。他这种功德，也是没有甚么可以比的。为甚么呢？他能以专一信心而没有疑惑。信到极处就会得到实相的理体；因为得到实相的理体，所以这是最希有的、最第一的 。

世尊。是实相者。即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世尊。我今得闻如是经典。信解受持。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。后五百岁。其有众生得闻是经。信解受持。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。此人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。我相即是非相。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。离一切诸相。则名诸佛。

须菩提称了一声“世尊”，说“是实相者”，所以说，“即是非相”。甚么叫实相呢？这个实相就是非相，就是无相。“是故如来说名实相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如来，就说这个实相叫无不相，无所不相。实相本来是无相，但是无所不相，是无所不相。“世尊。我今得闻如是经典”：我须菩提现在听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这个经典。“信解受持”：我也可以有清净的信心，也可以明白这个般若的妙法。我又可以受之于心，持之于身，终身受持而不忘记。“不足为难”：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为甚么呢？也就因为须菩提，在过去久远劫，种诸善根，所以他才能不足为难呢！要没有善根的人呢，听见这个般若妙法，他就不生清净的信心，就狐疑不信。所以，我在以前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种诸善根。这个诸善根，有十一种，有十一种这个善根。

十一种的善根：第一就是信根。第二，就是惭根，惭是惭愧的惭，无惭无愧的那个惭。第三呢，就是愧。你要能以遇著事情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啊！改恶向善，生一种惭愧，这都是一种好的现象，这都属于善根、有善根。你要无惭无愧呢，就没有善根；有惭有愧呢，这就是善根。信是一个，惭是一个，愧是一个：这三个了。还有无贪，这是一个，这四个了。无嗔又是一个，没有嗔恨心，这是五个善根。无痴，这是六个。这个精进，这也是一种善根。轻安也是一种善根。轻安，这是在坐禅，有一种轻安的境界，这也是一种善根。不放逸，不放逸也就是不懒惰。怎么叫放逸呢？放就是放松那个放；逸，就是这个 Loni 这个名字叫果逸，那个逸。这果逸的逸，也可以说是隐逸的逸，又可以说是放逸。放逸呢，就是把他放跑了，跑出去，随便各处跑，也就是不守规矩；要不放逸呢，就是守规矩了。这不放逸。这多少了？是七个、是八个了？（弟

子：现在是九个。）现在是九个了？不放逸，还有这个不害。不害，就是不害其它的人。还有行舍。行舍就是做这个布施。现在多少了？（弟子：还有没有？）你数一数。（弟子：一、二、……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一个。）十一个。（弟子：现在有十一个。）就是十一个。这有十一个，这叫属于善心所的十一种善根。这心所法有五十一个，现在是讲十一个心所法。我讲经的时候一点一点添上去，突然间讲全了，记不清楚。这是十一个善根的心所。

这须菩提，在无量劫以前，他修这种的善根，所以他才不足为难。“若当来世”：我须菩提虽然是很容易生信心，很容易受持这个经典，可是，将来若当，将来的时候，未来世的时候。“后五百岁”：在这末法的时候，斗争坚固那五百岁的时候，“其有众生”：有这一类的众生，“得闻是经”：他也听见这《金刚经》了，“信解受持”：他要能信，能解，也能受持，“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”这个人哪，在这末法的众生里边，是最第一、最希有了！“何以故”：甚么缘故这个人是最为希有的？“此人无我相。无人相”：他，无我相，他就没有贪了；无人相就没有嗔了；无众生相就没有痴心；没有无寿者相就没有爱心：这没有贪、嗔、痴、爱这四种的痴心。“所以者何”：所以然的缘故，是甚么道理呢？“我相即是非相”：我相，这也应该没有相的。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都是无相，也都应该无相了。你要能得到无相这种境界，无相也就是实相；实相也就是无相。“何以故”呢？又甚么缘故这无相就是实相呢？“离一切诸相”：这个佛常常讲的，说：“离一切诸相。则名诸佛。”离开这一切的非相就是实相；你能得到实相，这就得到诸佛的理体，诸佛那个自性的理性，所以，这个“则名诸佛”，也就是一定会成佛的。

佛告须菩提。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。不惊不怖不畏。当知是人。甚为希有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如来说第一波罗蜜。即非第一波罗蜜。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。忍辱波罗蜜。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。我于尔时。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

“佛告须菩提”：须菩提这样向释迦牟尼佛来陈说，佛听过之后，随著就告须菩提，说“如是如是”：说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子。你所说这个道理对的，“如是如是”：你也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，所以是“如是如是。”“若复有人”：假设要再有人，“得闻是经”，他听见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“不惊不怖不畏”：他也不惊恐，也不怖惧，也不怖畏。怖、畏，这都是恐惧的一种表现。

为甚么人会惊、怖、畏呢？因为凡夫从来就执著这个我相，现在你叫他没有我了。呵！他害怕了，惊怖畏起来了。怎么？我跑到甚么地方去了？怎么会没有我了呢？他惊起来了。哈！我现在在这儿存在著呢，怎么可以没有我了呢？他惊怖畏起来了：这是凡夫的惊怖。二乘呢？他虽然有我，我已空了；但是法没有空。所以，他听见法尚应舍这种法门，法怎么还可以舍？他也恐惧起来了。哦！那把法舍了，我用甚么来修行呢？这可是，甚么自己也没有了；自己没有了，所以就觉得，惊怖起来了：这二乘的。

权乘的菩萨，他虽然证得我空、法空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，他没有空，这个空也要空了。你有一个空的存在，那还有一个空执。所以佛法呢，也要没有我执，又要没有法执，连这个没有我、没有法，剩了一个空。你要是执著这个空了，这叫耽空滞寂。耽空，就在这个空这个地方，你就站住了；滞寂，在这个地方不走了，就守著这个空，这又是错了。

那么权乘菩萨虽然得到人空、法空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空空。现在连空都没有了，这般若讲的般若实相的理体，连空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也就恐怖，惊起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人听见这个经，他不惊恐。不惊恐，那么他是明白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的法了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说，“当知是人”：应该知道这个人，“甚为希有”：这个人哪，是最为希有的。

所以，我们人做一点功德就挂到嘴上！说，我做了甚么好事了，我又做了多少功德，好像

那个梁武帝似的，那简直是太愚痴了！他因为，没有明白这个般若法门；这个般若法门，甚么都是过去就没有了。你要有一点就有所挂碍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说，“无挂碍故。无有恐怖。”你有你的功德存在你的心里，那也是挂碍，所以你就不能远离颠倒梦想。你要想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要无挂碍；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就不惊不怖不畏了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就得到涅盘了。所以《心经》那个道理，那是非常的妙的！

这个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“何以故”呢？为甚么这个人是希有呢？须菩提，“如来说第一波罗蜜。”如来所说的第一波罗蜜，是要按照原理、中道来讲，这是第一波罗蜜；要按照这个真谛理来讲，“即非第一波罗蜜”，根本就没有的，第一波罗密都没有。“是名第一波罗蜜”：这不过依照俗谛，给它取个名，叫第一波罗蜜而已。

“须菩提”：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：“忍辱波罗蜜”：这个忍辱，是个波罗蜜。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”：你这个忍辱，应该没有相，没有忍辱相；你要有一个忍辱相，那还是著相的忍辱，还是执著的忍辱，还是没有放下的忍辱。你还是，没有能真忍辱；真忍辱也没有人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。既然四相没有，你又有一个甚么可忍的呢？所以说，这个忍辱，如来说，“须菩提。忍辱波罗蜜”：这个忍辱，按照中道说是忍辱波罗蜜。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”：你要是人空、法空、空也空了，哪有一个波罗蜜可忍呢？没有的。“是名忍辱波罗蜜”：这是依照俗谛而有一个名称，叫忍辱波罗蜜而已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？为甚么这个忍辱波罗蜜，说它没有忍辱呢？

“须菩提。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”：好像我在因地的时候。因地，因就是因果那个因；地呢，就是果地的地。因地就是在前生以前的事情。“为歌利王割截身体。”这“歌利王”，歌利王，有的翻译成迦陵伽王。玄奘法师就翻译成，这割利王，也就是有的经上说歌利王。有的就这个“歌”字，翻译成那个割，用刀割的那个“割”。相信，这个翻译法也就因为这个王，他把释迦牟尼佛身体给割开了，割释迦牟尼佛的身体。所以，这个字有的就用这个唱歌的歌；有的经上，用那个割解身体那个割字。

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因地，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了，有这么一生。他很年轻的就到山上去修行。这个山，就近歌利王他做国王这个城市，大约没有很远，或者有二十、三十里的样子。那么这歌利王有一天，就出去打猎。打猎，听得懂吗？（弟子：是要去杀那个众生。）hunting 。（弟子：Yeah 。）去打猎去。打猎，他带著很多的军队，又带著文武百官。那么，他觉得还不够这个风头，不够派头，又带著宫娥、婇女、妃嫔，他这些个最美丽的女人都带出去了。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这一班女人，所以就带著一起出去打猎。连打猎再玩女人，你说！他觉得这种浪漫的生活，是很十足。十足，就是很满足了。那么带著婇女打猎，到这个山上打猎。那个打猎的地方很大的，这歌利王就去追这个獐、麃ㄆㄠ pao（上“鹿”下“包”）、野鹿，或者老虎，或者甚么，他就追赶那些个野兽去打。

这些个女人，她没有那么大胆子，一看著这种野兽，她自然就是躲躲藏藏，不敢跟著这个歌利王去打猎。那么往这个山上一走，就遇著一个在那儿修道的一个比丘。这个比丘，大约有十八、九岁的样子；很年轻的，生的相貌大约也很过得去的，不十分的美貌，大约都有普通人那么样。这些个婇女看见山上有这么一个青年人，好奇心就都生出来了。他虽然是个比丘，很年轻，留著长长的头发，穿的衣服也很褴褛的、很破的。这一些个女人哪，以为这是个妖怪，这是个会吃人的，或者是妖怪，或者禽兽，就很怕的。很怕呢，就说：哦！这个地方也有一个，你看那个野兽像个人似的。等那释迦牟尼佛说，哦！我不是野兽，我在这儿修道的。这一些个人，哟！甚么叫修道的？在这宫里边，从来就没有听见修道的这个名称；到这儿就听他会说话了，就走近前去和他一谈起来，释迦牟尼佛就给他们说佛法。

这一说佛法，她们都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于是乎，就在这个地方停止下来，就来听佛法。正在听著这出神的时候－－出神呢，就听著很欢喜听，旁边有甚么动静，她们也都不知道了；不知道了，这歌利王追赶这个獐、麃ㄆㄠ pao（上“鹿”下“包”）、野鹿，回头一看，这些宫

娥婇女都跑到甚么地方去了？于是乎又回来找他这些个女人；找女人，一找就找到这个比丘这儿了。他在远处一看，哦！这一些个宫娥婇女在那地方围著一个人，那个人在那儿给她们讲，讲甚么呢？于是乎他就蹑手蹑足地走道，慢慢地慢慢地来，好像做特务似的，到这个地方－－特务这个情报的消息。到这儿一听，哈！这释迦牟尼佛在这地方给她们讲佛法。这些个宫娥婇女，他这些妃嫔哪，就都注目凝神，也不知道歌利王走到身边来，甚么都不知道了。

这歌利王就出声了，说：喂！你在这儿干甚么呢？他说：我修道的。你修道？你证了罗汉果了没有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没有证罗汉果。说，那么你证了不还果了没有啊？你证了三果了没有啊？你没有证四果，你证三果了没有啊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证三果。说：那么你没有证三果。这个世间有一些个仙人，他服气，食果；他吃这个气，服气吃果，吃这个水果，吃这个 fruit，这么生存在世界上，他们都有贪欲－－贪欲就是淫欲－－他们都有这个淫欲心。你这么年轻，在这个地方，你也没有证果。你有没有淫欲心哪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也没有断。没有断，那就承认有了。这个歌利王更发脾气了，说：那你没有断淫欲心，为甚么你看我这一些个女人看得这么样，你怎么能忍得住你这个淫欲心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虽然没有断淫欲，但是我不起淫欲的念。我修行观这一切都是无常。我修这个不净观，九种不净。歌利王说：哦！你修不净观，你这简直是骗人的嘛！你有甚么证据，你不起你这个淫欲念呢？你能忍得住你这个淫欲的念头啊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忍得住，甚么都可以忍。你能忍？好！这现在我先把你的耳朵给你割下来。

于是乎抽出这宝剑，就把这个比丘的耳朵就给割下来了。割下来了耳朵，这些文武大臣一看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耳朵被歌利王给割下来了，还是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。于是乎这一些文武白官就说了：大王！你不要割了。他是个大士，是个菩萨啊，你不可以割。歌利王说：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大臣说：我看你割他耳朵，他一点颜色都不变的，还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事？他心里那儿嗔恨我，嗔恨得很厉害。我再试一试他。于是乎拿起宝剑，又把鼻子给割下来了。把释迦牟尼佛的鼻子也给割下来了。说，你嗔恨不嗔恨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不嗔恨。好！你不嗔恨。大约你还是不讲实话，你尽骗人哪！你骗这些个女人可以，你骗我就骗不了的。你真能忍得住？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一个，看看你怎么样？把手又给剁去一个；剁去一个，问他，能忍不能忍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事情。好！你没有事情。我再把你那个手也给剁下来了。那个手也给剁去了。问，你还嗔恨不嗔恨？你现在有没有嗔恨心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。手给你剁下，你还说没有嗔恨心，我不相信的！我不相信世间有人，人家把他耳朵、鼻子、两只手都给剁下来，他不嗔恨！你这个真是古怪了！把腿给剁下来一个，把脚也给剁下了一个。问，你还嗔恨不嗔恨？他还不嗔恨。把那个脚也给剁下来。两个手、两个脚、两个耳朵、一个鼻子都给割下来了，说，你现在嗔恨不嗔恨？释迦牟尼佛还说，我不嗔恨。

这个时候四大天王就发了脾气了，你看你这个歌利王，真是混蛋！这个人在这儿修道，你来这样欺负他；我们是护法，应该来惩罚你。于是乎天就下这个大雹子，下这个冰块，又飞砂走石，把这个山石也都给刮起来了。歌利王一看，喔！这回惹了祸了。这回怕了，于是乎就跪到这个没有手、没有脚的、也没有耳朵、没有鼻子这个比丘的面前，说：唉呀！现在我知道错啰！我这回，上天要责罚我了！你不要嗔恨我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！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嗔恨你啊！我不相信哪！那你要不生气，怎么这个天祂来罚我了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我有证据。我如果要生嗔恨心的话，我这个手脚就不会再恢复原有的手脚，和耳朵、鼻子；如果我没有嗔恨心哪，我这个手脚和耳朵、鼻子都会恢复如故，像原来你没有斩那时候一样。说完了这话之后，果然这个手也生出来了，脚也生出来了，耳朵也生出来了，鼻子也生出来了；生完了，又说，等我成佛那一天，我先度你来成道业。他发愿先度这个歌利王成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今生在成佛的时候，就先度憍陈如尊者。

憍陈如就是这个歌利王的前身，前身就是歌利王。所以，我们一般人哪，听经听到这儿，

说：哦！那这个比丘在山上修行，他修忍辱的功夫。我也到那地方去把他鼻子、耳朵给割下来，他好发愿先度我。但是你要遇著释迦牟尼佛这样慈悲心、忍辱的人就可以；要是遇不著释迦牟尼佛这么样的慈悲、忍辱的修行人哪，他生一念的嗔恨哪，你就会堕无间的地狱的。这个不要轻易尝试这种的办法。况且你也没做国王，要做国王或者也可以的。
那么，我在以前的时候，我释迦牟尼佛在因地，为歌利王把我的身体给割解的时候，“我于尔时”：我在那个时候，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众生相和寿者相，所以我经验过这种忍辱的波罗蜜的法，所以我才现在说给你们大家听。

何以故。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。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应生嗔恨。须菩提。又念过去。于五百世。作忍辱仙人。于尔所世。无我相。无人相。无众生相。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。菩萨应离一切相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不应住色生心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。则为非住。是故佛说。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。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。即是非相。又说一切众生。即非众生。须菩提。如来是真语者。实语者。如语者。不诳语者。不异语者。

“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”：释迦牟尼佛说呀，当著歌利王，他在以前把我节节支解时，把我耳朵给我割下来，鼻子给我割下来，两只手、两个足，这四肢都给我支解，都给我剁掉了。“若有我相”：我在那个时候，假设我要有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“应生嗔恨”：那么要有我相就会生一种嗔恨。为甚么呢？有人把我的手给我剁掉了，把我的鼻子给我割下来，把我耳朵给我割下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生出一种嗔恨心。因为，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所以就会生出嗔恨来；要没有我的存在呢，就不会生出嗔恨来了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“须菩提”：你知道，我在那个时候没有生出这个嗔恨心。所以我发愿，即刻恢复我这个四肢和耳朵、鼻子，就能恢复。如果我稍微有嗔恨心的话就不会遂心满愿，不会应我这个誓愿而恢复如故。

“须菩提。又念过去于五百世”：我又想起来，想起来在过去生中，“五百世”，在五百世的时候，“作忍辱仙人”：在那时候，我作忍辱仙人，一切的事情都要忍辱。“于尔所世”：我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上，也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四相也都没有。所以一切的困苦艰难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忍的。“是故须菩提。菩萨应离一切相”：这个菩萨呀，应该把一切相都离开，而不著一切相。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：发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不应住色布施，也不住色生心，也不应著住到这个六尘境界上，不应该执著色而生这个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而生这种执著心。“应生无所住心”：应该生出一种无所执著的心，一切都圆融无碍，一切都无有挂碍。“若心有住”：假设你的心要生出一种，执著的心，“则为非住。”那就是，不是你这种的“非住”，就不是你应无所住的那种住了，就又是有所执著了；你有所执著就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。“是故佛说。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”：所以，菩萨的这个心，不应该执著到这个色的布施上。

菩萨行六度万行，在布施这一度，也就具足六度，六度都具足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布施，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财施就是资生施。资生就是为资养这个人的生活，这种施，这就是六度的布施度，这是本度。第二就是法施。以这个法施予没有怨害你的众生，你说法，令他心无所畏，这就是一种持戒的度。对你没有害处的众生，你令他远离一切的怖畏，这叫持戒度。那么对你有害的众生，你能说法，令他无所恐惧。对你有怨害的，或者对你有仇，或者对你有甚么不相当的地方，你还能对他说法，令他心里远离一切怖畏，这就叫忍辱度。你能用忍辱的波罗蜜来教化众生，这是忍辱度。

你诲人不倦，你教化众生，一点也不懒惰，见著所有的众生就是给他说佛法，欢喜给他说佛法。我所知道的这个佛法，我就来给他说。不管他接受我的度不接受我的度，我也要给他说法。我知道一点佛法就给他说佛法，不怕疲倦，不怕辛苦，这叫诲人不倦。教化众生而不疲倦，

不懒惰。这就叫甚么呢？这就叫精进度，这就叫精进度。你又能说法说的非常有次第，不会杂乱无章的，不会前边倒到后边去，后边又倒到前边去，来回说得颠倒。譬如六度，本来第一就是布施度，你说第一就是般若度，第二就是精进度，这就是没有依照次第。

这布施六度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：这六度要依照次序来讲。

还有，譬如讲五根，五力。这五根，甚么叫五根？五根就是五种的根，像那树有根似的。五根是甚么呢？第一就是信根。第二就是净根。第三是念根。第四是定根。第五就是慧根。这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，这叫五根。这五根，它具足五种的力量，所以，又叫五力。那个《弥陀经》上讲五根、五力，就是这个。那么你要不懂佛法的呢，你本来是五根哪，哎！你讲到六尘上去了；讲五根，你讲变成六尘了，这就是错乱了。错乱，这就说法不如法。你现在说法不错乱；说法不错乱，就叫如法。这如法，你能不错乱，这就是禅定的波罗蜜。你有禅定的功夫才能不错乱；你没有定的功夫，一讲上来，就手忙脚乱了，无所措手。或者再有一个人，提出一个问题一问，更慌上来了。不知道怎么样答覆这个问题好了。这就叫没有禅定的功夫，没有定力；没有定力就慌了。

那么有定力，在这个讲法的时候，把这个法相，分别得很清楚而不错乱。（这是禅定波罗蜜。）禅定波罗蜜，那么再能有一种慧辩无碍。慧就是智慧；辩就是辩才。有这个智慧才能有辩才。有辩才，所谓头头是道，你所说出来的法，你怎么样说怎么样就是有道理。左右逢源，你往左讲也讲到那个源头上了，讲那个真正的道理；向右一讲，也是讲那个真正的道理。怎么样讲怎么有道理，这就叫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为甚么能这样子呢？就因为有慧辩无碍，有这个智慧辩才，得这种无碍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般若度。所以在这一个布施度，就具足这六度，就有这六度。那么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这三种里头，这个六波罗蜜。

"须菩提。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"：菩萨因为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，"应如是布施"：应该像上边我所说这个应无所住心，而行这个布施，不要生出一种执著来。怎么叫无所住心呢？无所住心就是，你虽然作布施而不执著到这个布施相上。我这回做了布施了。我是一个能施，那么对方是我一个所施，中间，或者我施出来，我布施多少财务或者多少功德，我又给人家说了多少法，教化了多少众生。生出这种执著相。佛法，就是要你没有所执著，要清风明月随时现！这个清风徐来，这个明月都是自然的境界，不要执著，不要生出一种著相的这种的布施。你著相布施呢，这是修天福的；你修佛果，就要不著相。虽然你不著相，而还要你真真实实去做去。你要说，我不著相，这甚么也没有了，我就不要做了。那又变成一个顽空了，落成一个空妄了。你虽然不著相，而要去真实去做去，这才是真的。

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如来，他说，"一切诸相。即是非相"：这个一切诸相本来是没有相的。"又说一切众生。即非众生"：如来说，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，本来他的自性都是诸佛来著。所以现在不过迷就是众生，觉悟就是佛。你要是用一切的佛法去教化众生，将来众生都可以返本还原，成佛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出这样的法来，恐怕人又有惊怖，狐疑不信了，又生出一种怀疑心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才说，"须菩提。如来是真语者"：如来是真实语的一个人。"实语者"：是老老实实说的话，不打妄语的。"如语者"：他是一个所说的话，都是有真如的道理的，都是有真理的。"不诳语者"：不会打妄语的，如来不说假话的。"不异语者"：也不会说出一种奇奇怪怪，怪力乱神这种的话，来惊世骇俗的。

须菩提。如来所得法。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。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如人入闇。则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。如人有目。日光明照。见种种色。须菩提。当来之世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能于此经受持读诵。则为如来以佛智慧。悉知是人。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

"须菩提"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"如来所得法"：如来所得这个实法、这

种真实的智慧，“此法无实无虚”：这个法，它是一个真空。所以真空，也没有甚么实在的实体，没有一个实体。“无虚”：虽然没有实体，可是在这个真空里边有一种实相的妙有的存在。它因为有妙有，所以又叫无虚。这个真空不碍妙有；妙有不碍真空，所以，无实也无虚。所以无实无虚，甚么道理呢？就是叫人，没有一切执著相；离开执著相就是妙有真空的理。所以，“须菩提”，你要知道，“若菩萨心”：假设这个菩萨，修菩萨道的这个菩萨的心，“住于法而行布施”：他要著住到有为法上——这个法是有为法——著住于有为法而行布施，就是著相的布施。著相的布施祇可以升到天上去，或者生到人间。

所谓“著相布施生天福，犹如仰箭射虚空”：你著相而行布施，这生天的福报。你好像甚么呢？好像，拿著一把箭，弓箭向空中来射箭一样。向空中来射箭，“势力尽。箭还堕”：这个你那个力量没有了，这个箭又落下来。“招得来生不如意”：你生到天上去，然后天福享尽，又落到人间来，又要受苦了。所以这叫有漏的布施。有漏、有为法而成的有漏的福德，这是不究竟的。就好像人，你祇知道修福而不知道修道，而不知道修行；你就得到天福，虽然得到天福，终究，天福尽，还要受苦的。

这是现在举出一个譬喻来。这个著于法，这个执著生出的一种执著心。“如人入闇”：你行这种布施就好像人，到那个闇的地方去了。“则无所见”：你甚么也看不见。也就是你升到天上去，虽然有天福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智慧，就没有真正的光明；没有真正的光明也就是黑闇，就是“如人入闇”了。“则无所见”：你没有真正智慧，你闻不到佛法，就是“则无所见”。“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”：假设菩萨他存心，不执著于这个有为法而做布施，“如人有目。”这个他不执著做这个无为法，修无为法而得到这个无漏的果实，得到无漏的果，“如人有目。”这好像人有眼目一样，也就是有了智慧了。“日光明照”：这个日光，就等于你的智慧光。这个智慧光，遍照一切。“见种种色”：所有的一切种种的色相，都可以看得见。

“须菩提。当来之世。”“当来”：就是未来的时候。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”“能于此经”：他能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“受持读诵”：心里能领纳，身体能力行，能奉持，又再能读，对著本来读；诵，或者不要这个经本就可以，能诵得出来。“则为如来”：这个人，他就能得到如来“以佛智慧”：以这个佛智、佛慧，“悉知是人”：如来他能以佛的智慧，他悉知道这个人的修行。“悉见是人”：也能看见这个人。“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”：他将来一定会得到，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功德，没有数量、没有边际这么多的功德。那么这么多的功德在甚么地方呢？甚么地方也没有！你不要找，你一找就没有了。你要不找，它就在这个地方；你要一找，一看就没有了。所以头先那个果章说，他在台湾讲佛法就在外边那个地方。你要不讲，真在那个地方；你讲出来了，哦！他一看就没有了。这个佛法就是这么样子妙！

今天晚间这个讲经的时间哪，搬家了，搬到或者三点半，或者四点钟到五点半，或者六点钟。为甚么搬家呢？因为美国这儿有一个中国的武术大会。这个中国的武术是由菩提达摩传出来的。在菩提达摩以前，本来中国也有武术，不过没有那么盛行；菩提达摩到中国，那么武术为甚么就这么盛行呢？因为那时候在少林寺有一些个出家的和尚，那时候大约科学也没有这么进步，所以这出家做和尚，就没有甚么工作。不像现在，又可以打打字，印印这个笔记，这有一些个工作，令你这个心，不打妄想，这都是修行。当时，因为出家人要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；发脾气，就你障碍我，我障碍你：大家都不能修行。菩提达摩是个祖师，他说，你们欢喜打架吗？我来教你们打功夫。你们谁的功夫学得最精了（精就是精妙了），你就不会被人欺负，不会被人打，你可以打人了。那么你要不学功夫呢，你和人一发脾气打架的时候就吃亏了，被人一打就打躺下了。那么并且又可以运动身体。

菩提达摩这样一说，这些和尚说，对啊，我学会了功夫，再和任何人一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打胜仗了。于是乎连中国的武术再印度的武术，这个菩提达摩，把它合起来，变成一种这个少林寺的拳，少林拳。那么这一些个和尚一打功夫，你也想要把这个功夫学得精妙了，他也想要学精妙了。学精妙为的甚么呢？好预备打人的。或者有的就预备挨打的。怎么说挨打了呢？

人家打一拳，他这个铜筋铁骨－－我头先不对你们讲，有铜头铁罗汉？这和尚的头，像铜那样坚固，身上像铁那么结实。所谓就是你打一拳，踢一脚也不要紧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就很多出家人，当时都学这种功夫。

那么学这种功夫不要紧，把这个妄想，也都没有了。一天到晚就是学功夫。所以，把其它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的境界，就都无所动于衷了。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，就都不动心了。那么无形中这就持戒了。持戒，就在这个时候又生出定了；生出定就开智慧了。所以当时，也有很多的人，因为打功夫就开悟了；开悟了，那么因为这个，所以就传出来有少林派。少林寺的和尚，出来到甚么地方，人人都怕的，没有人敢欺负少林和尚的。所以，这一传呢，就传到现在美国这儿，有了五个馆。五个馆，他们以前常常有的到这儿来看我。这回他们听说我要去听，特意送来四张票，请我们去看的。你们其余的，谁愿意看中国的功夫，想要开悟，可以买票去。我这个呢，因为我也没打算去看，好开悟，所以他送来的，这儿有几个沙弥，或者这个果彰同我去，因为果彰是我最欢喜的一个好孩子，所以，我要同他去。那么今天把这个法会就搬了家了，就这个原因，告诉大家一声。你们谁愿意要去看的话，也就去自己买票去，开不开悟，我不保险的！

B15.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

须菩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初日分。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中日分。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后日分。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。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。闻此经典。信心不逆。其福胜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。为人解说。须菩提。以要言之。是经有不可思议。不可称量。无边功德。如来为发大乘者说。为发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。广为人说。如来悉知是人。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不可量。不可称。无有边。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。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释迦牟尼佛叫一声空生，“须菩提”，说是，假设“若有善男子”：这个修五戒十善的男子和修五戒十善这个女人。“初日分”：在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。“初日分”，就是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，这是寅卯的时候。“以恒河沙等身布施”：前边那儿讲是用一个身来作布施，现在呢，用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用这么多的生命来作布施。“中日分”：中日分，就是巳午的时候，这叫中日分。“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”：就是不单单初日分用恒河沙等身命来作布施，就是中日分，也用恒河沙等身命来作布施。“后日分”：后日分，就是申酉的时候，叫后日分。“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”：也用这个恒河沙等身命，来作布施。“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”：像这样的作布施，不是单单一天这样来作布施，要用百千万亿劫那么样长的时间，来做身命布施，“以身布施”。

“若复有人。”那么前边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各以恒河沙等身作布施，那么时间又那样的长。可是，假设要再有一个人，“闻此经典”：他听见《金刚经》的这个经典，就单单听见，“信心不逆。”信心不逆，这个“逆”是忤逆，也就是疑惑，信心，不生疑惑心。“其福胜彼”：他这个福德，就超过那个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百千万亿劫，那么长的时间。那么这个人，仅仅就一听这个经典就，“其福胜彼”：他这个福，就超过前边，以身命布施那个人的功德。甚么缘故呢？因为那以身命布施，衹是得一种财施，是一种财施的功德。那么你现在闻这个经典，就叫得法施的功德。财施，是得到福德；这个法施呢，得到智慧。你要是想开悟成佛，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；要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开悟成佛。你要没有真实的智慧，那么仅有福报，是不会开悟的。所以，“其福德胜彼”。“何况书写”：何况你能以用笔墨来

书写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又能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，又能为人解说《金刚经》。

“须菩提。以要言之。”，那么撮要来说一说。“是经有不可思议。不可称量”：这个经，有不可以心思、不可以言议、不可以秤称、不可以这个斗量的那么多的功德。“无边功德”：这个功德是无边的，没有边际。

“如来为发大乘者说”：如来，不是为这一些个小果声闻，说的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是为发大乘菩萨心的人，而说的这个《金刚经》。“为发最上乘者说”：这不单发菩萨心行菩萨道，而且还志求佛道，要广度众生，最上的、无上的这种佛乘。

“若有人能受持读诵”：假设要有人能受持这一部经，能读诵这一部经。“广为人说”：来给一般的人讲说。“如来悉知是人”：如来，以这个天眼悉知是人。“悉见是人。皆得成就不可量。不可称。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”：这个人，他都得到成就了，这不可以斗量、不可以秤称的无边不可思议这种的功德。

“如是人等”：像受持读诵书写这个人这样子。“则为荷担如来”：这个就是负担如来所有的家业。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（弟子：这个负担如来所有的家业，是甚么？）“荷担”，就是担负著。

何以故。须菩提。若乐小法者。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则于此经。不能听受读诵。为人解说。须菩提。在在处处。若有此经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所应供养。当知此处。则为是塔。皆应恭敬。作礼围绕。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

“何以故”：甚么原因这一个人就是负担如来家业的人呢？“须菩提。若乐小法者”：假使他要欢喜这个小乘的法，这样的人。“著我见人见”：他著住到我见上，就有一种贪心；著住到人见上，就有一种嗔心；著住到众生相，就有一种痴心；著住到寿者相，也就有这一种的著住到寿者相，这种的愚痴的见。“则于此经”：他在这《金刚经》的里边，“不能听受读诵。”他因为祇欢喜小乘法，所以对于《金刚经》大乘的实相无相的这种的法，他就不能听受。他也不相信，也不能接受；也不会读，也不会诵；也不能为人解说。因为他心量小，境界小，所以对这个大乘法，他就不懂。“须菩提，在在处处”：无论在甚么地方，“若有此经”：假设若有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话。“一切世间”：一切世出世间，这个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，和阿修罗，有天福而没有天德的这种修罗法界的众生，“所应供养”：都应该供养这一部经，应该发心供养。

这供养呢，以前讲过很多，现在把它再讲多一点。这供养，有十种的供养。十种供养都是甚么呢？第一就是香。我们供佛的那个香，要买最好的那个香、最值钱的那个香，不要买那一种香，是几几乎，人家要把它丢到圾垃箩里，丢到那个 garbage，你把它捡来，来供佛，这是不够诚心的。要用最好的那个香，在佛教里讲这个牛头栴檀。这个牛头栴檀香，烧上可以香四十里。讲《楞严经》我讲过，那个四十里。一点著，就四十里地以内都香。那种的香，那一铢－－一铢就是很少的份量－－就价值连城。所以那种香是最够诚心的。你看那个婆罗门女，讲《地藏经》，她为甚么把她的家宅都卖了，把她的房子都卖了？就去广求供养，广求供具，去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她为甚么卖房子呢？就因为，她要拿出她真正的诚心来，所以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；宁可没有地方住，去到外边去露营，也要来供佛。所以这是一种真心。第二种，用甚么来供佛呢？要用这个花。花，就是种种的那个花。好花好香。总而言之，你用多一点钱买花来供养佛，你的功德就多一点；你不要说是，我欢喜吃好东西，我就舍得钱去买，买，尽量来吃。然后供佛，一个仙（cent，一分钱），我也不舍得了。在那个 garbage 捡一点人家丢到垃圾里头那个花来供佛，这是不够诚心的。这第二种是花。

那么供香有甚么好处呢？供香，你那个身体等到来世，就放香，有一种香气在你身上。你看！释迦牟尼佛口里也放香，身上毛孔也都放香。他身上没有臭气。你为甚么身上有一股臭

狐气？臭得不得了！离得三、五 mile（哩）都可以闻得到你这一股臭气。为甚么呢？你说？我说这个话，你笑，真的！你看警察那个狼狗！你离多少 mile（哩），它一闻你这个味，它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，它就会找去。你不要以为三、五 mile（哩），这是远了，这不远的。那个警犬，都可以找得到的，都可以找得见。那么身上会放香气，你用香来供佛。这也不是说，哦！我用点香来供佛，我求著来生我有香气，不是的。你也不要求，不要希望，自然就有的。你的功德到了，你身上就会放香；你功德不到，你就求香，也衹有臭气。你看天人，他为甚么身上放香呢？天上的人都有香气的。他就因为，在前生用香来供佛。

那么花呢？用花来供佛，那更好了。有甚么好处呢？你来生那个相貌，美满、圆满，那个相貌，非常的美丽、非常的好看，所谓人见人爱，谁看见你谁就爱喜。你要是男人呢，就招得一大帮女人欢喜你；你要是女人哪，就引起一大帮男人来跟著你。说，那更麻烦了！我不希望有这么多麻烦。你要不希望，那更好！你看！释迦牟尼佛相貌那么圆满，也就是因为宿生他用香，花，来供佛，所以相貌圆满。那么你要不愿意相貌圆满，怕这个麻烦，那你可以变成那个菩提达摩。你看，菩提达摩，胡子邋遢的，那个相貌很丑陋的，也可以的。不过那随你的心意，你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就是香。

第三呢，是甚么呢？是灯。你在佛前点灯，来生的眼目就明。眼目就明亮，人家看不见的东西，你也可以看得见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也可以知道。你就会得到天眼通。得到佛眼、法眼、慧眼，得到这个智慧眼、肉眼、天眼，得到这个五眼。为甚么你会有这五眼？就因为你佛前点灯来著。佛前点灯，你这个肉眼也明亮，五眼也会能开的，会开五眼。所以你这个人，说：他有佛眼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哈！你佛前连一滴油也不舍，一对蜡烛你都不买，也不供养佛，那当然你是没有五眼了嘛！你要想有五眼，就赶快地买那个最好的香油，来在佛前点灯供佛，这就会得到这个五眼六通。你看这功德多妙啊！这第三，用这个灯来供佛。

第四是甚么呢？第四，就是璎珞。这璎珞，以前讲那个璎珞珠啊，这个璎珞就是美丽的珠就是了，最值钱的这个珠宝。拿到佛前来供养，供养佛，用这个珠宝，这叫璎珞。这第四，用璎珞珠来供佛。

第五呢，用宝盖。宝盖，有那个幢幡、宝盖。宝盖在空中，像中国那红罗伞，古来作官的顶上不打一把好像伞似的？这个叫宝盖，这宝盖来供佛。这第五。

第六是甚么呢？用这个幢幡。幢幡，就好像这木头对联，这都属于幡之类的；属于幡，这叫幢幡。幢，就是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幢，是一个圆筒形做的，那么一个用珠宝镶上的，也在悬挂到佛前来供养佛，这叫幢幡、宝盖，第七。

第八是甚么呢？第八…（弟子：幢幡是两个东西？）是两个东西。第八是甚么呢？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忘。我现在不是问你；我是告诉你。第八是衣服，是你所有的衣服，最好的那个衣服，做好了，你不要先穿，你要先拿来供供佛。供佛？佛穿你的衣服吗？佛不穿你的衣服，但是这一种表示敬意。这衣服。

我现在算一算还有多少：第一是香，第二是花，第三是灯，第四璎珞，第五是这个宝盖，第六是幢幡，第七是衣服。我觉得这个甚么，第七是衣服。

第八呢，是果食。这种水果，饮食，你吃的东西，都应该供供佛，不应该没有供佛，自己就先吃了。这第八，这果食都要先供佛的。所以我们在以后，所有的居士都记得，在佛堂，或者庙上吃东西，在出家人没有吃的时候，自己不可以先吃的。因为必须要僧人先吃，一起吃，才可以吃的。因为过去我看见，有几个居士到这儿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连佛也没有供呢，拿起来东西就吃。在庙上，不可以这样子的！必须要先供过佛。我们因为是信佛的，信佛就要恭敬佛；恭敬佛就要恭敬法；恭敬法就要恭敬僧。所以在出家人没有吃东西的时候，这自己不要吃。除非有特别情形，这个出家人或者没有时间，或者说，你们可以先吃吧！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先吃。那么这一切一切佛法，都有一个法在里边的，不可以太随便了。这是第八，用这个果食来供佛。

第九是甚么呢？用音乐。有人说，是不是 piano（钢琴）？也差不多。不过我们这个音乐就是，敲木鱼，敲鼓，敲钟，或者敲引磬，唱赞，这就叫音乐。以音乐来供养佛。

第十是甚么？第十是最简单，甚么也不必费，就这么合掌；这合掌供养。第十是合掌供养。

你们记得这个供养有这十种。第一是香。第二是花。第三是灯。第四璎珞。第五宝盖。第六幢幡。第七衣服。第八果食。第九音乐。第十合掌作礼。这十种的供养。

那么在这个经典所在之处，这都应该供养的。"当知此处"：你应该知道，"此处"，这个地方，"则为是塔"：这个就是如来的真身所在之处。如来的真身，如来的舍利所在之处，"皆应恭敬"：一般人都应该恭敬。"作礼围绕"："作礼"，就是叩头顶礼；"围绕"，就是右绕三匝，向右边那么绕佛。我们念〈大悲咒〉，或者念佛，向右这么绕，这就是围绕。"以诸华香"：用这种种花、种种香"而散其处。""散其处"就是来供养，作供养。

B16.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

复次。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受持读诵此经。若为人轻贱。是人先世罪业。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轻贱故。先世罪业。则为消灭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这一段经文是说，这个人，重罪轻受。"复次。须菩提。"释迦牟尼佛，恐怕众生不明白这个大乘实相的妙法，而生出一种疑惑，疑惑甚么呢？疑惑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经典，这样子的深妙，可是为甚么有人念《金刚经》，还被人家看不起呢？恐怕人，生出这种的怀疑，所以又讲一遍。说，"复次。须菩提"：说，空生，"若善男子善女人"：这个修五戒十善的男人，和修五戒十善的女人，"受持读诵此经。"他受持于心，持之于身，那么又能读又能诵这一部经典。"若为人轻贱"：这个人，假设他诵经，被人所轻贱。这是甚么原因呢？人看不起他，说，你看他还念经呢！还念佛呢！那简直成一个经混子、佛迷糊了。经混子，就在念经，谓挂羊头卖狗肉。挂这个羊头卖狗肉，是这个店，不是这一行。就说，他这个还学佛，念佛呢！你看他！无所不为，又偷，又杀，又邪，又淫，又邪淫，又妄语，又饮酒；他无所不为，他还念经呢！真等于骂人呢！这简直他是骂佛呢！这么样，这是轻贱这个人！

为甚么这个人念经会被人这么样轻贱呢？会被人这样看不起呢？"是人先世罪业。应堕恶道"：这人他在前生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罪业－－或者杀过父亲，或者杀过母亲，或者杀过阿罗汉，或者破和合僧，或者出佛身血；到处挑拨是非，挑拨离间，这样子，所以他应该堕恶道；不应该得到这个微妙的、甚深这种的实相的大乘佛法。那么他现在得到了，所以"是人先世罪业。应堕恶道"：应该堕落到这个三恶道。三恶道就是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这三种的恶道。"以今世人轻贱故"：以现在，世间人轻慢他的缘故，"先世罪业。则为消灭"：前世的罪业就消灭了。所以他这个重罪轻报，虽然应该堕落恶道，因为现在被世人一轻贱他，哈！他的罪业就消了。

所以，你们每一个人要念经的时候，有人看不起你们，有人说，这才是迷信呢！那真是你的德行所感。为甚么有人这样来轻慢你呢？轻贱你，看不起你？认为你是一个最愚痴的？英语叫甚么？ stupid，这意思。very stupid！他这么样一想你啊，你前生这个罪业就都没有了，就都消了；他要不这样给你，来轻看你，你罪业不能消。为甚么呢？"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"你没有一个人这么样轻慢你，再来试验试验你，有没有忍辱的功夫，这么试验试验你。你有忍辱功夫了，你认为不要紧。你说你轻慢我吗？这真是摩诃般若波罗密！这真是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你能这样啊，你觉得他轻慢你这种的滋味，就等于那个波罗蜜那么甜，你就可以到彼岸了。所以，你应该感谢他，说，你真是我的善知识，你这一轻慢我，我的罪业就消灭了。这可真

是，我成佛，是你度我成佛的！那么你这样一想，你怎么会再生嗔恨心呢？自然而然就会有忍辱了，有忍辱就波罗蜜了。

那么“是人先世罪业。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轻贱故。先世罪业。则为消灭”：你看！这说的决定词，一点含糊都没有。“则为消灭”：决定消灭！“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应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种佛果，一点你不要疑惑的。

所以你们谁念经，有人骂你，那是最好了！有人打你，你就向他叩头。你说，阿弥陀佛，你就是佛了。这回你这一打我，我前生的罪业，如汤泼雪，就好像那个慧日销霜雪一样。那个太阳照到那雪上，把雪都给照化了。这个他轻贱你就等于太阳，你的罪业就都化了；化了，罪业消尽了。你业尽情空，就可以证得佛果，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须菩提。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。于然灯佛前。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。悉皆供养承事。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。于后末世。能受持读诵此经。所得功德。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。百分不及一。千万亿分。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

在前一段经文所说要有人读诵这《金刚经》，要为人轻贱，这因为甚么呢？因为这个人先世有罪业，应该堕落到三恶道去。以今世人轻贱的缘故，那么前生的罪业就消灭了。这叫重罪轻报。那么应该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

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，“须菩提。”“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”：这个“我”，是释迦牟尼佛自称。那么佛证得有八大自在我。这八大自在我，前几天已经讲过了。我不知道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。如果有人记得，可以替我讲一讲，我就省一点气力。

翻译者： The abbot requested for someone among us to speak for on the eight kinds of large self confidences 自在。These were explained a several days ago I think ……so probably a several days ago.

弟子： ……talk about what.

上人：甚么？

弟子： ……What do we talk about?

上人：八大自在我。

翻译者：我就是我你他的我。

上人：哎！

翻译者： Eight great 自在 me ， 我。

上人：有谁记得就快一点讲出来！

翻译者： Whoever remember should speak forward. Or ……abbot said everything.

弟子： Eh, I could tell three.

翻译者： Well, good. 他说有三个了。

上人：嗯，谁？

翻译者：那个戴眼镜的那个。

上人：啊。三个都甚么？

翻译者： What were the three ？

弟子： ……（注：听不清楚。）

翻译者：错了，完全错了！他就是讲那个我们；昨天他来听这个讲演的嘛！他讲这个昨天讲的东西…

上人：昨天讲的是甚么？

翻译者：是《楞严经》里头的那个波 …… 者 …… 其它的道理。

上人：哦！那他是不懂。有人懂没有？我们自己有懂的人吗？

弟子：…… 。

上人：哦 …，嘿嘿！

弟子：…… 甚么地方都有“我”。

上人：这有八种自在我，Nobody remember ？嗯！哎！我给你们讲了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成佛了之后，证得这八大自在我。有八个自在我。

这个八个自在我，第一就是，能示一身为多身“我”。能现出来一个身变成多身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以这个一粒微尘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能遍满三千大千世界。这第二。第三呢，他能以这个大身轻举远到。方才你说可以到很远的地方，这轻举远到：这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能以无量类身（无量类，就不是一个种类，甚至于佛身、菩萨身、声闻缘觉身、天身、人身，这个阿修罗身，乃至饿鬼身、畜生身，这叫无量类，无量类，无量种类的身。）常居一土。一土就是一个国土。这第四。第五种身呢，就是诸根互用。

诸根互用，你们听惯了的，是不觉得奇怪。没有听惯经的，说这真奇怪！怎么奇怪呢？眼睛能吃东西，耳朵能看东西，鼻子能说话。你看！鼻子可以演说佛法；嘴呢，也可以听，又可以吃东西，又可以听，又可以看。哎，你看！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可以有六根的这种能力，这叫六根互用，诸根互用。那么第五。

第六呢，他得一切法而无法相。虽然得一切法，但是可不著一切相；没有相，没有法相：这第六。第七呢，能说一偈义（这一个偈颂的意思、这个义理），经无量劫。经过无量劫那么长的时间，也说不完这一个偈颂的道理。这第七了。第八就是身遍诸处。他这个身，可以遍满一切处，犹如虚空一样的。这是八大自在我。

我大约上个礼拜讲的，谁不知这个礼拜就给我就都忘了！这是，我费这么多气力，没有人拿著当一回事。但是，我也还不嫌会麻烦，今天再给你们讲一遍。你们再要记不住了，等下个礼拜我再讲一遍。那么相信哪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无论如何会有一个、两个人可以记得住。

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念，“念”就是回忆，就是想。想甚么呢？想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过去没有数量那么多的阿僧祇劫，没有数量。于然灯佛所，我于然灯佛前，我在然灯佛那个时候。在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，他那时候是一个陶师。甚么叫陶师呢？陶师就做砖做瓦的、做磁器的这种的工作的师傅，这种的技术人员。就专门造砖，造瓦，造这个茶杯，茶壶，这些个磁器，这个陶磁的师传。

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古释迦。这个古释迦一看这个陶师的机缘成熟了，应该去度这个陶师去了。这个陶师叫甚么名字呢？叫广炽陶师。广，就是广大的那个广；炽，就是五蕴炽盛苦的那个炽，就好像很多火似的那个炽。这广炽陶师一看见古释迦来了，他就欢迎得不得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！这回我也见著佛了。见著佛，他就听这个佛说法；一听佛说法之后，他即刻就发愿了。他发甚么愿呢？他发愿说，你这个佛啊，真好！将来我成佛也和你这个佛一样，和你这个佛一样，我的名字也叫释迦牟尼。就在这个佛前发愿，去修道。

那么从这个佛，到到宝积如来这个时候，这是中间经过七万五千佛。七万五千个佛，这叫第一个阿僧祇劫。那么他由做陶师那时候就发心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修行，经过七万五千个佛，就到宝积如来那个时候。这个时间有多长啊？你算算，这每一位佛，都不知多久才能出世！他经过七万五千个佛。那么这叫第一个阿僧祇劫。

由宝积如来到然灯如来这个时候，这又经过七万六千个佛的时间，这叫第二个阿僧祇劫。

那么由然灯如来，再到这个圣观如来，这是第三个阿僧祇劫。那么第三个阿僧祇劫，他经过七万七千佛。

第一个阿僧祇劫是七万五千，第二个是七万六千，第三个是七万七千五百个佛。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这叫三大阿僧祇劫，他修成佛的。那么这个我相信以前也没有讲过，现在才给你们讲出来，这叫三大阿僧祇劫。

所以说“我于然灯佛前。”“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。”“得值”，也就是值遇，也就是遇著。遇著多少呢？这回说得更多了，“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”那么多的诸佛。“悉皆供养承事”：那么这每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都供养他，承事他。“承”，就是奉承而服侍，好像服劳执役，这个种种之类的。“无空过者”：哪一位佛，他也没有说空空的就过去，而不供养；都供养。

“若复有人”：假使要再有人，“于后末世”：在这个后来，末法的时候，“能受持读诵此经”：能以心受此经，身持此经，能以对著本子来读，离开本子来诵这个经典，“所得功德”：他所得的功德，“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”：于我在以前三大阿僧祇劫，供养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那么多的诸佛呀，那个功德，“百分不及一。千万亿分”：百分之中，也不及其中的一千万亿分之一。“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”：乃至于，用这个算数，用这个譬喻来比喻，也比方不出来那么多的功德。所以，我虽然供养过那么多的诸佛，那么大的功德，将来末法的时候有人，祇能受持读诵这个经的功德，就比我那个功德，高出百千万亿那么多的倍数。

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于后末世。能受持读诵此经。所得功德。我若具说者。或有人闻。心则狂乱。狐疑不信。须菩提。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。果报亦不可思议。

“须菩提”，你应该要知道，假设这世界上有受持五戒修行十善的善男子和善女人，“于后末世”：在这个将来末法的时候，“有（能）受持读诵此经”：有，能受持读诵这部《金刚经》。“所得功德”：他所得的这种功德，“我若具说者”：我，如果详细完全把它说出来，“或有人闻”：或者有一个人听见我这赞叹这个经的功德，“心则狂乱”：他的心里不但不信，而且发起狂乱来了，发起狂乱就狐疑不信。

“狐疑”：怎么叫狐疑呢？因为这个狐，是一种兽类，就是狐狸。这种兽类，它表现得很聪明，实际上它是很愚痴的。那么这种兽类对一切的事故、事物，它都生一种怀疑。那么最显著的一种怀疑是甚么呢？它在这个渡河涉冰的时候，这个冰－－在北方冬天，这个河上都结冰－－那么这个狐狸要是从这个冰上边走过的时候，它走一步就听一听；走一步，听一听。听一听甚么呢？听一听这个冰是不是不坚固？是不是，这个冰这个力量受不住它这个身体，会把这个冰踩破了。所以它渡河就这样子。凡事，它都怀疑，不相信，这叫狐疑不信。“须菩提”：须菩提！你要知道，“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”：你应该知道，这实相般若的妙义，它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议，这种妙处你想像不到的。可是，它这种果报亦不可思议！那么如果没有善根的人，你听见这个经典就会不生信心。为甚么不生信心？就因为他善根薄弱。所以这种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。

B17.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

尔时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云何应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佛告须菩提。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当生如是心。我应灭度一切众生。灭度一切众生已。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则非菩萨。所以者何。须菩提。实无有法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于然灯佛所。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佛于然灯佛所。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尔时”：当尔之时，就是佛说这个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这个时候。这个须菩提，就对佛说了；须菩提听见佛这样赞叹这个经的功德，于是乎就又请问佛，说，“世尊。善男

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：这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他发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，“云何应住”：他怎么样才能住心？怎么样他才能降心呢？要怎样子令他这个心才能无所住呢？怎么样子才能令他心降伏了呢？要离开相而降伏其心呢？这个，前边也有这么一段经文，但是他那是问的自己怎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自利的。现在呢，是说所有一切人，怎么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怎么样降伏这个心，怎样能住这个心。

“佛告须菩提”：佛告诉须菩提，说，“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”：发无上正等正觉这样心的人、这样的人，“当生如是心”：他应该，生出这一种心来。怎么一种心呢？“我应灭度一切众生”：他说，发这种菩萨心哪，就要灭度一切众生，就要去度脱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“灭度一切众生已”：他把这一切众生都度完了之后。这个“已”；“已”就是度完了。“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”：那么在这个菩萨的心里头，没有一个众生是他所灭度的。为甚么呢？他无所执著。如果要有所执著，那就有了四相了。“何以故。须菩提”：甚么缘故，他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呢？都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还没有一个众生是他灭度的呢？“何以故。”

“须菩提。若菩萨”：假设这个度生离相的菩萨、度生离相这一位菩萨，“有我相人相。”怎么叫“有我相”呢？他有一个我能度众生，这就叫有了我相了。怎么叫有人相呢？他说，我能度人，这有了人相了。我能度众生，这是我相了；又我能去度一切的众生，这个众生是我所觉的。那么能有我度、自度、度他这种的相，就变成众生相了。你再要有自觉觉他的这种的心，这就变成了一个寿者相了。所以也没有能度，也没有所度，也没有一个被度的，要不著一切相。所以，度一切众生而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。

如果有这四相呢，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“则非菩萨”：这他就有所执著啦，不但法没空，人也没空；人也没空，就有我执；法没空，就有法执，所以即非菩萨。“所以者何”呢？所以然的缘故是甚么缘故呢？“须菩提。实无有法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”：本来是没有一法可得，没有一个法相可得。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”，他祇是一个名而已。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呢？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须菩提！在你的意思里怎样啊？“如来于然灯佛所”，在这个地方又恐怕一般的众生怀疑，那么既然三藐三菩提、成佛也无法可得，那么为甚么又要发心呢？所以，佛又解释，说，“如来于然灯佛所”：如来我呀，在于然灯佛那个地方，“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。”说，我在然灯佛给我授记的时候，我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我有法所得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这个须菩提，听到前边释迦牟尼佛这种种的议论、种种的发挥、种种的道理，他已经明白这个般若无法可得这种的道理了。所以他说：“不也。世尊。”没有法可得。“如我解佛所说义”：这个“如我”；“如我”，他这没有说是一个决定辞，他就是说好像照著我的意思，来解释佛所说这个道理，他没有敢下这个肯定辞，没有说一定得这样子。这是按照我的看法，是这个样子，那么不知对不对。这里还有一个活动的口气。好像我来解释佛所说这个道理，“佛于然灯佛所”：佛在以前然灯佛那个时候，“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是实在无有少法可得，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。

佛言。如是如是。须菩提。实无有法。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若有法。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号释迦牟尼。以实无有法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。作是言。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号释迦牟尼。

“佛言”：释迦牟尼佛听见须菩提这样子的解答之后，所以就说啦，“如是如是”：说，是这样子，须菩提！你是这样子解释法，我也是这样子解释法。“须菩提。实无有法”：这个“实无有法”，是斩钉截铁，说的决定辞，说，实实在在的没有法。“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你不要生出一种怀疑心，以为佛在然灯佛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甚么秘密的法得到，这是

错误的见解。释迦牟尼佛在然灯佛的时候，没有一种秘密法而得到这无上正等正觉的。“须菩提。若有法”：假设，须菩提！要有法可得的话，“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”：假设要有法，我如来得这无上正等正觉的话，“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”这个然灯佛，在当时，我在第二个阿僧祇劫遇见然灯佛的时候，他就不会给我授一个记别号。甚么叫授记呢？授记，就是预先授一个记别号，就是好像一个预言似的。说，好啦！你等到来生，一定做一个有钱的人。好像我现在，给某一个弟子授记，说，你今生护法，发这么大的心，你等你来生，一定是很有钱了！这也是一个授记。这是个比喻。

那么现在这个然灯佛，给释迦牟尼佛授记，就说，你等到将来的时候，在甚么世界，甚么世界？就娑婆世界，成佛，叫释迦牟尼。这是，给他预先授一个记别号。“则不与我授记”：如果我有少法可得的话，然灯佛就不给我授记了。他就不会说，“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”你在来生就做佛，“号释迦牟尼”。释迦牟尼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，就叫能仁寂默。能，就是能够不能够那个能；仁，就是仁慈的仁，仁爱的仁。寂默：寂，就是寂然不动的那个寂；默，就是默然不语的那个默：寂默就是不讲话。这个能仁，就是随缘；寂默呢，就是不变。既随缘又不变，既不变又随缘。所谓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；动不碍静，静不碍动。能仁就是一个动；寂默就是个静：动静都在这个定中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，就叫能仁寂默。

“以实无有法”：因为，实实在在地没有法可得。这个“阿耨多罗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没有法可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种果位。为甚么呢？这种果位是自修自证的，不是从外得来的；是你本有的，本来就有的，不要向外驰求。不是说，我们藉著外缘，藉著外边的力量来，使之自己生存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自己修才自己能得。虽然得，但是还毫无所得。因为本来也没有失过，所以也就无所得。“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。”因为这个，所以然灯佛，他就给我授记，给我授一个记别号。“作是言”：作这样的一个说话。“汝于来世”：说你在这个来生，“当得作佛”；应该成佛了，你的名号就叫释迦牟尼佛。

何以故。如来者。即诸法如义。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实无有法。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是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。所言一切法者。即非一切法。是故名一切法。

“何以故”：甚么缘故呢？“如来者”：这“如来”两个字即诸法如义，就是，一切诸法都如如不动的这个样子。那么如如不动，又有一个甚么相貌呢？没有一切相貌，所以才说无法可得；你要有法可得，这个法是个甚么样子呢？是个青色的？是黄色，是赤色，是白色的呢？是个长的，是个方的，是个圆的呢？没有名，又没有色，又没有相，所以，这是诸法如义。这诸法如义就是如来一个意思，所以，你要有法可得就不是如义了；你要有法可表也就不是诸法如义了。“若有人言”：假设要再有人说，“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说，如来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了。“须菩提。实无有法”：实实在在的，我告诉你，无有少法可得，“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佛，无法可得，无上正等正觉 。

“须菩提。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假设你要勉强说，如来有所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话，“于是中”：在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上边，“无实无虚”：也没有一个常法，也没有一个断法，也没有一个真，也没有一个假。那么没有真，没有假，这是中道；中道了义，这个中道实相的般若。“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如来又说一切法，虽然是无法可得，可是皆是佛法；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没有超出佛法之外。

我才说一切宗教都是佛教，它没有超出到佛教的外边去，因为佛教是包罗万象的。佛法是具足一切法，佛教也具足一切教；佛教里边也产生一切教，这一切的宗教，都是由佛教而产生出来的。那么既然由佛教产生出来的，将来还是还归于佛教。它从此地生出来的，将来还是到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现在你不要问他，你是甚么宗教？你是信天主、耶稣？无论信甚么宗教都

没有跑出佛教之外。所以，祇管你信去。你信来信去，你走来走去，一定要回来的。所以你看这有多大！佛教也是这样大的，佛法也是这样大。虽然说无法可得，但是还没有一个法不是佛法，没有一种法不是佛法。所以又有甚么法可得呢？“须菩提。所言一切法者”：须菩提，所谓一切法，按著俗谛来讲，这是有一切法。要按著这个真谛来讲呢，“即非一切法”：就没有一切法。要按著中谛、中道来讲，“是故名一切法。”一切都是中道，一切都是了义，所以，“是故名一切法”，祇有一个假名而已。

须菩提。譬如人身长大。须菩提言。世尊。如来说人身长大。则为非大身。是名大身。须菩提。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。我当灭度无量众生。则不名菩萨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实无有法。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一切法。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须菩提。若菩萨作是言。我当庄严佛土。是不名菩萨。何以故。如来说庄严佛土者。即非庄严。是名庄严。须菩提。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。如来说名真是菩萨。

“须菩提。譬如人身长大”：我现在为甚么说这一切法，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呢？因为，须菩提，我给你说一个譬喻。“譬如人身长大。”“须菩提言。世尊。如来说人身长大。则为非大身。是名大身”：那么说是，“譬如人身长大。”须菩提听见佛说这一句话，那么他已经明白。他说，“须菩提言。世尊。如来说人身长大”：如来所说这个法身，是大，“则为非大身。”法身是无相的。无相，所以你不能说是他是个大身，“是名大身。”不过也就是依照这个假名，而名为大身而已 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“菩萨亦如是。”说，这个菩萨也就像这样子的。“若作是言”：假设这个菩萨，他作这种的言论、这种的言说，“我当灭度无量众生”，“则不名菩萨。”他要有一个我，说是，哦！我应该灭度一切众生，我应该度脱一切众生。他要有这一个我字的话，则非菩萨，“则不名菩萨。”他就因为有我执。你既然有我执，就不能叫他一个菩萨的名字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他不可以叫菩萨呢？须菩提，你应该知道，“实无有法。名为菩萨。”这个菩萨的名字，也是个假名，没有一个实体，没有一个形像可以看得见的，说这是个菩萨，“实无有法。名为菩萨。”给他取个名儿叫菩萨。“是故佛说一切法”：因为这个，所以佛才说一切法，“无我”：应该要无我；没有我就没有我执，没有我相，没有我执；“无人”：也没有人相；“无众生”：也没有众生相；“无寿者”：也没有寿者相：这四相都没有。也就是，我执也空，法执也空，连一个空的执，都空了。要这个我、法、空都没有所执著，没有所执著，才能把这个轮回生死度了。你没有我，就是度过去这个我执；没有人，就也没有一个人相的执著了；没有众生相的执著；也没有寿者相的执著，这就是把这个我执、法执、空执，都断了。

“须菩提。若菩萨作是言”：假设菩萨要作这么一种的说法。说甚么呢？“我当庄严佛土”：说，我呀，应该庄严佛土。这也就是不名菩萨。为甚么呢？他还有一个庄严的这个执著存在著，还有一个我执。我是一个能庄严的，那么佛土是所庄严的。前边那个度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，也是这样的。我是一个能灭度的，众生是我所灭度的，还有一个能所呢！既然有能所，他没有把我相看空。菩萨，度众生而不著众生之相；不是不著众生之相，而不著菩萨自己这个相。菩萨自己也就是众生之相，所以不著住到自己，也就是不著到众生。那么现在也没有一个能庄严，也没有一个所庄严，就是，做过去，做了就是做了，不需要存一种有功德的心。

好像我们普通的人想做某一种的功德，做过去，不要记得它。不要，哦，这个功德是我做的，这个功德是我能做的，谁受了这个功德。这就是所做的，有能，有所。那么现在菩萨庄严佛土呢，也是要庄严佛土即非庄严，把它空了。“是不名菩萨”：你要有一个庄严佛土的这个心，不是说不庄严佛土，是庄严而未庄严。就是你庄严佛土了，犹如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一样，不要有所执著。怎么叫“庄严”呢？“庄严”，就是令这个佛土－－佛土就是佛的国－－令佛国，

特别的妙好、特别的那么样美丽。好像我们现在用花来供佛，用香来敬佛，用种种的果来供佛，这都叫庄严佛土。一方面说是，这叫供养三宝，另一方面也就可以说是庄严佛土。为甚么呢？在佛前摆上一点花，看著是特别的好看；好看的时候，这就叫庄严。那么庄严佛土呢，就是令佛国家，增很多的光辉，很好看的。所以你要有庄严佛土的心，“是不名菩萨”。你要有这种的执著心，“是不名菩萨”。“何以故”呢？

“如来说庄严佛土者”：如来所说，庄严佛土者，这按照俗谛来说是有所庄严的。按照真谛来讲呢，“即非庄严”。要依照这个圆融无碍的道理来讲，这是一个庄严的名字而已。所谓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在这个佛事门里边，无法不是佛事。随拈一法，无非法界。你就信手拈来，甚么都是法。这叫“佛事门中不舍一法。”

“真如性上不立一尘。”真如自性上头，连一个尘点那么多的东西也没有，连一粒微尘也没有。所以说，“佛事门中不舍一法”；“真如性上不立一尘”。“须菩提。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”：假设这个菩萨，他能通－－“通”就是明白，通就是通晓；“达”就是达到这种的境界上；达到这种境界上，甚么境界呢？“无我法”：前边所讲，这都要无我，就没有我执。要明白这个没有我执这种的菩萨，“如来说名真是菩萨”：如来说，这一类的菩萨才真正是菩萨。

B18 一体同观第十八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肉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天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慧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法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佛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恒河中所有沙。佛说是沙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

现在讲这个五眼。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释迦牟尼佛，说完了前边这菩萨没有度众生的相，和没有庄严佛土的相。我们人初发菩萨心，所做的一切功德，都不要有一种执著心。你这个人做功德，祇要你发心，说，我这个是做的功德。你不管，你不用问，对方这个钱是用到甚么地方去了。你做了功德，这就像种地似的，把它种到地下。出不出，这是又要看天时的关系，又看土地的关系，又看这个水份的关系，将来它成长。如果你说，我不种；不种，始终也不会有生长的希望。所以，菩萨发心作功德，祇要去做去，就和种田一样的；你祇要去种田，将来一定就会有收获的。你不要问它收获的时候是多少，看你种的时候是怎么样种的。所以前边这个菩萨度生而无度相，庄严土而无严相，这都是这个道理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。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你认为“如来有肉眼不”：如来有没有肉眼呢，你说？

这个肉眼，不是我们这两个眼睛这个肉眼。这个肉眼，我以前不是讲过吗？这是，属于五眼之中的肉眼。怎么它不叫旁的名称，叫肉眼呢？因为这个眼睛，它可以看见有色相的东西。有形有色的东西，它都可以看得见；那么没有形色的东西呢，它也可以看得见。这个肉眼和天眼、佛眼、慧眼、法眼，这五眼。五眼，在我们人头上这个地方长著。那么这个肉眼、天眼在我们这两边；这一边是肉眼，一边是天眼。你要是等你开这五眼的时候，你用一用你那个眼睛。这个天眼能看见天上的东西；它看不见人，看不见这桌子，花呀，甚么东西，它看不见的。因为它能看见无形相的；有形相的，它看不见的，这个天眼。但这个肉眼呢，它就可以看得见。它既可以看见无形的东西，又可以看见有形的东西；它有形的东西也无障碍，无形的东西也无障碍。所以，因为能看见有形质的东西，所以叫肉眼。这个人哪，它也可以看得见。

我们这两个眼睛可以看见人，但是你看不见鬼神。你这个肉眼又可以－－你把这两个肉

眼睛闭上－－那个眼睛一样可以看得见这个人。一样这个人谁在甚么地方坐著，这个人是黄种人哪，还是白种人哪？是黑种人哪，是红种人哪？它一看就知道。并且这个人长得相貌，是圆满不圆满啊？哪一个地方有个黑痣，哪一个地方有个疤瘌，哪一个地方有一个甚么特别的记号，它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一点都不混乱，比这个眼睛看得更清楚。这个眼睛往远了一看，看不见。你这个肉眼最低限度在十五里地以内的事情，这个人哪，物啊，它都可以看得见的，就隔著房子甚么的，它都可以看得见的，这个肉眼有这么样子作用！

那个天眼呢，天眼就看天上的天人。天人，在那个地方互相吃东西，或者互相在那个地方用功打坐啊，天人多数都欢喜打坐的，又禅定，都可以看得见的。你说，现在用望远镜才可以看到月球上头有甚么情形。你要开了天眼，不用望远镜，就在这坐著，那天上有甚么东西，月球上有甚么东西，星球上有甚么东西，你都可以看得见的。那真比现在科学，要用这甚么种种的科学的方法，才能化验出来，才能试验出来。你那不用试验，你就是这儿稍微一入定，把这个一切一切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，你如果开了天眼，研究天文学，那是帮助你特别多。但是，你可不要给国家去做奴隶去。

为甚么呢？你一想去赚钱呢，你这个东西就都会又没有了。所以就这么妙，它这个东西是无价宝嘛！你想要拿它卖钱去，那就没有用了。你甚至于就说是，哦！我看见甚么了。你想要到国家去得到你的专利权，怎么样子？你那天眼就会随时没有了。就这么妙的！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它来取利，不能用它来标异现奇，来向人炫示。说是，哦！你看我！我知道的东西，你们都不知道。你一有这种的毛病，那也就快没有天眼了，也快没有了。为甚么呢？你一有自满的心，你一有，说是我这个可以比你，超过你了。那也就有这种的贡高的心，这都叫有我执了。好像前边那个菩萨也没有度生的相，也没有严土的相。为甚么呢？就因为叫他没有我执，把我呀，放下它。你如果得了天眼，得了肉眼，你有了我执，你看！我有天眼，你没有，你现在，哈哈！还不行呢！那就有了我执了；有我执，这个天眼就看得清楚的，你会看得不清楚一点；你看得不清楚，就根本就看不见了。就有这么重要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佛法要真正明白才算；不真正明白就有了，或者有的时候也会弄错了。

“如来有肉眼不。如是”：这个须菩提说，“如是。世尊。”如来是有肉眼的，“如来有肉眼”。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天眼不”：如来有这个天眼吗？“如是。世尊”：须菩提说，是的，“如来有天眼”。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慧眼不”：这“慧眼”就是智慧眼。这个智慧眼，能明辨是非，一看！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，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；有智慧的人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不能混合的，这叫有智慧眼。有智慧眼的人，这就不会愚痴了；你愚痴的人也就不会有智慧眼。这智慧眼，最要紧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为甚么要研究佛法，也就因为要栽培我们自己的智慧眼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样问须菩提，须菩提就说了，“如是。世尊。”说，“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慧眼。”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法眼不。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法眼”：这个释迦牟尼佛又问，说，须菩提！在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如来有这个法眼吗？“如是”，须菩提说，“如是。世尊。如来有法眼。”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有佛眼不”：那么前边那四种的眼，须菩提都答得对了。所以，佛恐怕他还不清楚，所以又问，“如来有佛眼不。”“如是。世尊。”须菩提说，“如来有佛眼。”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须菩提！在你的意思里怎样子？“如恒河中所有沙”：好像，前边那恒河中所有的沙，“佛说是沙不”：佛说这个是沙，是不是沙呢？“如是。世尊。如来说是沙”：那么须菩提就说，“如是”，是这样子，如来说这个沙也就是沙，“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”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一恒河中所有沙。有如是沙等恒河。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。如是。宁为多不。甚多。世尊。佛告须菩提。尔所国土中。所有众生若干种心。如来悉知。何以故。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。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。须菩提。过去心不可得。现在心不可得。未来心不

可得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样子啊？“如一恒河中所有沙”：比方说，这一个恒河里头所有沙，“有如是沙等恒河”：有，这一个恒河里头所有的沙这么多的恒河，每一粒恒河沙作一个恒河来计算，“有如是沙等恒河。”“是诸恒河所有沙数”：这一切的恒河里边所有的沙数，“佛世界。如是”：佛的世界好像这么多。“宁为多不”：你说这个佛的世界多不多呢？“甚多。世尊”：这个须菩提说，这很多的，世尊。

“佛告须菩提”：佛告诉须菩提，“尔所国土中”：这个“尔所”，就是如许，当如许讲，就像这么多的国家。这个“尔”，不是说你那个国土中。这个“尔所”就是如许。如，就如是这个如；许，就是许可的许：如许就是像这么多国土中。“所有众生”：这么多国土里边所有的众生，“若干种心。”“若干种心”，就是他们那么多的众生，有那么多的种心。“如来悉知”：如来，每一个众生有甚么心，如来都知道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呢？“如来说”：如来说过，“诸心皆为非心”：这一切众生的这个诸心，皆为非心，这不是真心，“是名为心。”这不过都是一个凡夫众生的普通的心而已。“所以者何”：所以的缘故是甚么道理呢？须菩提，我现在简单一点告诉你，“过去心不可得”：这所谓的过去的心也不可得，无所得；现在的心也无所得；未来的心也不可得。为甚么呢？你说这个是过去，过去已经又过去了；那么过去的不存在。你说，这是现在，现在的又过去了，也没有存在。你说，那个是未来，未来的还没来呢！也不可得。这三心不可得；三心了不可得，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若干种心都不出一种的攀缘心；要没有攀缘心了，就三心了不可得。

再讲一讲这个五眼。方才所说这个五眼，这五眼是从里边生出来的？是从外边来的？不是从里边生的，也不是从外边来的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的人就会得到这五眼，有的人昼夜那么求也求不到。这是甚么原因？这个五眼，也不是从里边生出来的，也不是从外边来的，也不是从中间，是本有的。究竟是怎么样来的呢？这是要你修行用功，你功夫到了，自然就会有的；你功夫不到，你求也求不到的。你有心求，这是妄想；无心求，这是感应。那么在你用功，怎样会开眼呢？你做事情，修行，都要做一些个有智能的事情，不要做一些愚痴的事情。甚么叫有智慧的事情？甚么又叫愚痴的事情？你知道好的事情，你不做，这就叫愚痴；你知道坏的事情，你要去做，这就是愚痴的事情。你知道好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去勇猛精进去做去，这就是智慧；你知道这个坏的事情，我发愿一定要把它断除了，我不做这一些个事情，这就是智能。你明明知道这是坏事，哦！你还要去做去。你说，这不是愚痴？是甚么？

那么举个例子。你知道赌钱，这不是正道。哈！单要跑到雷诺去；回来就又要睡一天觉。你说！这是不是愚痴？人人都知道这是不一定对的。到那地方去赌钱呢，多数都是输的，但是还都要去赌去。甚至于，哈！我从香港来的这个弟子，大约结婚之后，或者钱也不够用了。哎！去赌一赌去，想要赢一点钱。其实去一趟，不但不赢钱，而且还要搭了很多精神，所以今天也不能来了。那么这是个譬喻，本来他人是很聪明的，但是要去做一些个糊涂事。再者，还有一件，本来他以前，要清身修道的。清身，就清净他这个身体；修道，不结婚的。他说，结婚，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哦！现在钻到里边去了。这就是，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很对的，又跑到那个阵里边去。你说这不是愚痴吗？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就不做了，这就是智慧；你知道是不对，还要做这个不对，还要跑这个不对里边去，这就是愚痴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很不容易得到五眼的。想得到这个五眼，就要做事非常的清楚、非常的认真，不能随便马马虎虎的。那么这是，得到五眼的这种的因缘。

那么再者，这个五眼，方才说这个智慧眼。智慧眼是观法界性的；观法界性是得具足一切的智慧。这个法眼，这个法眼哪，譬如说，得法眼净。这个法眼净，你看经的时候，你看一切的佛所说的经典。我们这个经典固然是可以看了，就是你不看这个经典，尽虚空遍法界随处都是佛法，都有经典，都有佛法在里头。祇要你一念，所谓照了诸法实相，你这么祇看一眼，把那

一切的佛法那个真义，就明白了。这叫照了诸法实相。佛眼呢？佛眼，你们大家差不离都知道，就是在这个二眉中间，这个头，正中间，这是佛眼。你们记得，要知道佛眼，就记得在这个地方。你等你有一天，你这地方现出来一个眼睛：我这里怎么跑出来一个眼睛呢？呵！就是吓得不得了，哦！我怎么搞的？多了眼睛了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多的时候，你也就不会生惊恐了，不会怕了。那么这个佛眼能洞观一切。这个洞，就是当个明了讲。洞观，明了，观察一切。所谓人的前因后果，宿命通啊，天眼通啊，这一切的都了解了。那么这个佛眼，是有形有色的也可以看得见，无形无相的也可以看得见。它比这个肉眼那种的力量，又增加了几千万倍。所以这个佛眼是最妙的，是最不可思议的！
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五眼的人，应该要好好保护它。怎么保护它呢？你就往前继续去，栽培你的善根，修你的福慧。要没有得到的，要好好用功，更要栽培你的福慧。你的福慧够了，你五眼也就开了。这是，我讲少少的意思。（注：这时有小孩子哭）不要紧的，不要怕！不要紧！（注：这时孩子的父亲表示歉意）没关系！你坐那儿了。没关系！你坐那儿了。没关系！不要紧！

B19.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。以用布施。是人以是因缘。得福多不。如是。世尊。此人以是因缘。得福德甚多。须菩提。若福德有实。如来不说得福德多。以福德无故。如来说得福德多。

释迦牟尼佛在前一段文说的三心不可得，现在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是，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边怎么样子呢？须菩提？“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。以用布施”：假设要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用这个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。“是人以是因缘”：这个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，以这种的因缘，“得福多不”：他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呢？“如是。世尊”：须菩提说，如是，说，他所得的福德甚多，世尊。“此人以是因缘。得福德甚多”：他说，这个人以他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，以这种的因缘，所得的福德甚多。他所得的福报，将来很多很多的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“若福德有实”：假设这个福德，有一个实体的话，有一个东西在这儿，“如来说得福德多”：如来说可以说是得福德多。“以福德无故”：以这个福德，它没有实体的，它是当体即空。所以“如来说得福德多”：所以如来说，因为它没有实体，没有可形容的，所以如来说他得福德多；如果要有一个实体的话，那就不能谈到多了，就因为它没有实体，所以说是很多。

B20. 离色离相分第二十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。何以故。如来说具足色身。即非具足色身。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。不也。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。何以故。如来说诸相具足。即非具足。是名诸相具足。

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啊？“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”：这个佛，可以用这个具足色身。怎么叫具足呢？具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这个身圆满，圆满报身，也就是这个色身。这个色身，如来的色身非常圆满，所以说，“可以具足色身见不。”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就说，不可以的。为甚么呢？“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”，这如来－－不应以有相来推测如来这个色身是如何如何。为甚么呢？因为报身－－这色身也就是报身－－报身和这个化身，

这不是如来真正的法身，所以不应该以这个具足圆满的色身，就来见佛。“何以故”呢？“如来说具足色身”：如来所说这个具足色身，是用一个假名而已，“即非具足色身。”要以这个俗谛来讲，就有具足色身；要依照真谛理来论，那么“即非具足色身”，就没有这个色身，“是名具足色身。”这个祇不过依照中道来讲，是一个假名而已，叫一个具足色身。

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须菩提！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“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”：这如来，可以具足这个三十二相来见如来吗？以这个诸相，这个色身是相之总，而这个诸相呢，是相之别，这是别相。别相里边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那么现在，佛又问须菩提，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，不可以具足诸相见哪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说，不可以的。为甚么呢？“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”：如来，不应该以具足，以圆满这个三十二相，来见如来的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原因呢？“如来说诸相具足”：如来说这个具足三十二相，这是按照俗谛来讲；要按照真谛讲，“即非具足诸相”，“是名诸相具足。”：这不过也就是，依照这个圆谛来讲，这是“是名诸相具足而已”。

弟子：“俗谛”的俗就是续的续，是吗？

上人：不！

B21. 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

须菩提。汝勿谓如来作是念。我当有所说法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。若人言。如来有所说法。即为谤佛。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。说法者。无法可说。是名说法。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颇有众生。于未来世闻说是法。生信心不。佛言。须菩提。彼非众生。非不众生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众生众生者。如来说非众生。是名众生。

“须菩提。汝勿谓如来作是念”：你，须菩提！你不要这样说，说，“如来作是念”：你作这么一种的想法。作这样一种想法，“我当有所说法”：你说，佛有所说法。“莫作是念”：“莫作是念”哪，是诫止之辞，就说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不要这样想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原因你不要这样想呢？“若人言”：假设要有人说，“如来有所说法”：说，如来呀，有所说法，他说过法。“即为谤佛”：这个人，他就不明白佛法，他就是谤佛。那么说，佛说法四十九年，所有的经典都存在，为甚么说没说法呢？佛，有一次，文殊师利菩萨请佛再转法轮，佛对文殊师利菩萨就说，说我呀，四十九年，我没说著一字，我一个字也没有讲过，你怎么请我再转法轮？莫非说我以前已经转过法轮了吗？这是说啊，说而未说。

再这个须菩提，有一次坐到一个洞里边修行。这个天人就来给散花。须菩提就问，说：你为甚么，谁来散花啊？这个散花的人，说是帝释天来散花。须菩提就问他，你为甚么来到这儿散花呢？这个天帝释就说了，说，因为尊者善说般若，所以我来供养。须菩提说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一个字，你怎么说我说般若呢？这个天帝释说，尊者无说，我亦无闻；我也没有听，无说无闻才是真般若。你想一想，无说无闻，这是真般若。这个般若你听见了没有啊？没有听见。没有听见，这是真般若。

那么现在这一段文也就是这样子。说是，如来，你要说，如来有所说法，这就是谤佛。你离开经典一个字就是魔说；你要是照著经典来说，那就是谤佛。你说怎么办？你离开经典一个字，那就是魔王说的；你要是依照经典的一个字来讲，那就是谤佛，佛没有说法。佛没有说法；为甚么这样讲？这是，因为佛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连一切相都没有；也没有一个色相，也没有一个总相。具足诸相，也没有诸相。这一切相都没有了，你要再说佛有所说法，那岂不是谤佛吗？！那就是，所以谤佛。佛呀，说一切法，扫一切法。说了，扫，就像扫地似的，把这个法又扫了。随说随扫，随说随泯，随说，随就把它清理了；没有了，一点葛藤也不留。甚么

叫葛藤呢？葛藤就是麻烦的事情，就是这些个啰啰嗦嗦不清楚的事情。所以，没有这些个不清楚的事情。“即为谤佛。”

“不能解我所说故”：为甚么说他是谤佛呢？因为，他不了解我所说的法都是空的，我所说的法都没有实体的。“须菩提。说法者无法可说”：这个说法，因为众生有分别，所以说出这一些个法；你要没有分别了，就无法可说。没有法可以说的“是名说法。”那么没有法可说，这才是真正的说法。

“尔时慧命须菩提”：“尔时”就当尔之时；“慧命”，这是长老的别名。“慧”就是智慧；“命”，就是寿命。言其它智慧也高，寿命也长，所以也就是一个长老的别名，就长老须菩提。“白佛言”：对佛又说了。“世尊。颇有众生”：说，可曾有这个众生，“于未来世”：于将来世的时候，“闻说是法”：听见这样一部《金刚经》这个法，“生信心不”：他生不生信心呢？“佛言。须菩提。彼非众生”：说，他并不是个众生，他是已经发菩萨心的。“彼非众生”，是发菩萨心的众生；“非不众生”：虽然发菩萨心，但是他修行，还没有圆满呢！因为，没有圆满，所以就“非不众生。”暂时，并不是众生而还仍然，是个众生。“何以故”？“须菩提。众生众生者”：众生之所以为众生的原因，“如来说非众生”：如来说，暂时间他是发菩萨心的众生，而不是一般的众生、凡夫的众生。“是名众生”：所以现在，也就是假名，给他取个名叫众生。

这个“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颇有众生。于未来世闻说是法。生信心不。佛言。须菩提。彼非众生。非不众生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众生众生者。如来说非众生。是名众生。”这六十二个字，是在以前的翻译本上没有，这是以后，人添上去的。为甚么呢？因为，以前有一个法师，这个法师他暴病而卒，就得一个急病就死了。死了，就到阎罗王那儿，阎罗王就问他，说，你在生的时候，做甚么事情的？他一想，他说我在生的时候，我就念《金刚经》。阎罗王说，那好了，你念《金刚经》，那最好了。你请坐啦！于是乎就请他坐著。坐著干甚么呢？叫他念一部《金刚经》给阎罗王听听。

这个一念《金刚经》，念完了，阎罗王说，哦！你念那《金刚经》，其中少了六十二个字。这六十二个字在豪洲那个钟离寺，钟离寺那个石碑上头刻著。你到那地方去找去。找出来的时候，你告诉世间上的人，劝世间人多念《金刚经》。这个《金刚经》，你念得－－因为你念得很有功，本来你现在应该死，那么现在再给你十年寿。你再回到世间上去，劝化一切的人，多念《金刚经》。那么于是乎呢，他又活了。就奏明皇帝，派这一个使臣到钟离寺那个地方去；一找，果然在那个墙上的石碑上刻著这个《金刚经》。那么《金刚经》上有多这六十二个字。这是以前的翻译本有的没有的。那么以后，流通这个《金刚经》本，就都有这六十二个字。

B22. 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

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无所得耶。佛言。如是如是。须菩提。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乃至无有少法可得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讲完了前边这个“非众生。非不众生。是名众生”，那么须菩提，就对著佛又讲了。“须菩提白佛言”：对佛说了，说，“世尊。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无所得耶”：说，佛所得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门，“为无所得耶”，可是无所得吗？“佛言”：佛听须菩提这么样问，佛说，“如是如是”：说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我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无所得。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。“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说，我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的果法，这个名号，“乃至无有少法可得”：乃至于“无有少法”，最少的那么多的法，“可得。”那么最少那个法也无所得，“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衹不过起一个名字，起一个假名而已，叫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并没有一个实体存在。说，哦！这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没有的。所以，因为没有这个少法可得，所以，这个衹不过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个名。

那么为甚么没有少法可得？以前我讲这个道理，也曾经讲过，那么想要知道有所得没有所得，你先要知道，有所失是没有所失。如果我们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失掉了，那我们现在又把它找回来了，这是，有所得了。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它失掉去，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我们本性里边哪，固有的。所谓衣里的明珠，不假外求；不要向外去找去，衹是在你衣的里边。你这衣里明珠，你把你衣服揭开，就见著了。那么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圆满佛果的一个别名。那么你这个佛果，并不是从外得来的。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名称，也不是从外得来的，都是你自己固有的。说，本有的家珍，本来就有你家里的珍宝，所以这不是从外得来的。你要认为从外得来的，那就是向外驰求了。到外边去找，找你自己家里的财宝，那是找不著的。

B23. 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

复次。须菩提。是法平等。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。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所言善法者。如来说即非善法。是名善法。

那么再把它详细说一次，所以就叫“复次。”“须菩提”：那么释迦牟尼佛叫须菩提，说，“是法平等”，说，这一个法是平等平等的。“无有高下”：也没有比它再高的，也没有比它再低的；它是平等平等的，所以，那么“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这给它起个名字，叫甚么名字呢？就叫无上正等正觉。“以无我”：那么这种法要无我相，用这个无我相，无人相，也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；我执、法执、空执都没有。“修一切善法”：要修这所有的一切善法，而不行这一切的恶法。所谓，

愿断一切恶。愿修一切善。誓度一切众生。

这就是善法。你一切恶断了，一切恶就不生；一切善修，一切善根就增长。那么这修一切善法，“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：你能修一切善法，就自然能得到这无上正等正觉。“须菩提。所言善法者”：所说，是这个善法的这个善法，“如来说即非善法”：这个，按照如来来讲，“即非善法”，没有一个善法可得。“是名善法”：这，衹给它起这么一个假名而已，叫一个善法。那么在这个善法上，你也不要执著；你要著到一个善法上，仍然有了法执了。所以连一个善法也不要执著。一切看得都是如幻如化，如梦幻泡影，不要认真的。

B24. 福德无比分第二十四

须菩提。若三千大千世界中。所有诸须弥山王。如是等七宝聚。有人持用布施。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受持读诵。为他人说。于前福德。百分不及一。百千万亿分。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

须菩提，假设要有，这样一个人，“以（若）三千大千世界中。所有诸须弥山王”：这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须弥山王是很多。“须弥山”是梵语，翻译成此方的文字，就叫妙高－－妙高山。这个妙高山王，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有很多妙高山王。“如是等七宝聚”：像这个妙高山王这么多的七宝聚到一起，“有人持用布施”：有人拿著这么多七宝，来作布施。“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”：假设，那么再有另外一个人，以这个般若波罗蜜，到彼岸这种的经典；以智慧到彼岸这种的经典，“乃至四句偈等”：乃至于最少，到四句偈子这么少的文字，“受持读诵”：他能心领受，身能持，再能读诵，能对著本子读，离开本子来诵。“为他人说”：而再能为其它人来讲解，来解说。“于前福德”：在这个，和以前这个七宝聚；用七宝聚这么多的须弥山王的七宝聚，来用作布施来比较。“于前福德”，两相来比较，“百分不及一。百千万亿分”：以前那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妙高山王，那么多的七宝来作布施，不如有人以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，为他人说那个福德，比以前那个福德，超过百千万亿倍都不止。“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”：乃至于，用这个算数来算，用譬喻来比方，“所不能及”，也说不清楚，他那种功德的大法。

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大约再有两个礼拜，就讲完了。或者最多还可以讲三次。那么少呢，就讲两次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主要就是不著相；你不著我相，不著人相，不著众生相，不著寿者相。那么不著相。我们听过经之后，自己问问自己，我这个相，空了没空？人的相空了没空？众生相空了没空？寿者相，空了没空？如果我总觉得，我自己是很大的，人人都不如我，那我自己这个须弥山，就没有铲平了，就没有平。如果我要再有人相，对人相看得很重的，那对人这个须弥山哪，也就没有平息。那么乃至众生相的须弥山、寿者相的须弥山都没能平。这个须弥山、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都等于须弥山那么大、那么高，那就没有能离相，没有能不著相。现在我们学佛法的人，都要把自己这个须弥山推倒了它，要变成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如果你自己的须弥山、人这个须弥山、众生这个须弥山、寿者这个须弥山打不倒，那就不要得到这个平等，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了。所以我们学，听《金刚经》之后，一定要把这个我相，不要了它！

那有一个人，要把她的丈夫布施给人。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身体都布施给人，甚么都不要它。有古来的大德有这么一句话，说，“去年穷，还有立锥之地。”说，我去年穷啊，穷得还有一个立锥之地。甚么叫锥呢？这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尖尖东西，可以钻出窟窿来。这叫锥子。“去年穷，还有立锥之地。”这个立锥之地，那个锥子尖上是很少的地方；说，我虽然穷，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立这个锥子。“今年穷，锥也无。”今年穷，穷得连这个锥子都没有了。那么锥子都没有了，当然立锥之地方也没有了。那么这就是表示甚么呢？表示把人相也没有了，我相也没有，众生相也没有，寿者相也没有了。你听经，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做去，不是听完了就没有事了。明白这个理，就要照著这个理论去实实在在躬行实践。

B25.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。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。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。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。须菩提。如来说有我者。则非有我。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。是名凡夫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这个以诸须弥山王的七宝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以四句偈为他人说，这个福德比以七宝的须弥山王布施，还更大。所以又说，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，怎么样呢？“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”，你们这些个声闻的人哪，不要说，“如来作是念”，作这种的想念；“我当度众生。”你说，如来呀，应该度众生。不要有这种的想法。为甚么呢？“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”这“莫作是念”，就是这个诫止之辞。甚么叫诫止之辞呢？就说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不要作这种的想法。甚么缘故，你不要作这种想法呢？“何以故”呢？“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”如来和众生是一个的，所以如来度众生并没有度众生；如来不度众生，众生自度。所谓，五祖和六祖讲的，这个“迷时师度”：迷的时候，就要师父来度徒弟。“悟时自度”，你要明白了之后呢，就要自度。所以佛度众生，在众生迷的时候，佛度众生。众生要觉悟了－－那么这个觉悟是谁觉悟的？不是佛给他的觉悟，是他自己觉悟了；自己觉悟了，所以佛没有度众生。

这又有一个说法，说，“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”这个众生和佛是平等的。在佛的份上，也没有多一点点甚么；在众生的份上，也没有少了一点点甚么，甚么也没有少。在佛的地位上，甚么也没有多。那么众生所以和佛是一样的，是平等平等的。所以说“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”因为这个，所以说，“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”“若有众生如来度者”：假设的话，你要一定说有众生是佛度的的话，“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”：这个时候，佛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，这个四相也没有空啊！佛叫一切众生都要离相，何况佛自己呢？所以佛度一切众生是众生自度，佛并没有度众生。因为甚么佛没有度众生？因为佛没有我相。“须菩提。如来说有我者”：如来说“有我”，“则非有我。”怎么叫有我即非有我呢？ 这个“有我”，是一个假我，“即非有我”，这不是一个真我。“而凡夫之人”：而这一般凡夫之人“以为有我。”以这个假我，就当成一个真我了。以这个假的就当一个真的了。可是虽然这样讲，以假我当成真我。“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。是名凡夫”：须菩提，现在所谓的凡夫，将来也是成佛的。所以“如来说即非凡夫。”那么他暂时间虽然是凡夫，将来也会成佛的，你不要拿著他当凡夫来看哪！所以佛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这一切众生，将来都是要成佛的，但以妄想执著未能证得。就因为有个妄想，有个执著，所以才没有能成佛，暂时作凡夫，那么将来都会成佛的。所以佛说，“如来说凡夫者”，这个凡夫“是名凡夫。”如来说这个，“须菩提。凡夫者。如来说即非凡夫”，将来不是凡夫。“是名凡夫”：是暂时间有个凡夫的名字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啊，你不要看他是凡夫。佛观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诸佛。佛看所有的众生都是他过去生中的父母，将来的诸佛，所以“是名凡夫”：这暂时间是凡夫而已。

B26.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
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。须菩提言。如是如是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。须菩提。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。转轮圣王。则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。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须菩提。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“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”：你可以，以这个三十二相就认为是如来吗？“观如来”－－前边这个是“见如来”，“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”－－这是“观。”那么“见”呢，是在形上说的，可以看见的；这“观”呢，是由心里边的作用。这个“观”是观想、观相。这个“观”，是作意观察，用你这个心意来观察；不是单单用眼睛来见，所以这叫“观如来”。说，可以，以

这个三十二相，你观如来，你这样就是，认为是如来的相了吗？“须菩提言。如是如是”：须菩提因为前边，说“见如来”，他这儿“观如来”，那么他就说，“如是如是。”他说，是的，是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“以三十二相观如来”：来观想如来的这个法身。“佛言”：佛又说了。佛说，“须菩提。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”：假设要是以三十二相来观想如来的话－－这个“者”；“者”就是以这样子来观察的话－－“转轮圣王。则是如来”呀！那么，像你这样说，那个转轮圣王他也有三十二相，他这三十二相；既然有三十二相，也就是佛吧？

这个转轮圣王三十二相，和佛的三十二相，相差不远。佛的三十二相是非常清楚，很明显的；而这个转轮圣王，他这三十二相，和佛的三十二相比较，稍微黯淡一点。黯淡，就是没有那么明显。但是在这个有五眼六通的人，可以能分别得出来；那么一般的普通人，有的人就分别不出来。所以分别不出来，你要以三十二相来观见如来了的话，那么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啊？转轮圣王即是如来了，就是佛啦？“须菩提白佛言”：须菩提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的话，他又对佛说了，“白佛言”。“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义”：那么现在，我听佛这样一讲的话，佛这个意思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；是不应该以三十二相来观想如来，来见如来了。

“尔时世尊而说偈言”：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听见须菩提这样一说，于是乎就给他说偈言了。这个偈言，就是下边的四句偈，这个所说的“若以色见我。以音声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。”这四句偈，前几天这个果和来问我，现在我跟你清楚一点的讲，你要记得。这个“若以色见我”：以这个三十二相来见如来，这就是“以色见”。以这个四辩，八音，佛有八种的美妙音声，来见如来的话，“是人行邪道”：这个人哪，他怎么叫邪道呢？“邪道”，就是落于有边了；落于有边就是，不是中道；不是中道，所以就不能见如来。

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应化非真佛。”应身和化身，这不是真佛。那么这三十二相都是属于应化身的，并不是佛的法身；不是法身，所以，你要以三十二相这个有形有相的来见我，这就叫“以色见我。”以这个有形相的、有色相的来见我。“以音声求我”，以这个寻声，寻这个声音，找这个佛的声音，来见佛，来求佛。“是人行邪道”，这个人是著到这个相上了，是一种有为法，所以“不能见如来。”因为不合乎中道，所以就不能见如来。如来是中道，不偏于空，不落于有；不落于断见，也不落于常见。你这个邪道就是，不是落于断见就是落于常见了。断常二见：断见就是灭了，断灭相；常见就是不灭，永远不灭。但是这都是偏的，不是中道。所以这不是中道，你求如来的法身是无有是处的，是不可以的。

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以前这目连想找佛的音声，看看佛的音声，到甚么地方是个边际。他就用他的神通，向东方去找佛的音声。过了千万亿佛土那么远，比现在打入太空的火箭，还远成万万倍。但是跑到这么远去，听到佛说法的声音，还是犹如在目前，就像在他耳朵旁边和他讲话一样的。所以找佛声音的边际，是找不到的，不知道佛的声音出去多远。那么所以“以音声来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”这个人，所行的不是中道，是邪道。“不能见如来”，永远都见不著如来的法身的。

B27. 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

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莫作是念。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说诸法断灭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于法不说断灭相。

这一篇经文是恐怕一切众生，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那么怀疑这个佛怎么又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恐怕有人怀疑，所以佛又说这一段经文。

“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”：说，假设你要是作这种的想法，“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

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如来，不是以这个具足诸相，具足一切福德智慧之相，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这无上正等正觉。“须菩提。莫作是念”：须菩提！你切记不要作这种的想法。为甚么呢？你作这种的想法就是断灭相，“如来不以具足相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你说，如来不是福足慧足，这具足诸相了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须菩提。汝若作是念”：须菩提！假设你要是作这一种的想法，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说诸法断灭。”你要是这样想，这就是有一种断灭相。“断”，就是断灭了，这是执一种断灭。有的外道就执著一种常。所以，佛恐怕人落到这个断灭相上，所以又说这一段的经文。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样人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人，“说诸法断灭”，他不能说诸法断灭。“莫作是念”：你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说是，不以具足相就会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何以故”呢？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”：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的人，“于法不说断灭相”啊！在这一切诸法里边，是讲的中道了义，不说断法，也不说这个常法。既然不执断，也不执常，这才是中道，不会落于二边，落于断常二见。你要落到断见上，这也不是佛法；落到常见上，也不是佛法；你不合乎佛法就不能成佛。所以，修佛法的人要明白中道；明白中道就不会执断见或执著有常见了。

现在在这个西方的国家，这个佛教正在孩提的时候，就好像小孩子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，需要每一个人都共同努力，来令佛教发扬光大。我们所有欢喜学习佛法的人，都应该以佛教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责任，不要推诿，不要认为弘扬佛法是旁人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以弘扬佛法、讲经说法作为自己应尽的一种责任，应行的一种天职。昼夜六时，要自己想一想，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皈依三宝了，我对于佛教有甚么贡献？有甚么帮助？如果要有，应该更多一点；要没有就应该努力。所以现在本堂所讲的经典，需要有人把它再复讲一次。

今天这果前很奋勇的，很有勇气的，他负责复讲这个《法华经》。那么还有《地藏经》和《金刚经》，再找两位出来把它复讲一次，给大家听一听。那么这个《地藏经》在我想像中－－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－－在我的想像中和这果宁的想像中，大约果前也很同意的，就想推举，这个果遵出来复讲《地藏经》。那么他尊我不尊我，我就不知道了！不过讲是这样讲。那么还有《金刚经》，这个《金刚经》，看看哪一位不懒惰的人才可以讲；懒惰的人不能讲《金刚经》

《金刚经》，要好像金刚那么坚固。那个勇气更要十倍、百倍，好像金刚那么样子 strong（坚固），能摧毁一切旁门外道。所以，看看谁发心再出来讲《金刚经》。在这个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这三天轮著讲。那么一方面有人再把它复讲一次，用英文讲一次，那么免得一般人，时间久就把它忘了。

这么样，我们天天都是讲经说法。这就是，你一定会得到那个四辩八音。你要不愿意讲呢？那四辩一辩也不辩了。因为你总也不愿意讲，这个舌头都硬了！想说话也说不伶俐了。你看那个人说话说得很清楚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以前不愿意说话来著，一天到晚都不讲一句话。想不到现在，给你们讲经！为甚么我会讲经呢？就因为我自己欢喜说法。所以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变成说话像那个流水似的，总也不停止。所以，你们学师父，皈依师父，要学师父这种精神。师父是一个不会说话，但是也不是个哑巴，你不要误会，可是现在很愿意说话。你们都应该学师父这种的愿意说话。你们把佛教的责任自己负担起来，不要推诿。

这个佛教不好，佛教没有发扬光大，就是我没有尽上我的心；一定要尽我的心，来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。这才是圆满自己应尽的责任、应行的天职。天职，就是天给你的一种职业。那个职就职业，就职务，就是天给你的一种责任。我们这个也可以说是天给你的责任，也可以说是，佛，菩萨希望你做这件事情。那佛菩萨希望你做，怎么证明呢？因为，现在我欢喜你们做这件事；我欢喜你们做，大约佛菩萨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。所以你不要躲懒偷安，不要自己以为懒惰，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件事。你对佛教没有贡献，那你懒惰，懒惰，为甚么西方人很少人懂佛教？就因为人人都懒惰的关系，人人也不来研究佛法。我们现在天天研究佛法，天天要

讲佛法。还有，现在男居士有几个研究佛法的，女居士就一个。应该女居士也抱奋勇，不甘落后，应该多出来几个人来研究佛法。但是，也不容易找这一个人。不知道哪一个人有这种勇猛的心。

B28. 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

须菩提。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复有人。知一切法无我。得成于忍。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何以故。须菩提。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。须菩提。菩萨所作福德。不应贪著。是故说不受福德。

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般若妙法的时候，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“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”“若”，就是假设；假设有这么一位菩萨，“以满恒河沙等世界。”“恒河沙”，就言其多，这么多的世界。这么多世界上，有甚么呢？“七宝”。七宝就是人所最爱惜的东西，所最爱的东西。那么这么多的七宝做甚么呢？用它来作布施。“若复有人”：那么这么多七宝作布施，这个功德是很大很大的。“若复有人”：假设再另外有这么一个人，“知一切法”：他知道一切法。这“一切法”，所有的佛法就都包括在内了。那么简单地说，就是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六根、六尘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等等的法。

这等等的法，“无我”：这个知道一切法无我，这把我执空了。我执空了，那么知一切法，那么法无我，人也无我，这也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了，空执也没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“得成于忍”：成甚么忍呢？就成这个无生法忍。这无生法忍，这也是修行得道的一种境界、一种程度。证得无生法忍，他不见三界之中，有少法生和少法灭。这个得知于心，而不能宣之于口，心里得到这种境界，口里说不出来。说不出来是个甚么意思？忍可于心，在这个心里忍著，这叫无生法忍，这种法的境界。不见有少法生，不见有少法灭，那么岂不是没有法吗？不错，本来是没有法！可是，没有法还具足一切法，但是说不出来，所以这叫无生法忍。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，“得成于忍。”在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全部《金刚经》，这个“知一切法无我。得成于忍”，这十个字，是很重要的。

“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”：因为他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所以这个菩萨，比前边那个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用来作布施，比那个菩萨功德还大，“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”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，这个菩萨仅仅就知道一切法，得成于忍，他的功德比那个那么有钱的菩萨，来布施的功德大呢？甚么缘故啊？“须菩提。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。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。”因为佛说，须菩提！因为这个诸菩萨，他不执著有这个受福德和没有福德，不执著的。“须菩提白佛言”：须菩提对佛说了。“世尊。云何菩萨不受福德”：说，怎么样子叫著「菩萨不受福德”呢？这个道理我不明白啊？请佛慈悲来解释给我听。佛一叫，说，“须菩提。菩萨所作福德”：菩萨所作的福德，就是要无形无相的，要不执著，所以“不应贪著”：不应贪著啊，说这个是我所作的福德，那个是我所作的福德：不应该有所执著。“是故说不受福德”：所以，菩萨不应有所执著，那么他又有一个甚么受和不受呢？根本就没有受和不受的。所以说，“菩萨不受福德”。

B29. 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

须菩提。若有人言。如来若来若去。若坐若卧。是人不解我所说义。何以故。如来者。无所从来。亦无所去。故名如来。

释迦牟尼佛讲完了前边那一段经文之后，又恐怕一般人有所怀疑，这个如来有来有去，又著到相上了，所以又说这一段经文。说，“须菩提。若有人言”：假设要有人这样说，“如来若来若去”：如来，又好像来似的又好像去了。那么这个“若来”也是不一定来。可是“若来”，恍恍惚惚的，似是而非，你说它这样子又不这样子，“若来”。他，“若去”，又好像去了又没有去，这不清楚。因为他说，“若来若去”。“若坐若卧”：好像坐著又好像卧著。“是人不解我所说义”：他说，这个人哪，不明白佛所说法的道理，的义理。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呢？说，“如来者。无所从来。亦无所去。故名如来”：说这个如来，也没有一个地方来，也没有一个地方去，所以就叫如来。那么这是甚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法身哪，那么佛的法身，是无在无不在的，遍满一切处；既然是遍满一切处，所以你说他来，又从那里来呀？遍满一切处，你说他去，又到甚么地方去呢？所以说无在无不在。

你要是懂佛法了，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如来的法身的地方；你要不懂佛法呢？你就见著如来也不认识如来。你要明白佛法了，你就没有见著佛法；没有见著佛，你也认识如来了。你要认识如来，那么就容易依法修行了；你不认识如来，连佛是怎样一个情形你都不知道呢！你怎么又可以学佛呢？如果你不认识，你就去学去，那就叫盲从。怎么叫盲从呢？就是，你本来也没有眼睛，自己也没有眼睛，又跟著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跑路。这个没有眼睛的人，跟著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跑。他以为，哦！领著我这个人是一个有眼睛的，所以不会发生危险。结果前边那个没有眼睛的人哪，他自己虽然知道是没有眼睛，因为有人要跟著他跑，所以他也就冒充一个有眼睛的人。两个人一跑，跑来跑去的就掉到海里去。两个一起掉到海里了，谁也上不来了，就一起淹死。所以这个盲从，是不对的。一定要先明白佛法，先明白修行的方法，才可以学的。

为甚么这个人跑到外道里去？越堕落越深，就等于这一个盲目的人领著一个盲目的人跑路似的，一起跑到大海里去，两个人同归于尽。因为世间的事情就这么奇怪，你越不明白，越会跑远路。你要明白，就很容易到那个你的目的地了；你要不明白这个路，你走了很久很久也到不了。也是这个道理，你明白佛法了，就会依著法修行成佛。你跟著外道的法门去跑，越跑就越远；越远就越回不来了，不能返本还原了。所以就有很大的危险发生了。

那么这个如来是，无来无去，所以叫如来。又者，这个“如”者，是不动意，不动的意思。“来”者，是一个动意。不动就是个静；动就是个动：这是动静一如。动不碍静；静不碍动。也就是，像我们这个人修道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是参禅，你动的时候也可以参禅。你一天到晚，所有的所行所做、行住坐卧都可以用功修行的。不是单单打坐的时候，我用功了；不打坐的时候，那就不是用功。你时时刻刻都收摄身心；收摄身心，回光反照。收摄身心，就是自己时时刻刻要用功修行，不散漫。所以修道啊，要这样子去修行。

讲到这一段文上，有人就这样问了，说是如来不来不去，我看见如来也来也去嘛！怎么又说不来不去呢？我虽然没有亲身看见，但是在《金刚经》，一开始就说：“尔时世尊。著衣持钵。入舍卫大城。乞食于其城中。”这不是去了吗？那么“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。”这不又是来了吗？为甚么说不来不去呢？你这个执著心多大！这不是佛的去来，是你心有去来，有去有来。

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。你看那个“水清月现”；水清的地方，水里头有个月亮。“云遮月隐”，云彩，在空中把那个月遮上了，月就没有了，月隐了。那么究竟这个“水清月现”那个月有没有来呀？“云遮月隐”那个月有没有去啊？这是一个比喻。还有，这个云彩在空中走，有的人就说这个月亮走。那个月亮本来没有走，那是云彩走，他则看是月走。船在这个江里边来走，行这个船；你这个人看，不是这个船在江里走，看著是那两岸那个岸走。那么那个岸是不是走了呢？岸没有走，是那个船走。所谓去来，这也是佛的化身有去有来；佛的法身是无去无来的。那么现在讲的是佛的法身的境界，你不要认为佛的法身就是化身。

所以弥勒菩萨有这么几句偈颂，是这样说的，说是，“去来化身佛”，这是化身的佛。“如来常不动”，如来是常不动的。所以，“去来化身佛”，这是化身佛。“如来常不动”。“于是法界处”，“非一亦非异”，在这个法界，也不是一个，也不是多，“非一亦非异”。这是弥勒菩萨，他说如来这个意思。

那我们现在，你要知道不是佛有来有去，不是如来有来有去，是我们人，在这个见分上－－这个八识里边有这个见分－－在那个见分上，分别出来这一些个来去。为甚么《金刚经》教你不要想这个佛若坐若卧，若来若去呢？就是教你把这个分别心，没有，不要生出一种分别心。你没有分别心，你的智慧就会现前了，你般若就现出来了。为甚么你的般若就那么小呢？你的智慧就那么少呢？就因为你分别心太多了。所以就把那个智慧就，都没有地方放那个智慧了。你因为分别心太多，整个你八识田里头，放满了这种肮脏东西。这个就好像你那八识田，本来是最洁净的地方，哎！你放了一些个垃圾。甚么是垃圾？就是那个分别心，就是垃圾。你把分别心收拾干净了，你那个智慧就现出来了。

B30.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
须菩提。若善男子善女人。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。于意云何。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。须菩提言。甚多。世尊。何以故。若是微尘众实有者。佛则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。佛说微尘众。即非微尘众。是名微尘众。世尊。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。即非世界。是名世界。何以故。若世界实有者。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。即非一合相。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。一合相者。则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。

“须菩提。若善男子”：假设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“以三千大千世界”，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碎为微尘。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边，“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”：这个微尘众多不多呢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。”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怎么变成的世界？你看这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？简直地，我们看也看不见边，找也找不到边。这三千大千世界，坐著火箭都要走很久的时间，才可以找著少少的地方，还找不完这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甚么造成的呢？怎么变成的世界？这个世界虽然这么大，却从一粒微尘造成的，从最小的那个地方造成这么大。因为，虽然一粒微尘是最少，最小，可是它多了就变成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我们作功德啊，都是从小的地方作，作多了就变成万德庄严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善事小，你就不做；不要以为恶事小，你就可以做。你善事小，做多了就变成大的善了；你恶事虽然小，你要做多了就变成大恶了。好像这个世界，一粒微尘、一粒微尘堆著，堆成一个世界。

在以前，秦的时候，也就是姚秦的时代，有个禅师叫跋陀。这个跋陀禅师，就问道生法师，问他甚么呢？问他甚么叫色？甚么叫空？说，“色不异空。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”究竟甚么叫色？甚么叫空啊？问道生法师。道生法师，就说了，说是“众微聚曰色。”众，就是众微尘，聚集到一起了，这就是有色了，这就是个色。“众微无自性”，这就是空。说这一切微尘哪，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己的一个体性，所以这就是空。

这个跋陀禅师又问他了，说：那在众微没聚这个时候叫个甚么？在众微尘没有聚这个时候，叫个甚么名字？道生没有话讲了。道生，不知道是个甚么了，说不出来了！那个跋陀禅师，也对他说了，说，哦！你祇知道这果上的空色。果上的空色，你所说的空和色，这都是果上的。你不知因中的空色。道生法师这回不得不低头了。虽然他可以讲得顽石点头，这么厉害，这么有本事，讲得顽石都点头了。现在对著人，他可没话讲了！就不得不请教了，说，那请问上座

啊！在这个众微没聚的时候，这叫个甚么呢？他请问了；请问了，跋陀禅师就说了，说：“一微空故。众微空。”说，一粒微尘空了，所有一切的微尘都空了。因为甚么？一切微尘也就都是从一个微尘造成的，所以“一微空故。众微空。”那众微尘就空了。“众微空故。一微空。”那个众微都空了，所以一粒微尘也都没有了，都空了。“一微空中无众微”，说这个一粒微尘里头啊，也没有众微尘了。“众微空中无一微”，众微空中啊，也没有一微了。所以也没有空，也没有色了。

这样一讲，这个道生法师，自己一想，是比自己讲那个道理又深一层了。所以就给这个跋陀禅师叩头顶礼。他这回也点头了，这个跋陀禅师把道生法师也给讲得点头了。所以，这一微堆（注：此字音为ㄗㄨㄟ, cui1 ）为三千大千世界。

“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啊？“是微尘众。宁为多不”：你说这个微尘多不多呢？“须菩提言。甚多”：须菩提说，很多的，世尊。“何以故”：甚么缘故甚多呢？“若是微尘众实有者”：这个微尘都没有体性，本来是没有的；假设它要实有的话，“佛则不说是微尘众”：佛就不叫它微尘了。因为它没有体性，所以叫它叫微尘。“所以者何”呢？所以然的缘故是甚么样子呢？“佛说微尘众”，佛说这个微尘众，不过是按著一般众生所见到的，是微尘众。“即非微尘众”：在这个微尘里边，本来是空的，本来是有妙有的，所以，这“即非微尘众。”“是名微尘众”：这不过勉强给它起个名字，叫微尘众而已。“世尊。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。即非世界”：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来讲，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本来是没有的，没有三千大千世界。“是名世界”：这祇是一个假名而已。

“何以故”呢？“若世界实有者”：假设这个世界要是真有的话，“即是一合相”：这个“一合相”就是个真性；真性就叫一合相。要是真有的话，它也就成真性了。“如来说一合相”：如来说，连这个一合相，就真性啊，“即非一合相”：这也没有一个本体。这个真性，本来它是真的，但是也没有一个实体。“是名一合相”：也就是，勉强安一个假名，叫一合相而已。所以，般若无说，它因为没有一个体，所以也没有可说的。“一合相。则是不可说”：那么“须菩提”，释迦牟尼佛，听见须菩提这样解释，又叫了一声须菩提，说，须菩提！甚么叫一合相啊？我告诉你，“一合相者。则是不可说。”说不出来，没有法子可以说出来呀！甚么叫一合相。那没有法子说出来甚么叫一合相，这不过就是个假名而已。“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”啊，可是一般的凡夫的人哪，就都执著这个是有的，那个是空的，这个是实的，那个是虚的，贪著这个事情。他为甚么贪著？就因为，他执著他八识田这个见分。他所看见这个见分和相分，他认为这个就是真的了，其实这完全都是虚妄的！

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就要讲完了，大约下个礼拜可以讲完。那讲完呢，这还有《心经》。这《心经》，你们如果欢喜听，可以就著这个机会讲一讲。《心经》，是在《般若》里边的，六百卷《般若》里边的一个心，所以，那么这部《心经》是很重要的。你常常诵这个《心经》，可以令你开大智慧。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，就全仗这一部《心经》。这个《心经》，降伏天魔，制诸外道，那妙不可言！唐玄奘到印度去，那时候因为是走路；那也是古来的时候，人也没这么多，所以妖魔鬼怪很多很多的。到那个山里边，那个妖精啊，怪物很多的。可是唐玄奘一念这个《心经》把那个甚么妖魔鬼怪，就都没有办法了。因为这个，他有了智慧了，就不被这愚痴的境界所转。这妖魔鬼怪呢，都是一些个愚痴的行动。它们所行所做都是背道而驰，和这个智慧正相反。所以你要有了智慧，就可以降伏一切的天魔外道；你要没有智慧呢，就被天魔外道所转。

所以你们如果欢喜听《心经》的话－－因为多数讲《金刚经》就讲一讲《心经》的－－要欢喜听的话就继续讲一讲。讲完了《心经》，我相信那个《大悲陀罗尼经》也会有了，也会就现出来了。怎么样有的呢？这是很妙的。就因为这都是佛法的表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讲完了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，这个《大悲陀罗尼经》就会来了。所以，你们如果要没有兴趣听这个《心经》呢，下个礼拜《金刚经》就可以讲完了；讲完的时候，在《大悲陀罗尼经》没来以前，就讲《法华经》。你们欢喜听《心经》呢，就讲一讲《心经》。不过《心经》，你看那么短哪，这么

样短的一个经，讲也要讲，大约要讲八、九个礼拜才可以讲完。它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好讲的。

在本堂，去年成立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，由西雅图华盛顿 University、华盛顿大学一班的学者，发起创办这个暑假楞严经讲修班。那么在去年，这个成绩都很不错，有一些个学者对佛法都有深刻的认识。所以，这是在西方佛法发扬光大的一个基本的法会。可以说在西方的国家里边，这是，第一次有这种法会。那在昨天晚间，又有这个加省大学远东文化的教授，这个兰卡斯特，来为我们大家来讲西方佛教的这种状态。我们各位，相信都很欢喜。不过我也很欢喜，但是因为我不懂英文的讲演，所以祗有一个欢喜，究竟这个教授讲的甚么呢？道理，我还知道一少份，不知道全份。你们每一个人所知道的是全份。我相信，你们各人也都很欢喜的。在今年哪，这个暑假的时候，又由各方面的学者，和本堂这个护法居士白文天。他中文的名字叫白文天，法名叫果彰，英文的名字叫詹. 白卡克（Jon Babcock），那么和本堂这果宁法师、果前法师、果现法师，这三位法师和其它好几位学者都发起，成立今年的暑假讲修班。这个暑假讲修班，和去年还大致相同，都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间九点钟，中间也没有甚么休息的时间，都是研究佛法和坐禅。去年，九十六天；今年，分开两次，每一次是六个礼拜。那么两次是十二个礼拜，分开两次。因为这个消息已经发表了，所以今天，对大家再发表一下。

“须菩提。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受持读诵。为人演说。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。不取于相。如如不动。何以故。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”哎！前边这一分也还没有讲。

B31. 知见不生分第卅一

须菩提。若人言。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。于意云何。是人解我所说义不。不也。世尊。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。何以故。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于一切法。应如是知。如是见。如是信解。不生法相。须菩提。所言法相者。如来说即非法相。是名法相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叫须菩提，说，“若人言”：假设要有人这样说，怎么样说呢？说，“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”：那么要有人说，佛说的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“须菩提。于意云何”：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“是人解我所说义不”：说，这个人明白我所说这个道理吗？“不也。世尊”：须菩提说，这个人不明白佛所说的这个道理。甚么道理他不明白呢？因为，这个人他没有得到人空、法空、空也空，这种道理，他没明白。

这个般若，是讲的空理。前边说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。那么现在又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这个“见”和这个“相”有甚么分别呢？这个“相”，是以眼见，眼睛见著相，而执著这个相，这个相。“见”呢，这个“见”是以心取谓之见。前边是以眼，这个是以心。这个心要是著到这个见上，这是一种微细的执著；那个相呢，是一种粗的执著。粗的执著啊，就是属于一种皮毛的执著；细的执著呢，是在你这个意识里边的分别执著。所以，皮毛外边的这个相的执著容易去，容易空；而这个细的执著，属于意识的这种执著，很难把它空了。那么很难得把它空了，所以佛又再把它提出来讲，令人不但降心离相，而且也要降心离见。把这个见离了，才能证到人空和法空，和空空的这种的境界上。所以，这一段文要离这个见。

那么须菩提又说，说这个人不明白佛所说的法，“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。”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原因他不明白呢？“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”：说是啊，佛所说这个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这是一个在俗谛上来讲，是这样讲；要是在这个真谛上来讲，“即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”；在这

个中道来讲，这祇不过是个假名而已。有这个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其实都是虚妄的；本来没有相，也没有见，不过，佛说般若的妙法，给它假立起来这么一个名字而已。

“须菩提”：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，“于一切法”：在这个一切法，“应如是知”：不单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切法也应该，“如是知”，“如是见。”像这样子来见解。“如是信解”：也应该像这样子信解。“不生法相。”“不生法相”，就是不生这个法的执著相，不要有所执著。佛说一切法，为众生一切心；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呢？所以不应该执著这个法相。“须菩提。所言法相者”：所说这个法相啊，“如来说即非法相”：如来说本来没有法相的，法离一切相。“是名法相”：就给它仅仅起这么一个假名而已，叫一个法相。

《金刚经》在今天已经快结经了。那么恰巧呢，香港这一位 曾果成 居士也来随喜这个结经的法会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在前边所讲的这个空理，这个般若真空的妙理，总起来，有五种的平等。现在把它来讲一讲。

这五种的平等，第一、生佛平等。生就是众生；佛就是十方诸佛：平等。第二呢，是空有平等。第三呢，是诸法平等。第四是一多平等。第五，就是诸见平等。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上，所讲的这般若妙理，就是平等法门。这个平等法门，我们一般人都不明白，所以，就头上安头，在头上又安一个头；相上取相，本来已经有了相了，还在这个相上又加多一个相。所以呀，就变成平等法而不平等了。第一、生佛平等。

我以前在十六岁那时候，我说过，我写了一幅对联。这幅对联呢，为甚么写的这个对联呢？就因为看《六祖坛经》。那时候看《六祖坛经》，越看越欢喜看；越欢喜看呢，就越看。越看呢，才十六岁那个时候啊，就有一班的－－我那时候还没出家呢，做居士－－啊！因为我十五岁才念书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我以前的事情，十五岁才念书，十六岁呢，就讲经。我认了几个字就讲几个字的经。讲甚么经？就讲《六祖坛经》，讲《金刚经》。给甚么人讲呢？哈！很奇怪的，给一些个和尚讲。我一个在家居士就给和尚讲经。为甚么呢？这些和尚，虽然是和尚，但是不认字。所以，他不认字就想要学佛法，也没有地方学去。我这个一个十六岁的，也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子了。那么因为认几个字就给他们讲经。讲《金刚经》，讲《六祖坛经》，还有讲《弥陀经》。天天－－因为我住在庙上－－就给他们讲经。讲到这个《六祖坛经》呢，那是“法有顿渐，迷悟有迟疾”那个地方，我就想了，我就想啊，我说，怎么还有顿有渐？甚么叫顿，甚么叫渐呢？顿渐是不是一样的呢？是两样的呢？

然后我就写了一副对子。这对子怎么说的呢？我说，“顿渐虽殊”：顿渐，虽然是不一样。顿是立刻成佛；渐是慢慢成佛：这顿渐是两样的。“成功则一”：等到成功的时候，顿而非顿；渐而非渐：顿渐都没有了。你一成功了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了；渐也不渐，顿也不顿了，这“成功则一”。“何分南北”，又何必分南、分北呢？南方就是六祖惠能大师，北方就是神秀大师。那么当时南方六祖的门人，六祖的徒弟就说，我们这儿才是真的呢！我们这儿才是地道的产品呢！地道，就是最正确了，是真的了。南方六祖大师是讲顿法，北方神秀大师，他讲的是渐法。这么北方神秀大师的弟子，就说我们师父跟著五祖多少十年，五祖所有的心法都是传给我们师父了。

两方面的徒弟就争，你说你是真的，他就说他是真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法，你们无论遇著任何人，不要帮你们师父来争。不要说，哦！我师父是中国来的，这是真正的佛法。你就可以讲，你师父所讲的都是虚妄不实的法，没有法可讲；也没有真，也没有假；也没有是，也没有非，不和人讲是讲非的。要讲这个；不要像当时六祖和神秀大师那徒弟互相争。你就批评我的师父不对，我就批评你的师父不对，这所以就分出有个顿渐。因为我看见这个《六祖坛经》，我就觉得顿渐这个说法很不平等的。怎么又跑出来一个顿一个渐？所以我说：“顿渐虽殊，成功则一”：成功的时候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了。

再者说，那个顿；顿从甚么地方来的？顿，他现在虽然顿然开悟了，他是以前修过，以前

生生世世都在佛法里头熏修时间太久了，所以到这时候，他结果了，所以你说他是顿。那个渐，他是渐渐地现在修呢，修成的时候，等他成功那一天也就是顿了嘛！所以我才说，也没有顿，也没有渐。“何分南北”：你何必又分南分北，又有地方的这种区别呢？你说南，哪是南？你说这个地方是南，你到这个南边，这个地方又变成北了。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你甚么叫中？你这个中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北。哪个是个中？这南北也是，你说是这个是北，你到这个北边，这个北又变成南了。所以也没有南北，“何分南北。”你何必分别这么多，有这么多的分别心呢？这是第一。

第二、我说：“圣凡暂异”，“圣”就是佛，这叫圣人。“凡”就是众生，这叫凡。“暂异”，这是暂时间两样的。“根性却同”，他的根本那个性都是佛性。佛也是佛性成的，众生也是佛性成的。“莫论东西”，你不要论，说西方阿弥陀佛是佛，东方这一切众生是众生，不要这么多分别心。所以，那《永嘉证道歌》上说：“亦无人。亦无佛。六合乾坤如电扫。”你要明白法了，甚么都没有了；你有所执著，那你还没明白佛法呢！明白佛法，哈！没有可执著的事情。所以就“莫论东西”，不要讲这些个问题了。

怎么跑出来这么多问题？这一些个问题从甚么地方来的？这都是和那个演若达多是一样的。怖头狂走啊！本来他头没有丢，他说他头丢了。我们这一些个人找佛法，你到甚么地方找去？你转身就是佛法，衹要你转过来身；转过身，所谓转过身就是觉悟。你觉悟了就是佛法；你不觉悟，那就是没明白佛法。没觉悟也是佛法，不过你没有明白而已。不能说没有觉悟就不是佛法。觉悟和不觉悟都是佛法。

方才说“生佛平等”。这个众生，怎么做的众生？众生是从佛示现出来做众生，怎么样又成了佛？是这个众生返本还原就成佛了。这叫圣凡不二。这第一的生佛平等就圣凡不二。你暂时间在众生的这种分别心上说，哦！这是众生，那个是佛。你要没有分别心了，就生佛平等了。

空有平等，甚么是空？《六祖坛经》上说：“问空以有对。”甚么是空？有就是空。甚么是有？空就是有。说，这才糊涂呢？讲的空，怎么又变成有了；有又变成空了。这才是糊涂！也不知道是你糊涂？是我糊涂？是他糊涂？你要是不糊涂，你就会觉得空有平等了；就因为你糊涂，所以你觉得这空有，就是空有。空本来就是有；有本来也就是空。你能看，体验得到空有不二，空有平等，也不执断了，也不执常了。你执断就是落于空了；执有就是落于常了。所以空有不二，空有平等，这才是中道啊！这就是中道。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也不碍真空；真空也就是妙有，妙有也就是真空。你想知道这个空，怎么是个空？那空是由有而显空。怎么叫个有？那个有是由空而显有。没有空，也没有有；没有有，怎么会有个空？所以，这空有是不二的；空有不二就是空有平等：这是空有平等。

诸法平等，因为诸法平等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是法平等。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诸法平等。所以如来他无去无来，也没有去，也没有来；“无所从来。亦无所从去”，这诸法平等。

一多平等，一也就是多，多也就是一。这一粒微尘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；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粒微尘，没有甚么分别的。这是在众生啊，愚痴的众生，哦！这是多，那是少。哪个是多？哪个是少？多是从少这儿来的；少是从多这儿来的：这叫一多平等。一多平等呢，就是，所以微尘世界啊，世界也就是微尘；微尘就是世界；世界就是微尘。这一多平等。

还有诸见平等，甚么叫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？没有的。这个诸见平等了。你把这个对症下药，你对这个病啊，来用这个药来治这个病；病没有了，怎么会又用这个药做甚么呢？所以，这药也不要了；病没有了，药也不要了，不需要再吃药了。因为你有病，所以要吃药；你那病没有了，你还吃药干甚么？吃药？吃药反而又多了病了。药是治病的，你没有病了，你吃药；药吃多了一样又会生病了。所以这叫诸见平等。

这五种的意思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全部经文的意思。在这个《金刚经》还要有一个信字。这个信，

这个般若是个空理，你要信；你要不相信这种空理，讲多少也没有用的。你要信，佛法好像大海水似的，唯信可入。你有一个信心，就可以到这大海里边，到这佛法的海里边。

B32.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
须菩提。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。持用布施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。乃至四句偈等。受持读诵。为人演说。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。不取于相。如如不动。何以故。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。长老须菩提。及诸比丘。比丘尼。优婆塞。优婆夷。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。闻佛所说。皆大欢喜。信受奉行。

释迦牟尼佛，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是，假设有这么样一个人，以满，没有数量那么多的阿僧祇世界七宝，那个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渠、赤珠、玛瑙，这七宝，“持用布施”：拿著它来作布施。不是舍一种，七宝都舍了，都作布施。

现在你们各位居士，问问你自己，说是，哦！有人能把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阿僧祇世界这么多的七宝，都用来作布施，我现在把我所有的财产，拿出来作布施，我舍得舍不得？哦！舍不得。那舍不得？哈！你的功德就没有这个人这么大了。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。发菩提心者”：我来告诉你，你舍不得是最好了！留著你的这个财产，你怎么样呢？你来学佛法，用法来布施。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，“发菩提心者”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，“持于此经。”你祇可以在这个学佛法，念《金刚经》。“持于此经”，也就是持诵这《金刚经》。“乃至四句偈等”：乃至最少，不要全部《金刚经》你都会讲，你就单单会讲四句偈等。“受持读诵”：你受之于心，持之以于身。你又可以对著本子来读，离开本子来诵。“为人演说”：你再给人讲。“其福胜彼”：你这个福德，就比前边那个以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作布施，比他那个福德都大。你看容易不容易？所以我说，你的财产不必要舍，也就功德非常大了。比前边那个有七宝，作布施那功德都大 。

“云何为人演说”：这个“为人演说”是甚么呢？就是文字般若，这属于文字般若。“不取于相”：你为人演说可不要著相，不要执著。你也不要说，哦！我现在给你们讲这个四句偈呀，我的功德可大了。不错！你的功德大，但是你不要存著一个大的想；你要有这一个大的想法又著相了，又取相了；要不取相，你能有若无，实若虚。就像那个颜渊似的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有像没有似的。本来自己有道德，像没有道德似的。实若虚，自己有学问，很实在的，还像没有似的。就是一切时一切处，都要无我相，要没有我。“不取于相”，这就是观照般若，这属于观照般若。“为人演说”是文字般若；“不取于相”就是观照般若；“如如不动”就是实相般若。前边一开始讲这个般若，后边结束这个经典，还是讲这个般若，这三般若。这个“如如不动”：“如如不动”，就是实相般若，真实的智慧。能以如如理，照如如的智；以如如的智，照如如的理。契如如的理，合这个如如的理，这都是无法不如，这实相般若。

“何以故”呢？甚么缘故啊，要这样子？又要文字般若，又要观照般若，又要实相般若。何以故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四句偈，我们听过《金刚经》的人，都应该常常念的。“一切有为法”：甚么叫“有为法”？“有为法”，甚么都是有为法；你说甚么不是有为法？你吃饭是有为法，穿衣服是有为法，你行住坐卧，这都是有为法。这是往外边讲。你做你的生意是有为法，你一切一切的行动是有为法，这都是有为法；这个有为法，这是外边的。我们所讲的这个“有为法”呢，五蕴——色受想行识，这是有为法；四大——地水火风，这有为法；六根、六尘，这有为法。十二入，又叫十二处，这是有为法。十八界，这都是有为法。这“一切有为法”，就包括这所有的一切法；一切有为法都包括在内。一切有为法像甚么似的呢？这说得明明白白，“如梦幻泡影”，像这四种；又，“如露亦如电”，这六种。“应作如是

观”：这一切有为法，都应该有这六种的想法。

你们各位，现在告诉我，甚么叫梦？我对这个梦，是不太清楚的。你们做过梦的人，和没有做过梦的人告诉我，甚么叫梦？ Everybody understands what is dreaming? Talk to me. 甚么叫 dreaming （梦）？What is called dreaming?

弟子：…… 。

上人：嗯？甚么叫梦？有没有人讲啊？

弟子： Maya, mother of Buddha.

上人： Quickly talk to me. 他说甚么？

弟子：…… 就是像那个佛的母亲， Maya （音）那种化来化去的。

上人：玛雅？嘿，玛雅就是果进，啊！ … 。

弟子：Dream was you see things that when you were awaken you realize were not there. You know you didn't actually.

翻译者：做梦就是所见的东西啊，是醒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所见的是不存在的。

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叫梦。我们要知道甚么叫梦啊，就不梦了！这个梦，我们人生就是梦；不要说做梦的时候是梦，有的人哪，昨天晚间，那个 Lancaster 说是啊，前生是怎么回事，他想不起来了。我们在梦里边，做梦的时候，醒的事情我们想起来想不起来呀？也一样想不起来。我们在梦中，在醒著的时候所行所作都想不起来了，我们前生的事情，所以就想不起来了。为甚么呢？我们前生那个事情啊，又走到今生这个梦里边来了。所以走到今生这个梦里边，把前生那个梦的事，所做的梦，怎么会想起来呢？！

“梦”，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梦。有一个人做个梦。做个梦啊，也发了财了，也当了官了，哦！甚至于将要做国王了。这时候来一个人，告诉他，说是，你呀，先生！你现在是正在做梦呢！这一个做梦发财、当官，将要做总统、国王这个人不相信！我现在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又发财又当官，又要做总统，又要做国王，你怎么说我做梦呢？这岂有此理！等他这个梦醒了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他自己也知道了，哦！原来我这个发财、当官、做总统、做国王，这是在梦中做的。那么他知道了；知道这个，没有人告诉，他也知道了。

就好像，我们人生好像做梦似的。我现在对你讲，说，这是做梦呢！嘿！实实在在就在这儿摆著的事情，你怎么说是做梦呢？这真是骗人呢！等到修行成了，这个梦醒了，不需要有人告诉他，他也知道，哦！原来我以前所行所做，所有的经过；我又做过某某地方的长官，又做过某某的国王，又做过总统，又做过这个外交部长啊，国务卿之类的。哦！原来这都是做梦哪！这个，但是他还想这个梦的回忆。说，这个梦真是一个甜蜜的梦！可是，再想到这个梦里边又不容易了。我们等到开悟了，知道我们所行所做都是梦了。为甚么现在我告诉你是梦，你还不相信？就因为你这个梦还没觉悟呢！你要觉悟这是梦了，那时候，你就说，对的，这是梦！那么这是个梦。

“幻”，甚么叫幻？幻是虚幻，就像那幻术师似的。他念一个咒，水里就生出一棵莲花。本来这水里没有鱼，他念一个咒就有了鱼了。本来这是一盆火，他在这个火里头栽一朵莲花，生出来了。他有这种神通妙用。其实，这都叫幻术，幻妄不实的。你看著，是好像有，那么你往真了研究，没有了。这就是，在这个小孩子，那个愚痴的人一看，哦！这有一条鱼－－他不知道这个鱼是假的。这火里有一棵莲花－－他不知道这个莲花，也是虚妄的，是一种幻术变成的。那个大人，一看，哦！这是耍戏法呢。耍戏法就是耍魔术的，魔术啊，原来这不是真的。所以大人才能知道，小孩子就不知道。

佛法，你这个明白的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这个世界也是虚幻的，也是这个因缘和合而成的；那么不明白佛法的，就等于小孩子一样，就等于那些个愚痴人一样。不明白佛法的人，的确是愚痴，的确是小孩子。我这不是轻看人。那么他就认为这都是实在的－－发财也是真的，哦！当官也是真的。其实，都是一个，发财也是这个人，受穷也是这个人，没有甚么分别的。

你要是明白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就不会被它所迷，不会执著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了。

如泡，那个“泡”，也是虚而不实的。如影，这个“影”，是随著人而有的这个影。有形，然后有影；这个形是实体，这个影是个虚的。那么再往深了一层讲，就连这个形也都是虚的，并不是个实有的。你不信？那你不信，你就执著你这个形，你就保持你这个形，看它死不死？

“如露亦如电”：就好像那个露水似的。露水，一早起，你看著是有露水，太阳一出来，一照就没有了。“电”：电光石火也是不常的。“应作如是观”：应该像这样子来看法。你要能这样的看法，哦！天空地阔。你那心量，有天那么大，有虚空那么广泛，无拘无束，无挂无碍；无挂碍就无有恐怖。你为甚么怕？怕的是甚么？我怎么不怕？我生来我就甚么都不怕。我告诉你，无论是死人，是活人，是妖精，是甚么鬼怪，甚么我都不怕的。甚至于老虎、狮子，你放这一个老虎，我敢把它毛给拔下来。你试一试！为甚么呢？我就因为无挂碍，我无所挂碍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所以我去年就对你们讲，我是 Everything OK 。为甚么能这样子？就是一切都是像如露如电，如梦如幻泡影了嘛！那么你还挂碍甚么？无挂碍，所以就无有恐怖。

今天果宁对我讲，说是大家又想请法，请讲这个《心经》。这是《心经》；讲《心经》最好了。所以我不等你们请，我就答应了，说：“好，我一定给你们讲。”那么这个讲《心经》。《心经》上就说，无挂碍，甚么也不挂，甚么也不碍，所以就无有恐怖了；无有恐怖才能远离巅倒呢！远离颠倒，也就远离梦想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不怕老虎。不是说，我口头上讲不怕老虎。你就老虎，你不信？你要有办法，你拿一只老虎来，我就可以和这个老虎在一起来打坐！参禅！

“佛说是经已”，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一部般若真空的《金刚经》之后。“长老须菩提”：这个，有十种德行这个长老，须菩提。“及诸比丘”：和这一切的比丘。“比丘尼”：和这个出家的比丘尼。“优婆塞”：近事男。“优婆夷”：近事女。“一切世间”：就世间。“天”：天上的天人，和人间的人。“阿修罗”：就是，那个有天福没有天权的，又是没有酒喝的那个阿修罗王。“闻佛所说”，听见佛所说的这个般若真空的妙理，“皆大欢喜”：哦！就都高兴起来了。“信受奉行”，欢喜呀，就好像如得宝珠一样，都得了至宝了，都得这个般若的法宝了。大家都高兴起来了。都高兴起来，相信把一切的这个 desire（欲）就都丢了，就都扔到一边去了。

我希望我们听完《金刚经》的人，也把所有的这个颠倒的思想，都撇到九霄云外去，都扔得它远远的。把你好吃的那种的心，也丢得远远的去；好睡觉的那种的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名的那种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金钱的这种心，也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好一切的形形色色这种的欲望的心，都把它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；能把这个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都丢到远远的地方去，地狱那五条根就断了；地狱五条根断了，那么将来你到甚么地方去？不到地狱去了嘛！不到地狱去，那说，哦！那我到甚么地方去呀？我没有地方去了！你不要怕！到佛国那个地方去，到常寂光净土的地方去。所以“信受奉行”，大家都生出一种信心，顶戴奉持这个般若的妙法 。

那么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已经讲完了。我们所有听《金刚经》的人，都要把你们的身体变得像金刚那么坚固，把你们的志愿和心也都像金刚那么锋利；你那个智慧，和金刚那么光明，一定要领受这个般若的妙理。你身体力行去，才能般若波罗蜜多呢！才能到彼岸；你若不去行去，那还是要落后的。我们人人不要落后，要勇猛向前，都是向前去精进精进，精精进。谁也不要落后，各人都争先恐后，我一定要先成佛。要发这个愿，成佛不要落人后。说：“那师父！您怎么发愿说是您的徒弟不成佛，你不成佛呢？”你不要学我这么个没有出息的人。我是呀，把自己已经忘了，使劲帮人家去开荒，来种田；我自己的田，我不管它。所以，你不要替我担心，或者我跑到你更前头去也不一定 。